

鑄
益
傳
奇

懷正中小說叢書

鑄夢傳奇

姚蘇鳳

懷正文化社刊行

懷 正 中 篇 小 說 叢 書

鑄 夢 傳 奇

有 著 作 權 • 不 准 翻 印

著 作 人

姚 蘇 鳳

發 行 人

劉 同 縝

發 行 所

懷 正 文 化 社

上 海 江 蘇 路 559 弄 99 號 A

電 話 二 三 六 七 五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四 月 初 版

每 冊 實 價 元

一·歸途

迢迢千里路，悠悠十年期，今天，姚景青歸來了。

從這條路走是不錯的，他知道。

其實也祇有這一條路：左邊是無盡的山，右邊也是無盡的山。已經爬過好幾個山頭了，望望前面還是祇看見山。脚下總算有一條路，當然不是用人工築起來的，但也決不是靠來來往往的人跡走出來的——因為這座大山從來沒有開發過，根本沒有多少人住在山裏面；山後雖然也有好幾個村落，還住着好幾十戶人家，但平常時候除非有十分必要的事到山前的縣城裏去，便誰也不會化了大半天還未必足夠的工夫來走這一條不由你不走的崎嶇荒僻的山路。所以現在

SWT 739 / 04

山路上已經到處草深沒脛，要不是左右兩條綿延的山脈恰好讓出這樣一些空隙來，自然地叫走路的人非從這裏走不可的話，簡直就不容易辨認着這裏究竟有路沒有路。

十年前他在這條路上往來的次數實在不算少，當時祇要一閉眼睛，就會想出一幅明確的地圖；甚至於何處有樹林，何處有瀑布，何處較平坦適宜暫時歇腳休憩，何處有危險性必需當心，他都能夠確切地畫得出來。現在，雖然已經有了十年的隔別，記憶裏的印象不免漸漸模糊，但是他仍舊可以肯定，時間對於這座大山毫無作用，山裏的一切真是絕少變異；外面的世界雖然經過了許多改革和動亂，這裏却還是十年前的舊光景，文明固然沒有來過，但戰爭和災禍倒也沒有來過。

他繼續走着，彷彿還記得再走一些路便將有一個可以歇腳下來的地方——前面又是一個較高的山岡，旁邊有好幾顆大樹，有一些從石罅裏掙扎出來的骨

頭似的樹根正可以當作過路人的坐椅。他還記得當年他也曾經有好幾次坐在那裏，望南面可以望到半個城郭，望北面可以望到山後的村落所在的低地；逢到天氣特別晴朗的日子還可以隱約地看到村落裏的一條溪流和幾處叢林。一些沒有錯，現在，那一切又都披露在他的眼前了。不用說，他的第一眼是向北望着的，因為他的老家便在那村落的盡頭處。

眼睛裏不可能有什麼不同，祇是那可望不可即的光景對他顯得更多誘引的力量。十年前在這裏，他曾經有過不知多少次的歡喜，那種歡喜是純粹屬於風物的欣賞的；現在，他的歡喜更多，而這份歡喜却是屬於遊子的歸心的了。

他已經在一顆老樹下面坐了下來。但是，當他估計了賸餘的路程，想到了時間不能再有浪費的時候，就又急急地站起來趕路前行。路漸漸寬闊，原來包圍着他的羣山似乎漸漸在他身邊閃讓了開來。他走上了另一個凌空的高岡，山風吹得很緊，突然地，他頭上戴着的一頂帽子給一陣迎頭風一撲，就像飛也似

地落了下地；等他回頭看時，它已經像一瓣落葉那樣直飄下路旁的一個山谷裏去。

想不到在附近的地方找尋不到一條可以走下那個山谷的道路；他總不捨得讓那頂帽子就此丟掉，祇得走回頭去，希望在剛才走過的那些較低的山徑邊尋出一條捷徑。但走了一程還是全無辦法；路一彎，方向一變，反而連那個山谷也消失在視野裏了。

他正在躊躇，眼睛裏却突然看到了一件奇怪的東西——那是一堆奇怪的顏色，在大約三十步以外的路邊的一簇矮樹下面迎映着落日的餘暉而放出了野花似的光彩——「呀！這是什麼東西呢？」他的心上立即跳出了一個新鮮的問題。

真可以說是奇怪的，因為這種顏色在這樣荒寂的深山裏是不應該有的。難道現在這裏除了他以外還有從外面來的第二個人？難道恰巧有別人也丟了一件

東西在地上？總之，他可以相信，這種顏色不是屬於這個山的，不是石頭的，不是花的，也不是草的……這種顏色是不可能在這裏發現的。因為它一定是
一種屬於都市的顏色，一種習見於都市裏的女性身上的顏色。

像鐵被磁石所吸引，他急急地走過去。越過了路邊的一條溝渠似的山石的裂隙，撥開了叢叢的荆棘，終於走近了那一簇矮樹。現在，他能夠看得清楚那
一件發出了奇怪的顏色的東西究竟是什麼了。

一塊包袱。一塊色彩綺麗的繡花包袱。一塊斷然地不是這個地方的人家所
願隨便使用的包袱。

二·偵探似的推想

何以有這樣一塊繡花包袱丟在這裏的地上呢？那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有趣的問題。

要說是別人有意把它丟在這裏的吧，誰肯把這樣一塊相當好相當值錢甚至在這裏不容易買到的東西當做廢物丟掉？又爲什麼要丟掉？要說是別人不小心的遺落在這裏的吧，雖然比較可能一些，可是這塊包袱顯然不是這一帶山鄉裏的居民的所有物，那麼遺落了它的又是什麼人呢？是一個過路的客人麼？

無論如何，他的豐富的推想的能力，終於還能夠使他推想出許多事實來。首先，當他伸手把這塊包袱拿了起來察看着的時候，出乎意料之外地，他又發

現了包袱裏還包着其他的東西；他急不及待地把包袱上的繩結解開，便有一些東西輕飄地從包袱裏落了出來。那是一隻隻疊在一起的用錫箔摺成的紙錠；依照這裏的習俗，那當然是活人燒化給死人用的錢。接着，第二種東西也溜出來了，却是一個小小的木碗，木碗裏還盛着一些米飯；不用說，它既然跟紙錠放在一起，當然也就是活人準備給死人吃的所謂「羹飯」了。

於是，他從那些已經發現的東西做成了他的推想出來的結論：那一定是有一個人，一定是城裏來的人，到這山中來上墳，而在經過這裏的時候不知怎樣地把這包袱遺落了……

但是，他馬上又自己覺得這個結論是難以滿意的。這個包袱的主人既然是爲了上墳而來的，又怎樣會把他所帶着的主要的用物遺忘在路上？這包袱又不是一件太小的容易疏忽的東西！

他繼續打開這個包袱，直到它整個地展開了的時候，還是祇看見零亂的紙

錠和米飯，惟一的新發見是三枝樟香和一對蠟燭——可是，在他的推想裏，這兩樣東西其實並沒有什麼新的意義，因為他早已知道這個包袱是屬於一個到這裏來上墳的人的了。

但是他的推想也並不是一些沒有新發展。他終於發覺，包袱的上面是乾燥的，下面也僅有一小塊地方微微沾濕；可是這裏的地上却是非常的潮濕；那就使他想起了這裏在一小時前曾經下過一場陣頭雨，而因此他就可以斷言着這個包袱一定還是在不久以前至多不超過一小時的時候落在這裏的，否則，如果時候較久的話，這個包袱一定已經整個地浸了雨水而決不會僅有下面的一小塊地方微微沾濕的了。

他出神地思索着，又有一串問題先後竄了出來：

「那個到這裏來上墳的人究竟是誰？」

「那個人是男人呢還是女人？」

「他（或者她）現在到那裏去了？」

「他所要上的墳又在那裏？」

對於那些問題，他也立即做出了自己的解答——他所想到的是，與其說它是屬於一個男人的當然不如說它是屬於一個女人的。因為，如果是男人，照一般的情形說，決不會用着這樣一塊繡花包袱；而且，像紙錠，羹飯，香燭，那些準備給死人去受用的東西，也的確比較可能地接近着女人的行爲。

同時，他又根據着發現這個包袱時所看到的它的位置和狀態而獲得了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推想：他覺得，與其說這個包袱是被它的主人不小心地遺落在這裏的，實在不如說它是被它的主人有意地安放在這裏的。因為，如果他是小心而遺落下來的话，它就不可能還是那樣整整齊齊地平放在地上的；像剛才他看到時那樣，連木碗裏的米飯也沒有打翻，單是這一點就可以證明着這個包袱被放到地上的時候是經過了它的主人的小心考慮的了。

因此，他又進一步推想：這個包袱的主人直到目前一定還在附近的地方，不過是暫時把包袱放在這裏罷了；那麼，如果真是這樣，她（現在他想，一定是一個「她」）當然還要回來拿回她的這個包袱的。

可是，他終於又想：她又爲什麼要把她的包袱放在這裏而自己却離開了呢？她爲什麼不能隨身帶着它呢？有什麼理由可以解釋着她的必需讓自己離開了她的包袱而他去呢？

而且，在這個地方附近，除了草木和石頭以外，沒有任何一份人家，連草屋茅舍也沒有一間。如果說他現在一定還在附近的地方，附近又有什麼地方可以藏着她呢？

一個總結的答案其實是應該可以推測出來的了。可是，他却沒有想到。

三·陌生人

答案是立即出現了的。

當他忽然聽到一些輕微的脚步聲，而立即抬起頭來看到一個女人剛從二十步以外的一簇矮樹的側面的一塊高高地矗立着的大石頭後面轉身出來時，他才恍然大悟了。

他不禁暗自好笑：事實上，一切都是他所猜中了的；他所猜不出，不，想不到的，是一個女人在跋涉長途時當然也不免會得偶然被迫於排洩的需要而不得不就近找一個比較隱祕的地方去臨時解決着這一個問題，而這也就是她爲什麼要躲到大石頭後面去的惟一的原因了。至於那個包袱的所以沒有隨身帶去的

理由，現在也可以明白了——顯然是因為包袱裏面都是一些祭祀用物，依照習俗不應該讓它們接近着「不潔的事物」以免「不敬」的緣故。

現在，她漸漸地向他走近——其實應該說是向她自己剛才安放着的那一個包袱走近——他可以從她的身體的每一部份的動作和表情看出她的突發的驚奇。

他剛才所推想到的完全沒有錯誤。現在他可以證實：她的確不是一個生長在這山鄉裏的女人。祇要看她在發現着他這一個陌生的男人時她的眼睛的光芒就更可以斷言。她即使是表示了甚大的驚奇的，但她的眼睛却又勇敢得一直逼視着他而一些沒有逃避和閃動。她還年輕得很呢，看來至多不過二十歲模樣；她的身上穿着一件白地青花的毛織品的短旗袍，第一個印象就使他知道她是生活得接近着都市很善於修飾很活潑也很明慧的女性。

他所不明白的是她的臉上究竟爲什麼堆着這樣深，這樣重，這樣掩不住的

驚奇。他可以看到：她所表現的驚奇是超出了對於一個陌生人的不慣的，這種驚奇所表現的意義決不是一種怯弱的害怕或一種愚拙的衝動——他不禁懷疑：難道她的心上突然發生了什麼過份出乎意料而又過份難以遏抑的奇特的情感？

等她走近他的身邊時，他已經準備好——她的包袱已經重行包紮了起來，立即由他直送到她的手邊。

「小姐，」他首先開口，「這一定是你的東西了？」

「謝謝你，」她一邊伸出手來把包袱接了過去一邊回答着說。她的眼睛依然凝視着他，臉上的驚奇還沒有消釋。

有一個極短的時間兩個人都祇想等候對方說話——兩個人顯然都有說話的意願，却也都有故意的矜持。眼睛是動的，彷彿各有一種暗示在暗示着已經準備的給子和接受。否則，兩個人中祇要有一個人回過身子漠然地走了，這一次邂逅就可以立即結束的。然而，現在，兩個人，誰都沒有走。

還是他先提出問題來：「小姐，你是到這裏來上墳的？」

「是的，」她依舊做了最簡短的回答。

「我很奇怪，這樣荒僻的地方，你竟敢一個人走？」他故意這樣說。

「有什麼奇怪呢？」她說得很爽快，似乎還帶着一絲淡淡的冷笑，「我常常一個人走的。」

「常常一個人走？你不怕？」

「怕什麼？這個山中從來沒有發現過山貓，狼，或者老虎！」她全無約束地自己笑了起來。

他心裏想：「看不出這個小姑娘，嘴巴好生厲害！」但不禁也給她說得笑了；「但是，」他回答說，「我總覺得這樣冷僻的地方是不適宜於一個獨行的小女孩子的，是不是？」

「可是我自己從來沒有這樣地想過，」她坦然說，「事實上，我的家根本

就住在這裏附近，有時這條路一天裏就得走好幾次，我從來不要別人陪伴我的。」

「那就太奇怪了！」他真的有些不相信，「我從來沒有知道這個山中也有人家住着。」

「那麼，我想，你倒一定不是住在這裏附近的人了，」她一邊說一邊就在一塊大石頭上坐了下來。

這是一塊足夠容納兩個或三個人並坐的大石頭。她坐下來的时候不知是有意抑無意就祇讓她自己的身體佔有了靠着一邊的一小半的地位。雖然她沒有說什麼，但他却立即得到了兩點好意的暗示：一是她給了他以並坐的容許的，二是她已經準備了更多的談話的。於是，他也坐了下來，滿心愉快地說：

「爲什麼你會猜想着我不是住在這裏附近呢？」

「住在這裏附近的人是不會不知道這山中是有很多人家住着的，至少已經

有五年了，還是在那一年日本鬼子的軍隊迫近縣城的時候大家都逃避到這山中來的，我們也是。」

「其實，你祇猜中了一半。」他告訴她說，「我的家確是住在這裏附近，甚至於我和我的祖先都是生長在這裏附近的。你也許知道，山後有個村落叫做姚家莊的，那便是我的老家所在。不過，我已經出門了十年，沒有回來過，所以什麼都變得生疏了。」

「那自然難怪你，」她的眼睛重複地把他打量了一下，然後繼續說，「我不知道你是一個離開了這裏十年的人啊。」

這時候，他突然注意到她像是被引起了極大的傷感——她的頭旋了過去，掏出一塊手帕來掩住了她自己的眼睛，眼睛不像是乾的，說話的聲音却乾得每一個字都像黏住了。

他有些不解，却也可以從自己的推想去斷定着她一定有什麼不愉快的心

事。她當然不會爲了一個陌生人的十年離家而感到憂鬱，那麼，她的憂鬱當然是屬於她自己的了。

她究竟爲什麼？他不敢問——他懂得這是不適宜問不應該問的——一時却又想不出自己在這個時候，應該用什麼話來排除那種不愉快的空氣。安慰的話是無從說起的，說笑的話更不妥當。最後，才覺得還是先說自己的故事比較最便利。

「小姐，」他的聲音把她旋過那邊去的頭拉了回來，「假使你願意知道的話，小姐，我願意告訴你，我姓姚，還是在十年前，當戰爭開始爆發的時候離開這裏的，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還好好地住在縣城裏呢，」她剪斷了他的說話，似乎急不及待地先要讓他知道她自己的事了。

「你尊姓？」他順着她的意思先問她的。

「姓白，白楊的白。」

「白蛇傳的白？」他笑了。

她也笑了，「爲什麼一定要說白蛇傳的白？」她輕鬆地說。但也只說了這樣的一句——看她的神氣，他彷彿覺得可能還有一句「難道你以爲我是一個白蛇似的妖怪？」沒有說出口來。

「一些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我回答着說，「反正白楊的白和白蛇傳的白總是一個白。這個姓，給小姐們姓上了總是特別漂亮的。」他又對她笑了，「還可以讓我知道你的名字麼？」

「芸仙，芸香的芸，神仙的仙。」

「白芸仙，白芸仙小姐……」他隨口唸了兩遍，「這一個姓名就已經可以說明你不是這裏的人了。」

「你爲什麼老是喜歡研究這個「是這裏不是這裏」的問題？」

「因為這樣就可以使我對於你所以到了這裏來的原因知道得更多一些。」

「我不是已經告訴過你了？」

「但我仍舊不明白……」

她不等他說下去，就又插口說：

「你不明白的究竟是什麼？」

「我所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他說的是老實話，「但我也許祇能這樣說，我也許是不應該這樣說的？」

「我不懂你的意思，你究竟要我說什麼？」她誠懇地說。

「那麼，你是願意說的了。」

「我可以說的就一定說——但是，你要知道：我們到底還不過是偶然遇見的陌生人；如果不是爲了一個特別的原因，我想我們根本就不會有什麼話可以說的。是不是？」

她的說話的聲音和態度越說越鄭重起來，不像先前那樣充滿着活潑的旋律；現在，彷彿有些無情的冷，跟她臉上的表情一樣，使他覺得沒有一絲溫暖的感覺。

「那麼，我老實說，」他也用相當嚴肅的態度回答她，「我所不明白的其實就是這一點。」

「就是不明白我爲什麼跟你第一次見面就談了這許多話？」她還是那樣冷冷地說着。

「還不止這個呢；」他說，「剛才我覺得你的態度實在很不自然；而且，有一個時候，你不是旋過了頭去用你的手帕揩着眼睛的麼？……當然不是因爲你的眼睛裏恰巧飛進了一粒沙子罷？」

她沒有回答，頭低垂了下去。

「我所不明白的就是這一點，」他繼續逼迫着她說，「小姐，雖然我也可

以猜想……這裏一定有什麼不愉快的事情……」

於是，他用眼睛凝視着她，眼睛裏彷彿伸出了一隻手去，招引着他所期待的反應。他故意保持了周圍的死似的靜謐，他在靜謐中迎接她的回答，像一把鎖迎接一個鑰匙。

四·不可思議的奇事

靜定的氛圍裏有着他和她各自的心情上的緊張。這裏像是一場未開幕的好戲：那個主角正在最後的一剎那間準備着她上場時的一篇最重要的說白，而那個觀眾也急於知道劇情將怎樣展開了。

「我實在不知道我究竟應該從那裏說起……」她開始說，「時間太長遠了，事情也太多了，而那些不愉快的回憶其實倒不如忘記了的好。」

「但是，白小姐，」他勸慰她說，「我以為，任何的過去的事情，無論如何不愉快也不值得傷心的。」

「我並不傷心，」她又截住了他的話頭辯正地說，「我不過是被你這個陌

生人引起了我的奇怪的想法，而那些想念偏又這樣不近情理！」

「是什麼奇怪的想法？我不明白。」

「我不告訴你你當然不會明白。世界上的事情的確常常有不可思議的巧合；縱使我最不相信巧合，而現在也就無法不承認巧合的儼然存在了。我說的是你：你雖然是一個今天第一次跟我遇見的陌生人，你雖然從來沒有認識過我；可是，太奇怪了，也就是太巧合了；當我剛才看到你的時候我實在不由自主吃了一驚。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事實便是這樣地不可思議：因為，那時候，在我的眼睛裏，我所看見的其實不是你，不是一個陌生人，而是我的一個念念不忘的人，我的哥哥……」

「是我的面貌很像你的哥哥？」他插嘴問着。

「不僅是面貌很像呢，」她又看了他一眼，「而且，在我走近了你，跟你談過了話，聽到了你的聲音，看到了你的笑以後，我甚至於覺得，你一定就是

我的哥哥……」

「可惜我到底不是！」

「你當然不是，因為你不可能是的。」

「爲什麼不可能呢？假定我又的確是你的哥哥？」

「那就是我所說的不可能的啊！」她說，「因爲，我的哥哥早已死了。」

他恍然大悟，馬上想起了她所帶着的包袱裏的東西，也馬上想到了她今天到這裏來上墳一定就是上她哥哥的墳。

「噢！可憐的小妹妹！」他同情地說，「可是，如果允許我，老實說，我真的很少看到一個做妹妹的人對於一個已死的哥哥會得像你這樣深沉地感傷着和虔誠地追念着的。」

「因爲他太好，也太可憐了。」

「然而死是無可奈何的事。活着的人過份地爲死了的人而感傷着，我想也

不會有什麼好處，你說是不是？」

「你不知道我哥哥的死並不是你所能夠想像的那樣簡單的。」

「他是怎樣死的？爲什麼死的？」他追問着。

「我也不知道。」她低聲地回答着，眼淚又泛在她眼角裏了。

這一句出乎意料之外的回答的話使他感到難以解釋。雖然他也多少猜想到一些，但終於覺得還是等她自己說明來得爽快。

「我知道這是需要解釋的，」她顯然已經覺察了他的疑訝，便又繼續着說，「因爲我的哥哥並不是死在家裏的，而且，我們直到現在也還不明白他究竟死在那裏。」

「那麼，你們家裏又怎麼知道他已經死了呢？」——一個最自然的問題。

「事實是這樣的，」她說，「我們祇接到了他自己寫來的一封信，信上說他已經決定了死，而且還說從此以後他就永離人間了。」

「這樣說來，他是自殺了的？」

「我們當然也祇有這樣猜想，可是到底怎樣却又誰也不知道。」

她所敘述的雖然無疑是一個悲慘的故事，然而這個故事的自始的離奇却又使他完全忘記了當前的一切而倒像是面對着一個偵探小說裏的難題——他的好奇心超過了他的同情心，甚至於發生了極濃厚的索隱探祕的興趣。

「他總有個下落的？」他問。

「沒有下落。」

「那就是說沒有發現他的屍身？」

「沒有。」

「然而，至少可以知道他是在什麼地方自殺的。」

「不知道。」

「爲什麼不知道呢？你們難道不能從他的那一封寄來的信上查出他發信的

地名來？」

「是的，那是在桂林。事實上，他的信上也沒有任何一個字告訴我們說他是在桂林，我們所以相信他是在桂林的原因不過是因為那封信的信封上蓋有桂林的郵戳罷了。」

「那麼你們去調查過沒有？」

「當時我們是在淪陷區，根本沒有方法在短時期內跟桂林做任何交通，所以我們也祇能聽其自然；可是，自從勝利以後，我們就用盡了所有的方法托了許多人到桂林去探問過，連當年那個時期內的桂林出版的各種報紙也都翻出來查覓過了，可是，結果是一片空白，沒有人知道他，也沒有人能夠供給一些關於他的消息，報紙上自殺的消息雖然不少，却又沒有一個符合着他，從來沒有一個叫做白永強的自殺的人，祇有一件無名男屍案，說是自己投江自盡的，可是報紙上登載的照片也顯然不是我的哥哥白永強。」

「他難道沒有一個朋友麼？難道真的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消息麼？」

「朋友是當然有的，可是到現在為止凡是跟我們接觸過的，却又每一個人都說根本不知道他的死訊——有人說在衡陽見過他，也有人說他是在軍隊裏……可是一問到他的自殺消息時，我們就從來沒有得到過任何一個足以證實的答案。」

「老實說，照我推想起來，你的哥哥其實是並沒有自殺，」他興奮地又似乎十分肯定地說。

「然而，如果你的推想是不錯的，」她反駁着說，「爲什麼自從他發出了那封信以後就從來沒有第二封信來過？」

「安知不是他故意要讓你們相信他已經死了？」

「故意讓我們相信他已經死了？」她把他的話重複地唸了一遍，想了一下，輕輕的歎了一口氣。

「這也的確是很有可能，你總得承認吧？」他又說。

「然而，我不能相信，」她的眼淚又湧了出來，「我不能相信我的哥哥竟會忍心到這個地步！他當然明白我們一家人的處境的！再說，他又有什麼理由呢？」

他雖然自己以為剛才的推想可以說是入情入理，大有可能；但是給她這樣一說，倒又不能不自己覺得無以為解了。

「總而言之，我還是相信你的哥哥並沒有死的，」他還是這樣說，「不過，你如果要問什麼理由，我當然無法回答你。現在，白小姐，祇要你容許的話，我倒願意給你來做一個偵探。世界上無論什麼事情，表面上無論怎樣奇怪怎樣不可究詰，其實都有必然的和正確的解釋；祇是在沒有發現正確的鑰匙之前打不開一把特別的鎖罷了。」

「我至少也不反對你做偵探，」她的臉上難得露出了一絲微笑。

「那麼，我要求你供給我更多的材料，」他興奮地說。

「你要知道什麼呢？你問吧！」

「我首先要知道你家庭裏的一切情況；我更要知道你的哥哥離開家庭前後的一切事實；我還要知道你們家庭裏的每一個人對於你的哥哥的情感上的關係……」

「那是太容易說了，」她插嘴說，「我不相信，便是給你談一整天也未必談得完；」她抬起頭來望望遠處的太陽，看了看腕上的錶，「現在時候已經不早了，我還得去上坟呢。」

「我陪你一同走，我們可以一邊走一邊談的，」他建議着說。

「也好……」她吐出了這兩個字來却又立即靜默了。但她的身體還是坐在那塊石頭上，並沒有站起來的模樣——她顯然又在鄭重地想念着什麼或考慮着什麼了，那是他所看得透的。

一直經過了五分鐘模樣的靜止，她終於一邊站起來一邊對他說：

「我願意我們能夠在明天約定一個地方再做一次詳細的談話，我覺得比今天談更好。」

他心裏一邊喜歡一邊也不免有些奇怪。喜歡的是她又給了他再見的機會，這在他當然是惟恐求之不得的；奇怪的是，爲什麼她要把這一場談話看得如此嚴重，甚至於考慮了這許多時候才決定了今天不談明天談；爲什麼她不願意今天談呢？

但是，他也當然祇能表示了同意。

於是她開始去拿那個包袱，也開始走了。

他也不再去做她的同意，立即跟着在她後面一同走。才走了幾步路，他故意走到了她的身旁，同時還伸手把她手裏的那個包袱拎了過來。

她似乎根本不想拒絕他的服務，沒有說一句客氣的話也沒有表示一點躊躇。

躊。兩個人並肩前行，狹窄的山徑逼迫他們幾乎把身子靠在一起了。

在路上，却是她先開口：

「今天的事也算得是一件奇怪的事了。倒像是鬼使神差地叫我遇見了你——一個太像我哥哥的陌生人。」

「但是，現在可已經不能算是陌生了，」他笑着回答。

「不算陌生麼？」她也笑了出來，笑得很放縱，「先生，你可知道，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你的尊姓大名呢。」

「這真是我的可笑的疏忽，」他又做了一聲笑，「但是，當我們談得這麼好的時候，倒也實在不覺得這是需要的了……」

「不知道現在你覺得需要不需要？」她取笑着說。

從她的臉，從她的聲音，他覺得，這還是他第一次看到和聽到的屬於戀情的嘴和眼睛的活動，如是嫵媚，如是惹他心跳。

「現在，」他輕鬆地說，「就不是我需要告訴你，而是我惟恐你不需要我告訴你了。我姓姚，女兆姚，名字叫景青，風景的景，青春的青。」

「姚景青先生！」她唸了一聲。

「不要叫我先生，」我說，「我最怕別人叫我先生。你叫我姚景青就是了！」

她沒有回答。不，沒有用聲音回答，眼睛是回答的。

到墳上去的路走得不多，但是很崎嶇。真奇怪，直到走近了那個墳時，他才想到自己又疏忽了一個問題：

「白小姐！」他說，「我真是糊塗，我竟會得忘記了問你一件事，你剛才不是說過你的哥哥死了以後就一直沒有下落麼？那麼，爲什麼這裏倒又有了他的墳呢？」

「真是！我也忘記向你說明了。然而，那也必需用很多的話才解釋得明白

的……」她回答着說，「唔，前面就到了！等一回再告訴你吧！至少，墳上還有一塊石碑，你看了以後也就不難明白了。」

五、空着的墳

太陽已經在落下地平線去，但最後的殘暉照得更燦爛；山中風景真好，即使一個墳也似乎是很自然的點綴。當他和她的兩條併在一塊被拖長的影子投在他們眼前的那個墳上時，他們彷彿同有了一種屬於戀情的默契——事實上，當他們走下一個較低的山嶺以後，墳前的路已經展開得很大很寬。但他們還是並肩走在一起，她走得快了他也放大了脚步。

這裏周圍的一切都還保持着近乎原始的自然，祇是在那個墳所佔據的一部份土地上有着明顯的被人工整理過和修飾過的狀態。那是這一帶山中所難得有的小小片平地；雖然地面上仍舊到處長滿了蔓草，但長得不高也不亂；兩邊還

有疏疏落落的花，不像是人們所特地經營出來的，却也決不是偶然生長在這裏的無名的野花。尤其特殊的是墳的本身，不是習見的那種用泥土堆起來的土饅頭式的半個圓墩，而是用亂石塊砌成的一個長方形的石槨，不大，而且很矮。人們如果不知道它是作爲一個墳而砌在這裏的，就不會懂得它究竟是什麼東西。

直到他走近了時，才看到這裏還有一塊墓碑——當然就是那位小姐剛才提起過的那塊石碑，很小，很羸陋，雖然不是新的，却也一看就可以知道它不能是山中舊有的東西。周圍的草已經把碑的最下面的部份遮沒了，但讀了上面的文字以後也就馬上可以猜得到被遮沒的一定是「之墓」兩字——他首先走到它的前面，把上面的大字唸了出來：

「我兒永強……」

旁邊還有三行較小的文字，需要他更走近些才看得清楚：第一行是年月

日，第二行是「忍哉汝也！願上天恕汝！汝其安居於此！」這十五個題字，第三行是「父白其瑞揮淚誌」這個題辭立碑者的款識。

有好一些時間站在墳上的兩個人都沒說話。他看着她把包袱解開來，把盛着羹飯的木碗放在石槨之前，然後燃點了香燭。當她虔誠地盈盈下拜的時候，他就跑到另一邊去採了幾枝花來，算做他獻給墳中人的禮物；於是，他也向着石槨行了禮，她在一旁鞠躬爲謝。

但她終於又像一個宗教的信徒向着她所崇敬的神靈舉行禱告一樣，木然地直立在石槨之前；她的眼睛凝視着土地，她的嘴裏喃喃地唸出了一些別人聽不清楚的說話。他雖然一直站在她的身邊，却又像完全不存在一樣；祇是他始終對她看着，從她臉上的沉鬱直看到她心頭的創痛；她沒有哭，但也溢出了少許的眼淚。

大約經過了三分鐘模樣，她才又開始行動。現在是燒化她所帶來的那些紙

錠了；紙錠不多，燒化的時候連火也是淒冷的。

「這個墳，」他打破了此時此地的沉默，「當然是你爸爸所設計的了。」

「是的，」她冷然地回答。

「你爸爸一定是非常鍾愛你哥哥的？」他又問。

「也可以這樣說。」

「爲什麼說「也可以這樣說」呢？」他的確不懂。

「我的爸爸是一個最不容易理解的人，」她嚴肅地說，「我當然不敢說他老人家有什麼不好，可是從我們做子女的人想起來，他實在嚴厲得可怕而且剛強得難以屈折，至少。我覺得他有一種我們所少見的性格——但你不要誤會，我又不是說他待我們不好；總之，他的性格是很難用我們的常識去判斷的。他所說的話與他所做的事永遠有他自己的道理，別人不能影響他更不能抗拒他。就說這個墳吧，當他說他必需給哥哥立一個墳的時候，我們就祇能完全聽他的

話。也許我們覺得這樣一個墳全無意義，可是，我爸爸却一定有他自己的意義；祇是我們不能問他他也不會給我們解釋罷了。」

「也猜想得出他是什麼意義麼？」他的好奇心又勃然地躍動了。

「也許祇能用心理學來解釋吧？」她說，「爸爸是真正歡喜哥哥。然而，哥哥却一直給了爸爸以最大的失望，尤其是他的離家出走，簡直給了爸爸以難堪的痛心。後來，爸爸曾經用盡了方法要把他召回來，又想使他自己知道錯誤，自己覺得後悔，而從此變得馴順一些，結果却未能如願。又後來，哥哥的最後一封信寄來了，爸爸讀到了那個惡消息以後，就像受了雷擊電震一樣，神經立即發生了病態。而這個墳，由我想來，可以說就是在爸爸的病態心理之下造起來的——當天，就由他老人家親自到縣城裏去召來了一批工人，在兩天的限期內造成——但是，我明白，造的雖然是墳，爸爸自己所滿足的却根本不是這個墳；我可以這樣說：他老人家其實是拿這個墳來滿足了自己的心理上的一

個需要罷了。」

她滔滔地說着，使他發生了極大的興趣。當她看到他祇是傾聽着，不作任何批評也不發表任何意見的時候，就又繼續說了下去：

「你也許不理解我的話？其實，祇要換一句話說，那也就是，我爸爸需要用這個墳來保證着自己心理上的勝利。他老人家一定覺得他的離去的兒子現在已經回來了，他的叛逆的兒子現在已經降伏了；固然兒子是死了，但同時死了的還有他自己的失望呢——他滿足了，他勝利了……」

「你這樣的解釋雖然很有道理，」他忍不住地截斷了她的話頭批評着說，「總覺得猜測得過分一些。照我想，與其說他老人家爲了滿足，不如說爲了極度的悲哀。」

「我早已告訴你不能用我們自己的常識去判斷他老人家的了，」她回答說，「事實上，他確是沒有悲哀，一點也沒有；那一天，當我們全家人都痛哭

的時候，爸爸却反而呵呵大笑——那固然是一種變態的情緒的暴露，但我相信，他老人家是真正地滿足了的。」

他的思想完全陷入了她所說的故事中去，彷彿也構成了一團模糊的人影。他還是不同意着她所說的她的爸爸的所謂「心理上的滿足」的，但他也不想跟她再作辯論。

她看到他一直沉默無語，也不免有些奇怪。

「你還是以為我不免神經過敏而且解釋錯了麼？」她坦然地說，「也許是的！我至少也得承認我的爸爸是受不住這個刺激的。這幾年來，他就常常變得像了瘋狂似地使我們更難服侍他……」她說到這裏便戛然而止，拖着了一個驟然而來的嗚咽的尾聲。

「我敢於相信，」他同情地說，「你爸爸是病得很厲害了；那原是容易想像的事，一個老年人所能夠接受的刺激是有限度的，而對於這樣一件劇變，小

姐，如果你真要說他能夠滿足，我總覺得是不近情理的。」

她欲言又止，終於搖了一搖頭，想了一下，然後低聲地說：「我的爸爸是可憐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可憐的！」

他看得出她此時的更深更重的憂鬱。於是，故意把話頭撥向了另外的題目上去：

「這問題不再談吧，」他違心地說，「小姐，讓我們來談談明天的約會吧！」

她看了一眼手錶，回答着說：「你決定一個時間和地方。」

「是不是可以容許我到你府上去拜訪？」

「不！」她直截地說，「我們不如一同到城裏去；否則，就仍舊在這裏碰頭也好。」

「那麼，明天早晨八點鐘，我們在這裏的上面那個山岡上碰了頭再一同到

城裏去，」他建議着。

兩個人把手錶各自對準了同一個時刻。

「我必需趕回去了，」她一邊說一邊俯下身子去拾起那塊包袱來，把僅有的一隻木碗包在裏面，「今天使我感謝，也使我愉快；明天再會吧！」

「我是更愉快的……現在，讓我送你回去吧，一路上也好多談些話。老實說，我真的不願意讓今天就在這裏結束呢。」

「不！」她立即表示了拒絕，「明天儘多着談不完的時間啊。我還有許多事情要求你指教，而且，如果可能的話，還很希望你能夠給我一些幫助呢。」

於是，她灑然地先走了。

「明天早晨準八點鐘，先到先等！」他高聲說。

「我不會忘記的！」她回過頭來，把一個笑送給他的眼睛。

還是有一段同行的路的，直到上面的山岡上才東西分程。大家不免都還有

些留戀，又互相說了「明天再會」之後纔讓兩個身子發生了漸多漸多的距離。但至少有三分鐘，他仍舊沒有走動，而他的眼睛還是跟了她走向遠處的——他看到她回頭過好幾次，每次都是一個微笑的臉，又看到她整個地走進了薄暮的雲霧裏——最後，直到他想像着她即使再回頭來看也不可能再看到他的時候，他才走動了他的第一步。

獨自走上歸途的他有了充份的思索的機會：一半是屬於偵探似的趣味的，又一半自然是那樣一位小姐的魔力。他想：「今天的遭遇真是太奇怪了！」——即使是陌生人，即使她的事情對於他是毫不相干的；可是，現在，這個人和這些事無疑已經密密地縛住了他，使這個人成爲他所最關切的人，使這些事成爲他所最關切的事，關切得有如他自己的人和事了。

然而，他又想：一切都祇是剛開頭呢。明天乃至明天以後，一定還有新的發展。而且，她臨走時不是說過還有需要他幫助的事情麼？祇是他實在想不

出，世界上到底會得有什麼需要他這樣一個陌生人去幫助她的事情？

他一邊走一邊想，想……

他的最初的想法是屬於他自己的喜劇的：說不定這個白芸仙小姐就像許多小說或戲劇裏的那種懷春的小姑娘那樣，於是他想到她可能對他一見傾心，可能因為傾心於他的緣故而故意用那樣一個離奇的故事來鉤起了他的關心，而又故意讓那個故事說到「且聽下回分解」而做了第二個約會……

然而，他又終於覺得這個想法是可笑的，不合理的：第一，她決不是這樣一個狡獪的小姑娘；第二，剛才他所聽到的故事，尤其是他們所看到的她的表情，決不能夠臨時造作出來。

於是，他又有了第二個想法：

他想，假使什麼都是極自然地發生也是極真實地存在的，那麼她今天對她的一切表示當然有她的用意或者說目的。她的說話至少不是說着玩的，她究竟

對他有什麼用意又有什麼目的呢？無論如何，到現在為止，他到底還是一個局外人，那麼，一個局外人對於她和她的家庭裏的事情能夠有什麼關涉，而爲什麼在她嘴裏甚至於還向他要求了可能的幫助呢？

可是，現在，他終於發覺他自己對於她的關心的確已經超過了一個局外人的界限了。所以，他對於他的今天的遭遇和明天的約會，不但一些也沒有驚訝，却反而有了極度的歡愉。甚至於他還如此想：「如果她真的需要我幫助的話，祇要我能夠，我一定願意——」事實上，他不僅願意，而且還盼望着呢。

天色已經漸漸地昏黑了起來，一陣涼風吹得他打了一個寒噤。直到此時，他才又想起了剛才被風吹落在那邊一個山谷裏的一頂帽子。

六·空着的冢

姚景青下得山來，走過了青龍坡，從一條小木橋越過那條被叫做秀才河的小溪流後，姚家莊已經沉睡在無邊清寂的黃昏裏。

雖然已經是十年離別，雖然現在歸來的時候是一個黑夜，但是他仍舊有着自己的回憶裏的熟悉，即使從路邊矮屋中疏零地漏出來的豆油燈的光芒以及紡車的聲響也都彷彿還是十年前的舊物。時間對於世界對於國家對於每一個都市儘管已經交代出許多變革或許多應該括目相看的進步，而對於姚家莊這樣一個經常閉塞在山圍水繞中的世外桃源似的村落却實在太少關注了。

然而姚景青是錯誤的。今日的姚家莊已經完全不是十年前的姚家莊了。不

過他現在還不知道。

當他轉過兩個灣時，他所知道的是面前將有一條舊時被叫做「大街」的長巷。姚家莊雖然是個孤陋的小地方，但「大街」却依然不失為它的熱鬧的中心。他記得：這裏還是附近的幾個村落的貿易的集中地，從洋廣雜貨舖布店飯館茶樓到香烟攤子也算得應有盡有；每逢三六九趕集的日子，更顯得忙碌和熱鬧；即使所有的店舖都是規模極小的，但因為這一帶村落裏的居民的生活倒還過得平定，所以也造成了一種興旺的空氣；尤其是建築在「大街」頭上的那家賣飯賣菜兼賣茶酒的「得勝樓」，居然也自己造起了假三層，（其實是兩層，上面的一層祇有一個門面，也祇有一架臨街的高牆）的樓房——人們走進姚家莊來，第一眼就會看到這一座「當地的第一巨廈」——它彷彿是當地的居民的公餘俱樂部，也是他們的婦孺皆知的指路標。

但是現在，他的眼睛並沒有看到這一座「巨廈」，也並沒有看到那些店

舖。他想過了一下，「大街」的確應該就是這裏，當然不會是自己的疏忽的；要說是記錯了地方，自己也不可能這樣糊塗；也許是走錯了方向，又分明地祇有這一條路可走。無論如何，現在他所看到的祇是一片空無所有的大地——黑夜裏看去祇覺得像是一個曠野，有幾點疎星裸露在遠方，沒有屋子，沒有人，也沒有燈光。而在他的回憶中，姚家莊裏又分明地沒有這樣一塊曠野的。

他現在不禁躊躇起來，不知道如何是好。如果他沒有記錯，這裏便是舊時的那一條「大街」；那麼，他祇要走完這條「大街」便可以到達自己的老家裏了；而如果這裏不是，那麼，他想，又應該向那裏走去？

偏是一個走路人都沒有遇見，甚至於脚步下也不再有了明暢的路徑。耳邊有犬吠聲傳來，但也不在近處。現在，他決定了還是回頭走去問一個訊來得妥當——他記得剛才走過的一條小路上有幾份人家，甚至於他還記得十年前自己家裏有一個做過好幾年長工的小木匠，叫做朱阿金的，便是住在那裏。

他走回去，看到第一個露出燈光來的矮屋簷下的一扇板門時就走上前去敲着門。門沒有開，祇是門裏面有人聲似乎有些驚疑地在高聲問着「是誰」。他特地用多年沒有上口的這裏的鄉音，簡單地訴陳了自己的身份和來意：

「我是這裏的「大牆門姚家」裏的小少爺，剛從重慶回來，我要找住在這裏的朱阿金，做木匠的朱師父；對不起，請你給我領一領路。」

門沒有開。門裏面至少有三個人在商量似地談話。他隱約地聽到門裏面的談話聲裏也在談着「大牆門姚家」什麼的……

於是有一條較闊的門縫裏透露出了較亮的豆油燈光，他還看得出門縫裏面的一隻向外窺探的眼睛。

「你真是大牆門姚家的小少爺？」裏面的人驚訝地問着。

「我不會騙你的。我已經出門了十年沒有回來過……」

沒等到他說完他的話，板門已經拔去了門從裏面拉開了。走出來一個老年

人，舉起他手裏的一盞紙燈籠直向他臉前晃了一晃。然後，隨着「噢」的一聲，這老年人似乎已經想起了什麼，就用很親切的聲音急急地說：

「你真是小少爺！可是，到底十多年了，小少爺，你不說我也不會認得你了！小少爺，就請你裏面來坐一回吧！」老年人一邊說一邊先退進去，「怎麼，小少爺，你出門去了這許多年頭一直不回來？」

姚景青聽了這些話，知道這個老年人一定是一個熟知自己的老家的人。可是，自己在記憶裏搜索了一番之後，依然想不出這個人到底姓甚名誰。也祇好不問，且跟着他走了進去再說。

「小少爺，請坐。」老年人一邊拖過一條板凳一邊向着屋子裏面的另外兩個人說，「這位就是「大牆門姚家」的小少爺，你們一定都不認識了。」於是又回過身子來在桌子上提起一把茶壺倒了一杯茶，直遞到姚景青的面前，才繼續着說，「小少爺，這是我的女人，說起來她是着實受過你們老太太的照應

的；這是我的兒子，小少爺你也許還記得他……」

姚景青本來一直在搜尋着自己在十年前所曾認識的許多鄉下人的影子，現在才恍然大悟起來。因為他已經從屋子裏的那個青年人的臉上捉住了自己的記憶，也終於翻出了這裏的三個人的實在的來歷。他立即截住了這個老年人的話頭搶着就說：

「我想起來了，他就是那個時候我們都叫他做小牛兒的牛金貴。」

那個被叫做「小牛兒」的青年人也就直跑到姚景青的身邊來，拍手跳腳地叫着：「小少爺，我可真的不認識你了。如今你穿上了洋裝，多威風！就像了一個洋鬼子了！」

姚景青當然不準備跟他們儘談着那些無關緊要的往事的。雖然他心理也很喜歡：機會真巧，問第一個訊的時候居然就碰見了自己的老鄰舍——他現在完全想起來了：「這一家人家原是租着自己家裏的大門外的側屋開過一個成衣舖

的，那個老年人姓牛叫永全，當年可完全不像現在那樣，十年的時間對於他似乎變得太多，至少就像多老了兩個十年；他的妻子和他的兒子也都是自己在當年所熟識的人，他們有什麼困難的時候曾經有好幾次由自己家裏的老太太周濟過——雖然久別重逢照例有許多話說，雖然這裏的三個主人顯然都用着最大的慇懃來款待他；但他所急於要知道的事情當然還是自己家裏的事。現在，小木匠在那裏他已經不需要知道了；那條「大街」究竟在那裏他也已經不需要問了。現在，他急於回家，他急於去解決他自己心上的第一件要事。

「小少爺，你找小木匠做什麼？」牛永全想起了「小少爺」剛才在門外的第一聲問訊。

「我起初不知道你們住在這裏，所以我想起了小木匠來。」姚景青說，「十年沒回來，連路也不認識了；又是黑夜裏，燈籠也沒帶一盞；我原想找小木匠叫他伴送我回家去的。現在，真好運道，第一個問訊就問着了老鄰舍，小

牛兒，就麻煩你提一盞燈籠送一送我吧！永全，我也不想在這裏多耽擱了，明天再來找你。」

他毫無遲疑地站了起來。

但是，他立即發現，這裏的三個主人並沒有表現出他所可以預期的反應。現在，他們不說一句話，甚至於像呆住了似地一些沒有動作；同時，他們的臉上浮起一種像驚慌又像窘迫的神氣，眼睛裏更露出一種無可奈何似的閃爍。

他看出了這裏的三個主人的心情上的不安，也敏感地猜想到了他們的這種不安的心情的來由。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現在又應該從那裏說起。

「有什麼……」他終於開口問着，但說了這三個字便又說不下去了。

「小少爺……」牛永全也吞吞吐吐地欲言又止。

「小牛兒，」姚景青跑近了小牛兒身邊用手拍着他的肩膀說，「乾脆地由你告訴我吧。我也明白了，可是我們家裏有了什麼不好的事？你儘管說個明

白！」

小牛兒的眼睛對他的爸爸看了一看。

「你說呀！反正我已經回來了，還有什麼事瞞得過我的？」

「好吧，」牛永全對他的兒子說，「你就告訴小少爺吧！」

於是，小牛兒滔滔地講出了五年前某某天在姚家莊裏發生的那一個重要的故事：——

「小少爺！那一天記得是正月十七，縣城裏逃出來的人說東洋鬼子兵已經打了過來，離城祇三十里路，看樣子，縣城是再也保不住的了，所以，縣城裏的人大家都急急逃難，頂有錢的人自然還可以包了木船從水路朝遠處跑，但更多的老百姓却都逃到了前面的山裏來，接着我們這裏和鄰近的俞家莊朱家宅一帶也都擠滿了那些城裏來的逃難人。大家原以為這裏是「陰山背後的一個冷角落」，即使鬼子兵進了縣城也不會尋到這裏來，至多也只是吃些驚嚇，可不

致有什麼大災難；當時，我爸爸還到俞家莊那邊的土地廟裏去求過籤，菩薩也……」

「不要去管菩薩什麼的！」姚景青插口說，「你趕快把後來的事情說個明白就是了！」

「是的，是的，一擋上上籤，菩薩也說不要緊。可是，真想不到，東洋鬼子真是魔王，連菩薩也管不住他們。就在第二天，五架塗着紅膏藥的東洋飛機飛過山來，也不知爲什麼，就在這裏的天上轉了三個大圓圈子，嗚嗚嗚地叫了一陣，馬上就像翻了個筋斗似的來不及地直衝下來，轟隆轟隆……接連十幾響，就落下了十幾個鐵炸彈……」

牛永全夫妻倆聽到這裏時，不約而同地流出了眼淚，可是臉上的神色却並不是突發的悲傷而是重現的恐怖。事實上姚景青對於以後的事情是可以百分之百地想像得出的了；但是，他仍舊默然地靠着桌子邊坐了下來，讓小牛兒繼續

講了下去：

「那時候，姚家莊裏就像天崩地裂一般，許多地方就像翻了個身；房子坍的坍，燒的燒，十成裏至少去了六成；人呢，少說些也死了好幾百，傷的更多，有許多人死了連屍骨都找不到，滿街都是火，烟，死屍，還有哭喊的聲響。這真是一場大災難，現在想起了還叫我覺得心裏難受……」

「那麼，我們家裏也就是那一天炸掉的了？」姚景青插嘴問着。

「是的，」小牛兒一邊用左手把自己的漲紅了半月的眼睛抹了一下，又一邊用右手指着門外，「在那一邊，從大街起，一直經過你們的「大牆門姚家」，南到俞家莊，北到獨船浜，就在鬼子的大鐵蛋下搗了個光，在那一段地方的周圍，根本沒有了活的人和留着的房屋。小少爺，到明天你可以去看，我擔保你什麼都看不見了，現在祇賸下一片荒場，還有大大小小的許多地洞，像魚池那樣地到處都積起了水……」

「我們家裏的五個人難道一個都沒逃出來？」

「也不知道，小少爺，那一天究竟誰死誰活是誰也不知道的。大家祇顧自己逃性命還來不及，就說我們這三口子，當時是幸虧沒住在那一邊，後來就也急急忙忙逃進了前面山裏去，直到去年春天聽人家說東洋鬼子兵從縣城裏退了以後才搬回來住在這裏的。不過，要說你們府上的老爺和太太們想起來當然都是在那一天「升天」去的了；因為，假使還活著的話，這幾年裏也總該回來了；即使在別處，也多少有個信息的。」

姚景青倒沒有哭，但他心頭的無可奈何的悲憤其實比正在他面前默默流淚的牛永全老夫妻倆更為難過。

他沉默地垂下了頭，讓十年不見而此後又永難再見的他的媽媽，爸爸，叔叔，姊姊和弟弟的十年前的面影和十年前臨別時的語音像一張破碎的電影片那樣閃過了他的腦際。他知道悲憤也是徒然的了。

現在，他今天能夠住在那裏這個問題倒立刻成爲一個難題了。這裏原有他自己的老家，原有他自己的最親近的人的，可是現在，他已經變得孑然一身，無家可歸。

「小少爺，」牛永全在長久的靜默裏想出了他的說話來，「這十年來你一向在那裏呢？」

「我走過不少路，現在是從重慶來。」姚景青說，「祇恨那一場戰爭，那些殘酷的日本人，弄得我們生離死別，家破人亡，今天回來了連爺娘的墳墓也見不到！」他說起了墳墓，腦子裏就有了一個墳墓晃了一晃，於是，白芸仙的影子也跳出來了。但他終於立即把那些景象勉強丟開。

「永全，這裏附近也有什麼可以借住一夜的地方麼？」他問。

「那裏有？」牛永全搖了搖頭，「小少爺，如果你不嫌骯髒的話，我叫小牛兒把他的床舖讓給你胡亂過了一夜再說吧！」

這一夜他沒有睡熟過。他的心上有着想不完的事情。自己的已毀的家……十年前的幸福……十年裏的流浪……今天的山中的奇遇……白芸仙這位小姐……明天的約會……

明天！明天？他凝想着明天。但明天的約會不是重要的了！明天，明天夜裏自己又將住在何處？

七·約會

第二天姚景青老早就起身。

隔夜裏想過了一夜，無法解答的最困難的問題祇有一個：倒不是今天夜裏又將住在何處，而是他今天以後又將如何生活。

回來的時候身邊別無長物，連行李舖蓋也沒帶一件；錢呢，迢遙的旅途上用在這裏已經瀕於傾囊了——原以為自己有個一向很殷實不愁衣食的老家，祇要回到了家裏就什麼都不生問題。然而，現在，數數囊中的錢已經祇賸一萬三千塊錢（註：那個時候足夠買三石大米），至多祇夠四五天的用途；一個無家可歸而附近這一帶又無可乞援的獨身漢過了這四五天以後又將用什麼方法來維

持自己？一個人沒有了錢而又沒有辦法去換去借，那就真的是面臨了絕境。

他想來想去想不出任何辦法來；即使在重慶或者在上海和南京也許可以有
些辦法，也是「遠水救不得近火」的。

無論如何，留在這裏總不是辦法。於是，他急急地向牛永全夫妻倆道謝並
告辭，並且胡亂地告訴他們說祇能到縣城裏去找了個地方暫時住了下來以後再
定計劃，又答應了他們將來有機會給小牛兒在外面找個好事情做。

走出了牛家的門口，青天白日下看姚家莊，才知道它從這一次戰爭裏所受
到的災禍的可驚。小牛兒陪了姚景青走到想像中的「大牆門姚家」遺址去憑吊
了一下，沒有什麼還可以使他想起這裏曾經是他的老家也曾經是姚家莊裏最
大的門第的；倒像是一塊久被廢棄的荒野，遍地的野草已經長得高過了膝部。
他看了一眼不忍再看第二眼，熱淚第一次從眼睛裏滾了出來。

看了一下錶，已經是應該趕到山中去赴約的時候了——雖然現在他對於這

「個約會已經感到了『多事』，但他還是覺得應該立即趕去。事實上，反正留在這裏也一些沒有事情可做。至於其他的更重要的問題，暫時也祇能不去想它們了，反正不去赴約也不會有什麼可想的辦法。」

於是他告別了小牛兒，毫無依戀地回頭就走。倒是小牛兒像是有些失望地一定要跟着送他，一直送到了小木橋。

隔着秀才河，他回頭望姚家莊時，真是別有一番感慨：十年前離開了它，現在算回來了，可是現在離開了它以後又將在什麼時候爲什麼事情而回來呢？一個好好的大家庭竟會這樣完全消失，一個快樂地回來了游子竟會這樣一無所得。從此以後，他當然不需要再回來，而且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算是他的家了。

他一邊向前走去一邊祇是翻覆地想念着自己的茫然的前途。對於他的約會，儘管昨天曾經有過極度的歡愉的想像，現在却不免給自己的煩惱減低了興

致——任何一個人，即使十分好事，十分好奇，十分好色，因此而不惜把別人的事看做自己的事，甚至於還不惜委屈了自己去幫助着別人，那也祇能夠在他自己生活得很安定，很愉快，很空閑的情形之下才有興致和勇氣；像他現在那樣，突然遭遇了最大的意外，自己已經面臨着不堪設想的命運，甚至於幾天以後的生活也就成了問題，那裏還能夠有閑情逸致去管別人的不相干的事情？

但是，無論如何，當他走近那個約會的地點的時候，還是自然而然地感到了興奮和刺激的，也許是因為一件正在開展着的有趣的事情比較一件已經確定了的絕望的事情反而來得有價值，也許是因為他實在太重視那個約會也太歡喜那位小姐，而他的情緒就足夠使他丟開了別的思考而專注在當前的問題上。總之，一切都仍舊是毫不勉強的；在他走上那個山岡之前走過一個蓄積着泉水的澗谷時，他還自然地停留下來像面對着鏡子那樣照了一照自己的影子，連幾根蓬起了的頭髮也沒有忽略。

「姚先生，」山岡上白芸仙已經先到。她一看到姚景青就高聲地叫了起來，姚景青此時聽到的已經不是第一聲了。「你至少已經遲到了十分鐘，」她一邊說一邊飛也似地直跑下來。

他向她道了個歉，祇是沒說明理由。

於是，他們又並肩走上山岡，在一棵大樹下坐了下來。

在他眼睛裏，今天的白芸仙彷彿已經是換過了一個人似的，完全不是昨天初見時的樣子了。昨天，她像月亮，而今天却像了太陽；昨天，她像一頭受了傷的羔羊，而今天却像了一頭放縱的小馬。

今天，她的臉上有有了更濃的笑，自然而明朗的笑。她的說話的聲音也不再
有絲毫感情的約束，使他聽起來有了自己人的親切感。

「白小姐，」他說，「今天你打扮得簡直像是做客人吃喜酒去，真漂亮，真好看……」

「不像昨天那樣難看了麼？」她插口說，並且笑得很響，「哈哈！你們男人的眼睛！」

「我從來沒有想到你難看。一位漂亮的小姐永遠是好看的：昨天有昨天的好看，今天有今天的好看。」

「哈哈哈哈哈！你們男人的嘴！」她說得有些像諷刺却又明明不是諷刺。

他的眼睛一直凝視着她，總覺得她的眼睛也正凝視着自己。可是，突然地，她像是發現了什麼祕密那樣，用着驚訝的聲調問着他說：

「姚先生，爲什麼你的臉色……」她沒有說完這句話。

「比昨天更難看了麼？」他故意這樣說。

「……」她在微笑裏含糊地吐出了幾個字音，不知道是回答不是回答，然後，忽然嚴肅地說，「我敢斷定你……你失眠了，而且……而且今天還……哭過的……」

姚景青學着她剛才說過的一句話——祇是沒有用笑聲來開始——「唔！你們女人的眼睛！」他坦然說，「你是完全看準了的。」

「爲什麼？」她追問着。

他靜默了一會。起初是想說一句很現成的笑話的——譬如說：「爲了一直在想着你昨下午的談話。」——但是自己的嚴重的心事終於抑住了這一份小小的輕薄。就使他老老實實地把昨天夜裏回到了姚家莊以後的所見所聞全無遺漏的說了出來。說到了自己的家破人亡，說到了自己的從此失去了歸宿，又說到了自己在今天以後的難以預料的行止。他雖然知道這些談話對於今天的約會將是如何掃興的插曲，可是他滔滔地說着，幾乎完全給真實自然而無可遏阻的情感所鼓動，一些沒有顧慮也一些沒有矯飾；那就像自家人談家事，不用修辭，更絕無諱言。

她傾聽着，感動着，同情着——他幾乎看得出她心頭的那種「休戚相關」

的親切。

但是她始終不說一句話，連安慰的話也沒有。他看到她彷彿有意把她自己放進了一個靜定的思索裏去。是的，她在思索着。祇是很難明白她究竟在思索什麼。

他終於覺得這樣的情勢不該延長下去了。雖然吐出了那些心事以後自己心上到底痛快一些，但也不免爲了因此惹起了別人的不安與不快，而感到了某種程度的懊悔：

「請你原諒，白小姐，」他說，「我實在不應該在這個時候叫你爲我難過。」

白芸仙抬起頭來，溫暖地開始笑了。「我誠然爲你難過，可是我也爲自己快活。」

姚景青似懂似不懂地看了她一眼，回答着說：「我也不想再去多想那些已

經死了的悲劇了。且讓我們有個能夠滿足的今天吧！」

「想不到我們都有一個悲劇裏的家，」她說。

「你有家到底比較我沒有家的有幸福了！」他感慨地回答。

「因為你還沒有明白我！」她的眼睛望向遠山。

「你昨天不是說有許多事情要告訴我麼？」他把自己的身體坐得更靠近她一些。

「是的，我要告訴你，」她回睜過來懇摯地回答着說，「那其實是一個更大的悲劇。不知道我是不是也應該請求你原諒？因為，在你聽了以後我相信你一定也要爲我覺得難受的。」

「那麼，我們到城裏去找個地方詳談吧。」

於是，他們也像有什麼重要的事情正在城裏等待着他們一樣，匆匆地離開了這個山岡。

在姚景青的想像裏，剛才白芸仙所說起的「一個更大的悲劇」當然不會不就是昨天她所說過的那個故事的細部的情節。所以，他所關心的與其說是那個故事，其實不如說是那位小姐的企圖——也就是她昨天所說的「幫助」——無論如何，直到目前還想不出像他那樣的一個絕不相干的陌生人怎麼能夠使那位小姐憑空想到了「幫助」這兩個字上去？

他們趕到縣城裏的時候，正在中午。姚景青先已想到了今天夜裏他自己總得找個寄宿地，便決定先去找一個旅館開一間房間。可是，當他把這個意見告訴了白芸仙時，他彷彿覺得她有些不以爲然。奇怪的是，她的回答的話祇說了「其實……」這兩個字，便像再也說不下去那樣戛然而止；而當他向她看着時，却又看到她低頭掀眉陷入深思了。他原以爲那一定是因爲她不免有些過慮——一位小姐總是不願意跟一個陌生的青年男子走進旅館裏去的——更不免有些怕羞和不習慣的緣故。所以他倒也怪着自己未免太冒失也太不替對方設想

了。雖然在事實上她是一些也沒有那種念頭的——她所說說的其實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她立即覺得這個時候還沒有到應該說的時候而就自己把這一句話拖住了的。

他說：「那麼，找一個吃飯的地方去吧，好不好？」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地她却又回答說：「還是旅館裏好，談起話來比較方便一些。」

姚景青雖然感到奇怪，但也當然沒有異議。於是，他們終於在這縣城裏的一家最大的叫做「大華飯店」的旅館裏開了一個房間——他們是爲談話而來的；他看得出她的急切和虔誠。

談話立即展開，一件過去的奇事就在這裏談出一個結果，一件未來的奇事也就在這裏談出一個開始。

八·小妹妹的奇談

姚景青一開頭就說：「白小姐，你究竟要告訴我什麼？」

「真感謝你，昨天你就對我哥哥的事表示了深切的關心，」白芸仙說，「但是，這一件事，前前後後，真的可以寫一篇小說；現在我不妨完全告訴你。一方面，我一直覺得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孩子，對於那些變故，實在覺得難於應付，所以我很需要聽聽別人的見解和批評；又一方面，我相信我的家庭環境已經形成了一個最可怕的局面，如果再不及時設法挽救，一切可能的悲劇便都不免整個地爆發出來，所以我尤其需要獲得別人的幫助和支持。……」

姚景青方欲發言，却就給白芸仙截住了——她馬上又繼續着說：

「我想：索性讓我把整個的故事講完了以後，再聽你的意見吧。」

姚景青點了一點頭；就讓她滔滔不絕地獨自講着：

「可是，在我的周圍，我不妨老實說，我從來沒有發現過任何一個適當的人——沒有一個人能夠真的了解我，真的同情我，更沒有一個人能夠真的幫助我；我雖然有許多想法，但我一直是孤獨的；我雖然決定了不顧一切地做去，但我一個人的能力和勇氣又實在不夠。因此，這幾年來，事情是越變越複雜和困難了，我的家庭環境也越變越壞了，而我却始終沒有辦法，祇能夠聽天由命地過着我的痛苦而無望的生活。直到昨天，真不知道是天意還是什麼，忽然遇到了你，又忽然有了那樣一個長談的機會，又忽然使我片面地想到了你就可能是一個幫助我的人。我敢於說，一切雖然都是極偶然的，但我却從第一眼看到你的時候就有了那樣虔誠的相信——我簡直相信你是上帝的恩賜，是上帝特地把你領到我面前來給我指引迷途給我解除痛苦的……如果不是的話，爲什麼你

竟會這樣地像我的哥哥，這樣地跟我一見如故而又這樣地關心着我呢？」

姚景青越聽越不懂。他還是想不出她所說的「幫助」究竟是什麼意義。

「現在，」她繼續說，「姚先生，請恕我！不管你接受不接受，我總是已經片面地假定了你的慈悲的同情和慷慨的幫助的了。所以，在我向你提出我的一個冒昧的請求之前，我必需首先把我家庭裏的一切事情向你做一個完全的說明。也許你會奇怪得不敢相信，也許你會覺得那是無能爲力的，也許你會說那不過是我的不近情理的妄想，總之我都不管……姚先生，你且聽着……現在，我將分開三部分來講——都是我的家庭裏的故事。事實上當然是互相關聯的；但從目前的局面看來，却也不能不承認每一部分的故事仍舊各自有着特殊的性質。因爲這裏有三個主人：第一個，我的哥哥，第二個，我的爸爸，第三個，我的嫂子……」

「你的嫂子？」姚景青忍不住插嘴說，「這就是說你的哥哥是已經結過婚

的了？」

「還是讓我依照了我自己的次序一件一件地講出來吧，」白芸仙第二次堅持着說，「我相信，在我所要講的故事裏，可以使你覺得奇怪的事是很多很多的。我希望你暫時不要發問，索性由我講完了再說。」

姚景青心裏暗自好笑——他覺得這位小姐嘴巴既厲害脾氣又倔強；雖然他並不以為那是她的缺點。

白芸仙又講開了頭：「先說我的哥哥。哥哥是爲了反抗一個專制婚姻而走出去的，當然也可以說是爲了反抗一個專制婚姻而自殺了的。十年以前，就在他結婚的那一天夜裏，他偷偷地不辭而別，從此便沒有回來……說起那件婚事，原是爸爸一個人的主張。當初，爸爸自己看中了那位小姐，覺得她正是一個理想中的好媳婦，就親自向那位小姐的家長提出了締婚的請求。但是，哥哥就表示了不願意了：第一，他生性倔強，覺得那樣的專制婚姻絕對沒有幸福；第

二，他又不知從那裏聽來了一些無稽的傳言，故意破壞着那位小姐，說她祇是有錢，但脾氣極壞，而且還幹過一件不名譽的事。所以，在結婚以前，他也曾再三要求着爸爸，常常憤激得表示了最倔強的態度，說這個婚約是爸爸的兒戲；同時還在爸爸面前故意誇張了那些傳言，堅決地說那個小姐實在是個壞女人；他就希望拿這個理由來改變爸爸的意志。可是，爸爸一方面說這個媳婦是他自己看中的，決沒有錯，至於外面的那些傳言更是絕對沒有根據，又一方面更覺得哥哥存心忤逆，態度跡近不孝；他就大大地發了怒，從此以後越發不理會哥哥的要求了，而且在最後還向哥哥表示，如果他不服從的話，他自己就將用槍自殺。這樣，哥哥總算在極勉強的情緒下終於答應了結婚。但是，就在結婚那一天的夜裏，他馬上逃了出去，祇留下一封簡單的信說，「爸爸的媳婦已經要來，我總算對爸爸盡了責任了。以後，請大家忘記我這一個罪人吧！」當然，公平地批評起來，哥哥的這種做法有着可以同情之點也有着極不合理之

處。他自己雖然也不得已，犧牲很大，痛苦很深；但是，「一根頭髮牽動了全身」，我們的家庭也從此完了：無辜的嫂子當然是頂冤枉，頂可憐，十年來真是一直在莫明其妙的環境裏過着一種莫明其妙的生活，我不能不同情她；此外，爸爸所受到的精神上的打擊更是無可彌補的，到後來甚至於還造成了間歇性的神經病；還有我，生長在這樣一個陰森的環境裏，也真有說不出的難受，受不盡的煩惱和憂愁。總之，自從哥哥出走了以後，大家就沒有過得一天快樂的日子。哥哥在外面其實也應該知道，可是，他似乎真的是恩斷義絕了地，一直連家信也沒有寄來過一封，而後來寄來了惟一的一封家信時，偏又祇是報告了那樣一個自殺的惡消息，加重了爸爸的病也加強了家庭的絕望的空氣……姚先生，你能說這不是一個極大的悲劇麼？一切都好像是命定的，一切又都好像是故意編排的！可是，在我的地位上，我不懂，我抱怨，我感到無可奈何，我又覺得恐怖和絕望……」

她終於嗚咽地哭了起來。

姚景青在傾聽着的時候，也早已覺得那些故事淒慘得直教周圍的空氣窒息難受。可是，臨時要找尋一句足以安慰她的說話倒也很不容易。現在看她哭了起來，就更覺得無法應付。他祇能沉默地看着桌子上的一隻茶杯，把自己的極複雜的情緒埋葬在沉落杯底的茶葉裏。

白芸仙終於自己收拾起她的哭聲，抬起頭來向姚景青看了一眼，彷彿自言自語着說：「其實，我自己知道我也算得一個挺樂觀的女孩子；我真的從來沒有在別人面前哭泣過……」

這才讓姚景青想出了一句話：「白小姐，有時候，哭一下倒也是有益的，暢快地哭比較暢快地說話常常更能夠解除心頭的苦悶呢。」

白芸仙感激地說：「是的，今天，我確是比較任何時候都覺得暢快。」

「那麼，你再講下去吧！」

「是的，」白芸仙依然平靜地說，「現在我再告訴你，我的爸爸的故事：爸爸的倔強的個性可以說是與生俱來的；我的祖父是個出名嚴厲的軍人，爸爸少年時期也做過軍人，在他的部隊裏是一個有名的「雙槍將」，他會雙手同時發槍，真是百發百中。但因為脾氣暴躁而固執，在四十一歲那年他當師長的時候殺了一個上面派來的人，就此被迫而離開了軍隊。不過他的軍人性格和軍人習慣却從此一直跟着他了。他自信力最強，對每一件事情總歡喜澈底解決。頂顯明的是，他從來不把生命看得重要，甚至於他常常對人說「死是一個壞人的最公道的結果」。由我說來，他自己實在是一個好人，尤其是一個慈父。祇因為他讀書不多，又過份地重視了那些舊道德，在青年人眼裏有時就不免有點頑固不近情理。就說他對於哥哥的那件事吧，他其實決不是不歡喜他的兒女的，也祇是由於他太不理解年青人的新思想的緣故。我覺得他永遠是可憐的。就爲了固執，無益於任何人的固執，使我們這個家庭弄得今天這樣一團糟，還使他

自己發了神經病。這幾天來他的病更加發得厲害，有時會鬧着要別人「把永強捉回來」，鬧得鷄犬不甯。醫生說他的病決不是藥石所能治療，除非用美國人發明的一種「心理療病術」才能生效；但在這樣一個中國內地的小地方，又那裏找得到那樣的好醫生？看這幾天裏的樣子，他老人家恐怕是不久於人世了。」

她一口氣說完了這一個故事——這一回倒沒有哭，祇是說到後來時聲音轉得低沉一些。

姚景青對於這樣一個做爸爸的人是一些也不同情的。他聽了以後一言不發，心裏却暗自說了一聲「活該」。

白芸仙喝了一口茶，又繼續說了下去：

「其實，最可憐的人，我覺得還是嫂子——我叫她蘭嫂子，因為她的小名叫做伊蘭，她的性格也真像一株蘭花——自從結婚到現在，她的苦惱是可想

而知的；結婚後第一天就做了事實上的寡婦，名目上有了丈夫而從來不會得到過丈夫的愛；她的青春是完全給哥哥犧牲了的，她無辜，亦無錯誤，犧牲得毫無來由。而且，我真的想說是哥哥自己沒有福氣，不配有那樣一個好太太；她長得真漂亮，性情好得無可再好，惟一的缺點也許就是少讀了一些書，思想不免過分保守，但因此也更增加了她的柔靜的美麗。她跟我很好，我也很親近她，老實說，我倒常常替她不平，甚至於還覺得她根本不值得那樣犧牲自己——我的意思是說她應該可以要求得法律的救濟，離開了姚家而另外去找尋她的新的出路的——可是她又偏偏是一個太守舊太懦弱又太相信命運的女人，她竟以為她既然嫁到了姚家來就永遠是姚家的人；她會說出一大套可笑的理由，不怪別人害她百怨自己命苦；同時還會自己欺騙自己——安慰自己，從來不肯在別人面前表示出一些心頭的痛苦。她的性情真是好得無可再好了——爸爸當時選中這個媳婦事實上倒是真的沒錯，所以直到現在爸爸一說起哥哥的反抗時

就一直罵着哥哥是糊塗虫，是自作孽——她對於哥哥當然說不上什麼情感，甚至於面孔也沒有看得清楚，而且她又是無端地被遺棄了的，可是她居然還願意甘心守着那個毫無意義的婚約，簡直好像一切都是她自己所應該負擔的責任，那不是太可憐了麼？現在，她一天到晚祇是把自己關在房間裏，拜觀音菩薩，唸心經，說些什麼「修修來世」之類的話。我真的有些不懂，一個年青的女人——她今年還祇有廿九歲——怎麼能夠把生活看得如此簡單，把情感約束得如此冷淡，把可怕的十個年頭過得如此若無其事？」

姚景青委實聽得出了神。如果不是白芸仙說的，如果她不是說得那樣認真，他簡直不能夠相信世界上竟有那樣的一個女人。不過，他心裏還是這樣想着：這些事情更奇怪了，這個女人也更奇怪了……

「現在，我已經把我們家裏的事情完全告訴你了，」還是白芸仙繼續着說，「我想先聽聽你的意見。」

「是什麼意見？」姚景青問着她說。

「替我想……」她簡單地回答，「替我想一下，我應該怎樣……」

「替你想？」他微笑着說，「正常地說，你應該馬上離開這個家！」

「爲什麼？」

「爲了你這個家庭裏的三個主人全像是戲劇裏的人物，全像是不真實的人物；如果不怪我說得過份，簡直……簡直全像是……不近情理的怪物。」

白芸仙默然無語。

姚景青又說：「現在，我要問你：你究竟要我怎樣幫助你呢？」

他心裏在猜想：可能的是，這位小姐對於這樣一個家庭太失望了，所以她急於想離開它吧？可能的是這位小姐對於自己情不自禁地發生了一點什麼幻想，所以她急於要求自己的幫助吧？

但是她却並不答覆，反而另外提出了一個問題來：

「姚先生你同情我麼？」

「不用說的！」

「你願意幫助我麼？」

「我一定盡可能的幫助你，小姐！」

當姚景青準備着答覆更多的問題時，白芸仙却又似乎沒有話說了。他看到她用的手指蘸着茶杯裏的水在桌子上畫着一些毫無意義的畫，最後却寫出了一個大大的「家」字來。

一時間他也想不出自己應該說些什麼，就隨手拿起茶杯來潑了一些茶在她面前的桌子上。

她對他看了一眼，意思是問他爲什麼。

他說：「我要你寫得多些，寫得明白些。」

「我不用寫了，」她笑着說，「但是，姚先生，我不妨明白告訴你，我的

心上有一件事……」

「小姐，你儘管說！」

「你先要答應我：我說得不對你也不會怪我的！」

「我早已答應你盡可能的幫助你了。」

「我真感謝你，」她顯然還是不肯直截痛快地說明，「姚先生，我真覺得祇有你的幫助才能解決我的困難和痛苦。」她又頓了一頓，「是的……像我剛才講過的，我的家庭是已經由於哥哥的自殺和爸爸的重病而顯得絕望了。老實說，在這種局面之下，我祇能有兩條路：一條是離開它，還有一條是拯救它。但是，說離開它吧，我自己果然得計，但我的爸爸我的嫂子的可怕後果我又怎樣能夠絕不考慮？那麼，說拯救它吧，我原也知道那不但不容易而且也實在無從下手，不過，自從我昨天見到了你，跟你談過話以後，我終於有了一個幻想了——姚先生，你不要奇怪，我所幻想的就是，你也許可以幫助我？」

她說到最後的幾句話時，就用眼睛凝視着他——眼睛裏像有無量的光，熱，誘引的力量和壓服的力量。

「請你說得明確些吧，」他回答着說，「我實在還不懂得我又怎樣能夠幫助你，」他說的倒真是老實話。

她變得很興奮，臉上升起火來；但還是有些躊躇，欲言又止者再三。

「我知道我的這個幻想也許是很可笑的，」她彷彿已經鼓足了勇氣，終於說了出來，「姚先生，你必需原諒我。但是，事實上，也祇有這個辦法可能發生效力的。你不能怪我想入非非，我是十分誠意的，請你相信我！……」

「小姐，不要太顧慮我，更不用懷疑我！爽快些說！」他實在覺得這個時候的這位小姐未免太扭扭捏捏吞吞吐吐了。

現在，她才真的是水落石出似地把塞住在喉頭拖住在心上的一句話——一個幻想，一個奇怪的辦法——噴吐了出來。

「姚先生，我想你可以假装我的哥哥……」

九·設計

白芸仙等候姚景青的答覆像一個罪犯等候法官宣判無罪。

她顯然以爲這裏除了姚景青的許諾以外便不再有任何問題。她有她的天真瀾漫的樂觀，但她也有她的自覺充分的理由。

姚景青一聽到她的這個建議以後不禁呆住了。一方面，他奇怪着這位小姐怎樣想得出這樣一個想入非非的念頭來，又一方面，他覺得自己對於這個問題簡直無從置答，決不是願意不願意，可能不可能，與不是的問題，而根本是一個過份詭奇突兀的幻想，不但聞所未聞，而且想像不到。

他真的呆住了——他的思想也像凝結起來了那樣，祇覺得自己沒有任何一

句可以回答的話。

白芸仙却催促着他說：「姚先生，你答應我吧。我覺得祇有這樣一個辦法可以拯救我們，我們將永遠感激你。你究竟怎樣想？你答應我吧！」

「小姐，問題不是這樣簡單，」姚景青一本正經地回答，「即使我已經答應了盡可能地幫助你，但這樣一件事恐怕不能夠實行吧？我可以老實說：這種事情，小說裏有，戲劇裏有；然而，要實行起來，那就不能不說是很難有成功的希望的。……」

話還未完，白芸仙立即插嘴說：「我曾經仔細地想過，我的確相信這件事祇要你答應了，就一定可以順利發展，萬無一失，絕對沒有失敗的危險，而且做起來其實也一些沒有困難。」

「不見得吧？」姚景青說。

「你不妨說一說你所覺得的困難究竟在什麼地方。」

「你想吧，要一個人裝扮成另外一個人，而又是在那另外一個人的家裏，在那另外一個人的最親近的自家人面前，不但裝成一個兒子，還要裝成一個丈夫，不是一個兩個動作，還是在一處生活，不是暫時的應付，還是永久的接觸。就說他是一個最善於表演的戲劇演員，恐怕也不會不露出馬腳來吧？」

「然而由你來裝扮我的哥哥，你所說的這些困難，就一個也不成問題的了，」白芸仙依然很有把握似地說，「我不妨解釋給你聽：第一，先說一個人裝扮另外一個人，在一般的情形下當然是不容易的；可是，現在可不成問題，昨天我就告訴過你了，當我一看到你時我簡直就以爲我所看見的不是別人而正是我的哥哥，事實上，你們兩個人面貌酷肖，聲音也一樣，笑的姿態更像極像，換一句話說，祇要你說你就是他，就決不會有人想到你不是他的，所以，在你被當作我的哥哥而走出來時，你根本不是他的裝扮，而委實是不容懷疑的他自己這個人了。第二，再說家裏這個環境，在一般的情形下當然也是難於作

偽的；可是，你要知道，這裏是在窮鄉僻壤的深山之中，連親戚朋友也罕有來往，何況我哥哥已經有十年沒有回來，即使認識他知道他的人也早已對他印象淡漠，而你自己又恰巧是一直在外省工作的人，更沒有人認識和知道你，所以，雖說你毫不知道我們家裏的環境，你也不用擔憂你會露出破綻。第三，又說我們家裏的人，那就更簡單了，現在我們家裏祇有四個人，一個是我自己，可以說是你的同謀者，合作者，祇會隨時隨地幫助你掩護你，當然是毫無問題的，第二個人是我的爸爸，一方面他正患着病，醫生說他不但失去了記憶的能力，而且還時常連他自己的事也弄不明白，當然也是毫無問題的，第三個人是一個女傭，她祇來了三年根本從來沒有看見過我哥哥，又那裏會想得到真的假的？第四個人是我的闊嫂子，比較困難的就祇是她這一個人，不過，我相信，拿我跟她平時的感情和她自己的個性來說，祇要曉以大義，告以利害，那麼在你對我的合作（白芸仙說到這裏時眼睛直看着姚景青笑了一笑）和我對她的保

證之下她也決不會反對和破壞的。……」

「那麼，你是說祇有對她是要說明了真相，而也取得她的通同合作的？」
姚景青插口說。

白芸仙嫵媚地笑了，「你想，我怎能使她真的把你當做丈夫？老實說，對於這整個的計劃我所擔憂的惟一的難題便在她的身上。你知道，她是一個最守舊最重視兩性間的距離的女人，當然不容易使她接受我的建議，也不容易使她合作得好的。因為在這個計劃實行起來的時候，至少要她願意在表面上承認另外一個陌生人做她的丈夫，還要她在別人面前對你做一個妻子。但是，我想，這些僅有的困難也必能完全克服，我會說服她而她也會相信我的，祇要你……祇要你跟我……合作……那就是說祇要你……不稍破壞我所給她的保證……你的道德人格的保證，那麼她也決不會不同我合作的。」

姚景青祇覺得她越說越詭奇越說越巧妙，但同時却又不能不承認她越說越

入情入理了。

「現在，再說第四點，喬裝兒子和喬裝丈夫的辦法：」她又繼續着滔滔地說了下去，「在我們實行以前，我將把我哥哥的一切言語行爲和性情上的若干特點預先告訴你，你就一定能夠更神似地裝成他，對於爸爸的部分無論如何是毫無困難的；你想，即使他偶然發覺一點特殊的地方，他不是也祇會想到那是他的兒子十年來在外邊所養成的新的習慣而決不會想到兒子的真假問題的麼？祇有對於蘭嫂子的部分，那我就祇能希望的你謹慎從事了，你當然明白我的嫂子不是一個思想開通的女人，這一部份戲無疑是比較難演的，平常的時候自然沒關係，而在爸爸面前或除了我以外的其他的人面前，一方面要做像一對夫妻，而又一方面你又必需絕對尊重她的一切像尊重一個極客氣的朋友的太太一樣，這是比較難演得好的。但是，我絕對相信你，我又儘可以在你們旁邊看着時機幫助造成一些當時所應該有的自家人之間的空氣。所以，事實上也決不能

說不能實行。」

白芸仙一口氣說完了，自己也很得意；她的眼睛對姚景青看着，彷彿她已經看出了他的終於被說服了。

「白小姐，我很佩服你的聰明和勇敢，」他由衷地說，「不過，從我自己說來，這到底不能不說是一件不合理的事，危險的事……」

「是一件全無危險的事，」她搶着說，「也是一件對於任何人都有利無害的事。」

「我還是覺得這件事需要從長計議，請你原諒，白小姐，我實在不敢貿然答應。」

「姚先生」，她誠懇地說，露出了乞求的神氣，「你幫助我吧！這是一件天大的善事。我雖然明白，憑着我們的僅僅是萍水相逢的一些關係，我是不應該這樣冒昧的。可是，姚先生，這機會太難得了，我早就說過，一切全像是上

帝的恩賜，把你送到了我的面前；你能說那是偶然的麼？譬如說那個計劃吧，也就不是隨便想得出來的了。姚先生，你幫助我成全我吧！」

「我當然願意盡可能的幫助你，」他回答着說，「不過，我自己明白，我向來不喜歡草率地「輕於然諾」，因為在我答應任何一件事情以後我就一定用全力去做，赴湯蹈火都不辭，危難犧牲都不計；但在答應以前，我却必需有一個周詳的考慮。現在，白小姐，請你原諒，請你給我一夜的時間，讓我自己把這一件事從頭到尾澈底考慮一下，到明天這個時候我再答覆你。況且，事實上，在你自己這一方面，至少你也該回去先跟你的嫂子商量定當，我想她也不一定能夠立即承諾的吧？」

白芸仙當然再也不能多說什麼了。無論如何，她是快樂和滿意的——她已經斷定那個計劃十成中至少已經有了七成的成功把握。姚景青雖說還要澈底考慮，但那個計劃既然十分完密，且又無所損害，那麼在他考慮之下當然也不致

有什麼不放心了——她向他又說了不少的感謝的話，由衷的喜悅使她臉上染滿了最動人的容色。

「我們談得簡直忘記了時候，」他看了一下手錶，笑着說，「兩點多鐘了，連飯也沒有吃過；我想你的肚子一定也餓了，現在，我們該去吃些東西。」

「我倒一些也不餓，」她也笑着說，「也許因為我難得像今天這樣快樂，所以說話也能夠餵飽肚子了。」

終於決定去叫幾樣菜送進房間裏來吃。他們兩個人的確都覺得這裏的空氣比較任何地方都更好，何況這裏還有不受打擾的談不完的話。

姚景青忽然又提出了一個問題來：「白小姐，你這個計劃委實想得奇妙，究竟是怎樣想起來的呢？」

「昨天，」她回答，「當我離開了你回家以後，對着掛在我房間裏的哥哥

的照片，我彷彿忘記了他是哥哥而祇覺得他是你了，」她有些羞澀地笑着，「那就像我看見你時忘記了你是你而祇覺得你是我的哥哥一樣，姚先生……」

「別儘叫我姚先生！」他說，「叫慣了也容易露出馬腳來的！當你哥哥在家的時候，你如何稱呼他的？」

「我叫他「哥哥」。」

「那麼，從現在以後，你記住！叫我「哥哥」！」

白芸仙沒有立即聽他的話，叫他「哥哥」；但也沒有說不應該叫他「哥哥」。

四點鐘，白芸仙告辭回家去。姚景青送她，直送到上山去的山路口，才互相說了「明天會」，各自分頭走上歸途。

但是，當走了幾步路時，忽然有一隻手向他的背上拍了

看，原來是白芸仙追回來了。

「我還有一句話對你說，姚……」她是想說「姚先生」的，但說「姚」字之後立即把「先生」兩字縮在喉嚨頭了。

「什麼話？」

「我希望你今天夜裏考慮那一個計劃的時候不要再想到它的危險性，」她鄭重地說，「我願意向你保證：我將擔負着一切的責任。即使有什麼意外的事，我也不會使你受到任何的損害。」

「小姐，你放心！」他回答着說，「我想，我一定要幫助你的。不過，現在你既然說到了保證，我倒願意問一問：你好給我什麼保證？」

她先是沒有回答，祇斌媚地笑着；最後才說：「我不必說……你自己也會明白的……」

她說完這句話，就嬌羞地急急回過身子走向山路去了。

姚景青獨自走向旅館，想想白芸仙的話，好幾次不自禁地笑了起來。同時，他的心頭還漾起了一抹甜味，使他想起戲劇家王爾德所說過的「熱戀的釀味」。

是夜，他在很高的枕頭上把白天裏的談話迴環地想着，自己討論着爭辯着又解釋着——他自己的事，不論昨夜，今晨，未來，一切都丟了開來，他的思想是整個地屬於白芸仙這位小姐和她所設計的那個計劃的——三翻四覆地斟酌過，他終於認為那一件事的確毫無危險性，也的確對任何人都有益無害，除了那個守舊的嫂子的部份恐怕不免難以應付（那是說她恐怕難於說服的）以外，其他的方面的確不會發生什麼問題。況且，他對於那位小姐，自從經過這兩回長談以後，無可諱言地已經深深地走上了戀愛的道路。而她臨別時所說的「保證」，也實在是一種很明確的暗示。這樣，他最後想：既然決定了幫助她，那麼，就這樣幫助她吧。事實上，那雖然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却也不能不說是一

件很有趣味的事。而且……

而且……

他終於又想起了自己的毫無着落的前途來了。身邊還有如此少的一些錢，在旅館裏根本住不上幾天，即使別處也還有法可想，總是遠水救不得近火。那麼，那一件事，至少在目前也可以說是對於自己的一個很湊巧的安排；雖說是「鵲巢鳩佔」，到底不能說自己有什麼惡意，而是出於一個聰明和孝順的女孩子的誠懇迫切的要求的。無論如何，在這個時候去做那樣一件事，即使說不上「必要」，也總算是「值得」的了。

他自己做着許諾的決定之前，還嘗試地做過一次最後的反攻。直到他再也想不出有什麼理由可以推翻自己的決定的時候才心安理得地走進了他的沉酣的睡眠。

十·慷慨的然諾

姚景青睜開眼睛來時，看見滿房間的好太陽，也看見滿桌子的原來不屬於他的東西。

但在那些東西中他也認識一種。那是一塊繡花包袱。於是，他知道那位小姐已經很早就來過了。

房間裏沒有她的影子。他立即披衣下床，正想找茶房來問時，她已經先聽到了她的聲音，就從闔着的長窗外的陽台上走了進來。

「小姐，你來得這樣早？」

「你知道現在幾點鐘了？睡得真好啊！」她微笑地說。

他看錶，才知道昨夜這一睡直睡過了十四個鐘頭；現在已經是中午十二點一刻了。

「怎樣？」她來不及地問，「考慮的結果怎樣？」

「你猜……」

「我猜你從來沒有過不答應我的意思，」她得意地說，「前天沒有，昨天沒有，今天更沒有！」

「然而，不，」他依然笑着說，「我已經決定我不能接受了。」

「祇怪你臉上所說的偏不是這句話，」她一些也沒有懷疑的神氣。

姚景青終於放棄了這樣的玩笑。但他可以自然地覺得這位小姐對他自己已經完全沒有了任何的矜持和禁忌——祇有成熟的友誼或愛才會使相對的兩個人忘記了矜持和禁忌，也才會使一個女孩子說起話來說得更多，更放縱，更聰明伶俐的。

「小姐，我說老實話：」他誠懇地說，「那樣的一件事，對於我真是一個無底的冒險。現在我們所能夠想到的祇是一個開頭，誠然不會有什麼問題；可是，任何一件事情總得有個結果；而這一件事，你試爲我想，即使我做了，而且做得稱心如意絕無挫折，結果是什麼呢？難道你就叫我永遠這樣做下去，從此以後我就作爲了一個別人而存在，一言一語一舉一動都失去了我自己的自由，我的整個的生活就是演一個別人的戲，而這個戲還是想不出一個結果來甚至不能夠有結果的……小姐，難道你以爲這就是我的可以滿足的未來的生活之道麼？」

「然而不，」她說，「我敢於肯定地說，這一件事是能夠有個圓滿的結果的。如果你相信我，我願意給你任何的保證……總而言之，我決不辜負你所給予的恩惠，決不使你爲我而受到損害，更決不使你長久地犧牲你自己的自由。現在，我不妨先問你：你剛才說到「結果」，你自己願意有一個怎樣的結

果？」

「無疑地，那是一場戲；因此，我祇希望我能夠像任何一個演員那樣，高興地上了台，認真地演着他的戲，然後，在一定的時間裏被喝采聲送下台來，他就不再是他所演過的戲台上的角色而就可以恢復他自己的本來面目了。」

「我相信你也可以在現在的這一場戲裏得到相同的結果。」

「我雖然可以相信你的好意，可是我實在想不出你究竟有什麼把握。」

「我敢於肯定地說，我是有把握的。而且，假使……」

他等着她繼續說下去，可是她低下了頭偏又不肯說了。

「假使什麼？」他忍不住追問着。

她看見他笑了一笑，像是不好意思說出來那樣。

他故意逼迫着說：「小姐，我想，你既然要求我合作，你就不應該再對我留什麼秘密……」

「天知道，」她真的有些着急了，來不及地辯白說，「我恨不能掏出我的心來給你看……」

「你的心裏祇有一個「假使」還沒給我看到。」他笑着說。

「那也不是祕密，」她說，「不過，你最好不要我立即說明它；在一定的時候一定的機會下你自然會得明白。」

「爲什麼不能立即說明呢？」

她又用了笑來回答。

他不得已地繼續說：「那麼，這且不說；你先告訴我什麼是你的把握吧。」

「是的，」她欣然地回答，「在我昨天回家以後，已經把全部的計劃做了確定的打算。便是那個最困難的問題，我的蘭嫂子的同意和合作，也已經出乎意料之外的圓滿地獲得了解決。此外，從如何開始到如何結束，也是逐步地考慮過的了。我所說的把握，可以說完全是最周密最安全的設計下產生的。如果

不是我過份樂觀的話，我相信一個月之內就可以得到一個結果。」

白芸仙的回答倒真的使姚景青覺得奇怪起來。他的心裏雖然承認了這位小姐的聰明和勇敢，也願意承認她所說的話決不是全無憑藉的空話；然而，他實在不相信這件事情真的能夠如此簡單容易，尤其不相信這件事情居然還能夠有一個預定的結束的時日。

不等他發問，她也立即覺得一切都還需要說明了。「你的懷疑是當然的，」她說，「可是，你不妨聽我逐步地講出來，看這裏是不是還有什麼做不通的地方，或者我所想不到的地方？」

姚景青可以從白芸仙的平順的語氣裏想像着她的思慮的圓熟。對於那一件事，他自己也曾經用心地研究過——一直到現在還在研究，可是他不能不承認自己已經失敗了。

「我最奇怪的是你怎樣能夠取得你嫂子的同意，」他直截地提出了他所面

對的第一個難題。

「她願意幫助我！」白芸仙說得真是簡單，「我早知道她一定會得幫助我的！」

「但是，我不能不奇怪，你所告訴我的你的嫂子的性格完全不像是一個能夠接受你的那樣一個計劃的女人。她即使願意幫助你，難道他不曾看到她自己所將遭遇的許多困難麼？老實說，那些困難，即使是一個極開明的女性也未必願意擔負呢，我實在不相信像你嫂子那樣一個舊式女人竟會勇敢得這樣。」

「也許她沒有發覺這裏有什麼困難，也許她覺得這是一件無可拒絕的大善事。我昨天已經告訴過你說她的性情是好得無可再好的了，所以當我把那個計劃告訴了她以後她就完全表示了同意，因為她也相信這實在是惟一的拯救我們的家庭的辦法……」

「難道她一些也沒有懷疑？」他插嘴問着，「一些也沒有想到在那個計劃

裏她所要做的事比較任何人都不容易麼？」

「有什麼可懷疑的呢？」她反問着。

姚景青笑了一下——他無法肯定着白芸仙和她的嫂子究竟是否曾經想到一些實際上的小問題。她們是可能忽略了那些小問題的實際上的麻煩的。

「讓我說得更明白些吧，」他解釋着說，「譬如，她明知我不是她的丈夫，然而她必需對待我一如對待她的丈夫；我們如果不能不使這一場戲做得毫無破綻，第一就不能不要求她完全忘記了我是一個局外人而把她所演的妻子的部份演得毫無虛偽；那麼，不說別的，單說她必需容許一個陌生的男人作為她自己的丈夫而跟她睡在一個房間裏的一張臥榻上，我實在想不出，像她那樣一個舊式女人，又怎樣能夠接受得下來？」

白芸仙顯然並沒有被這個問題所困擾。姚景青現在可以確定着這個問題是不但未被忽略而且一定還商量得一個滿意的結果的了。

「你固然想得周到，」白芸仙說，「可是我們又那裏會得忽略？事實上，當我把那個計劃告訴蘭嫂子以前，我早就知道困難是在什麼地方了，所以，我是預先準備了我的對策，也就是說須先解除了她的困難的。……」

「佩服佩服，」他插嘴說，「你實在想得周到。但是，我敢說直到現在我還是想不出你怎樣能夠解除這一個困難。」

「我得自己承認這是一個偶然的觸機——有時，一些困難的解決真得靠着自己的僥倖——因為我想到這裏是三個人的合作，一個人發生了不能解決的困難時當然祇能從另外兩個人的身上去着想。我的辦法就是那樣想了出來的。第一，我給她保證着她所需要做的事祇是絕不在任何人面前拆穿這個祕密也絕不拒絕你在必要時所需求於她的合作；第二，我給她保證這一件事的責任完全由我負責，事實上也決不使她發生困難。這樣，在她還有些猶豫不決的時候，我又把詳細的設計告訴了她：第一，因為大家都知道哥哥對她本來是沒有好感

的，所以她即使在別人面前也儘可以不表示任何的熱情，便顯出了一個陌生人的樣子也不會被別人所懷疑；第二，因為大家都知道哥哥本來是爲了不滿意這妻子而出去的，所以這次回來也儘可以仍舊對她表示出無比的冷漠，甚至於不願意進她的房間裏去睡，所以她也無需一般的夫婦間的這個習慣覺得有什麼不便或不妥；第三，……」白芸仙說到這裏便突然地停止了，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又似乎有些不願意直說。

姚景青正聽得出神，心裏尤其佩服這位小姐的靈心妙思。現在看她突然沉默了下來，不禁大爲驚奇。但起初還不想追問，祇是直望着她，用自己的眼睛向她表示了自己的急欲知道的心情。他可以看到她的低低地重了下去又微微地抬了起來的脈脈含情的眸子，她的一半故意地抑藏一半又自然地暴露的嬌羞的臉色，以及她的像在自己考慮又像在對他考察的一種神情。

「第三，」他就用這兩個字來催促了一下。

白芸仙有的是勇氣，她終於堅決得不顧一切似地把她自己心上的一些障礙物完全撤除了。臉上雖然還是有些羞怯，眼睛雖然還是故意望着別處，嘴裏却一口氣地把那個謎似的答案說了個痛快：

「你不要笑！我就老實說：」她的聲音快而低，像是不願意讓他聽得太清楚那樣，「因為我不得不向嫂子保證着，那個作爲哥哥而回家來的陌生的男人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所以我不得不向她說這個人是我的一個最親愛的朋友，我甚至於故意說我們已經有了婚約。」

她如釋重負似地說完了，臉上有掩不住的紅暈，肌肉有些顫動，頭垂得更低。

「我感謝你！」姚景青鄭重地回答着，心頭不禁跳動得加倍地快，臉上發出一陣熱，「我現在完全明白了，你的整個的計劃的確是可以很快得到結果也的確是完全密得毫無破綻而且毫無遺憾的。」

他伸出手去握住了她的手，兩個人都覺得對方的身體裏的血就在手所接觸的部份交換地流過了自己的身體裏來。

「你不以為我太冒昧麼？」她低低地說，「我承認，不知爲什麼，我第一天遇見你時我就覺得這是上帝所賜給我的恩惠。」

「在我，是你所賜給我的恩惠，」他誠摯地回答。

暫時，這裏失去了談話的聲音。也許祇有上帝聽得到這裏有了被兩顆膠合的心和兩片膠合的吻所合奏的一闌熱烈的音樂。

想起了應該吃飯的時候是下午兩點半鐘。兩個人從清晨到現在還沒有吃過任何東西，可是大家都不覺得太餓。

「景青，」她第一次叫了他的名字，「我將永遠不忘記你的恩惠；現在，我一家，我自己的永恆的幸福都在你的肩上了。」

「以後再也不要說「恩惠」之類的字眼！現在，我不再是一個拔刀相助的陌生的俠客，而是你的未婚夫了；我不再是爲了願意而給你幫助，而是爲了必需幫助你而盡我的責任了。」

她的回答是一簇無聲的甜笑。

「現在，」他繼續說，「讓我們按部就班地再把你的那個計劃來檢討一下吧。」

「我決定由我自己去向爸爸報告，說哥哥的自殺的消息已經證明了全非事實，因爲我已經發現了他。他回來了，住在縣城裏的一家旅館裏；當然是自己悔悟了而回來的。不過，因爲他恐怕不能夠得到爸爸的恕宥，所以他還不敢回家來。這樣，爸爸當然是喜出望外的，他一定會叫我立刻去把哥哥找回家來。於是，你就可以跟着我回家去了。當你看見了爸爸之後，你將在他面前承認你的過去的錯誤，表示後悔，而且儘可能地使他覺得你已經變得柔順和服從。但

在同時，你得仍舊保持你對於蘭嫂子的冷漠的態度，雖然在爸爸面前你也應該讓他彷彿覺得你們夫婦間的感情很有變好的可能而讓他更加快樂一些。照我的估計，在我們所有意構成的快樂的氛圍裏，爸爸的「心病」是一定可以在一個短時期內由於這種「心藥」的療治而恢復了健康的。於是，我們將儘可能地繼續使他對於我和你發生更多的好感，使他完全忘記過去的那些不幸之事。然後，我將覓取一個最好的機會，把我們這個計劃澈底地向他說明，並且還告訴他以你在我們這個家庭裏的實際的身份——這時候，我相信他將不再因為失去了他的兒子而傷心了，因為在這一時期以內他已經對你有了最大的好感而一定會覺得他得到一個像你這樣柔順的女婿事實上是勝過了一個像哥哥那樣的不孝的兒子的。於是，我們的計劃就可以說是大功告成了。爸爸將因此而恢復了健康，我的家庭將因此而得到了拯救，而我和你，就可以在成功的慶幸裏從假兄妹變為真夫婦……你說，這樣的設計難道還有什麼危險性麼？」

姚景青前後地想了一下，也覺得這樣一個計劃委實說得上巧妙聰明，無懈可擊。「惟一的恐怕難於做得自然的事祇是對於你的蘭嫂子的部份，」他說，「除此以外，我總不能不自己擔憂，在一個真的爸爸面前做一個假的兒子到底是難免露出破綻來的，尤其是在你爸爸恢復了健康之後。」

「那兩個問題我以爲都不成問題，」她毫不介意地回答說，「蘭嫂子的部份，本來祇要她消極地站在一邊，讓我們的計劃自然地進展也自然地結束。她跟哥哥本來沒有什麼好感，也沒有什麼熱情；況且事實上你又必需跟她永遠保持着一個距離，尤其要讓爸爸確實知道你還是遠離着她，連她的房間裏也不願踏進去，才能夠使爸爸到後來知道了這個計劃的時候對於你跟蘭嫂子的關係不致發生任何的懷疑——這一點是很重要的。至於你自己能否十足做像哥哥，那是更簡單了。第一，有我在你身邊，我自然會得隨時指點你和幫助你；第二，我已經準備好許多特別的材料，可以使你裝得更像哥哥；況且，你們又是真的

像一對雙胞胎那樣面目酷似，連說話的口音也毫無不同，在爸爸又怎麼想得到你是另外的一個人？所以，我敢於說，這個計劃真是千確萬妥的；你放心，決不會出亂子！即使退一步想，真的露出了什麼破綻，而一時又無法掩飾了，我也會立即站出來把這件事的前因後果說個明白，難道爸爸還不感激你而更加對你另眼相看麼？你試想，又有什麼危險呢？」

她這一席話更說得景青滿心折服，終於覺得這個計劃的確絕對沒有任何弱點，成功固然是一個喜劇，即使萬一失敗了也仍舊不失為一個喜劇。

「小姐，」他欣然地說，「我承認你真是一個足智多謀的天才。我自己慚愧我就不能想得如此周到。」

白芸仙的臉上也堆起了滿足的微笑，「但是，不要稱贊我！我必需說，這是上帝的恩賜。你想，我的整個的計劃其實不祇是依賴着你的面貌酷肖我的哥哥這一點麼？」

她順手拿起面前的桌子上她所帶來的那個包袱，解開了——裏面有許多另星的東西，一望而知都是屬於她的哥哥的——在一個小小的紙包裹翻出一張照片來，直送到景青的眼前。

「你看，」她說，「我的哥哥多麼像你！即使這張照片還是十二年以前攝取的，可是，現在，如果說照片裏的人就是你，誰能不相信？」

照片裏是一個雄糾糾的少年人，姚景青也不禁驚奇得叫了起來。他回頭望了一下鏡子又看了一下手中的照片，幾乎自己也不相信，世界上竟有如此相像的兩個人；孿生兄弟也不過這樣了。是的，照片裏的人看來比自己年青得多，面部也許還稍爲豐腴一些；然而，照情理講，一個離家十年浪跡他鄉的游子在歸來的時候不是正應該變得老一些消瘦一些的麼？那麼，如果說這兩個人到底有些不同的話，事實上倒是更入情入理的像得更真了。

白芸仙繼續把包袱裏的東西一件一件地拿給姚景青看着。有了這許多東西

的配備，他可以在他所扮演的第一場戲劇裏向着一個特定的觀眾提供出更真實的印象了。她真是心細如髮，還特地帶來了一隻小箱子——她說這隻箱子跟她哥哥出門去時所帶走的一隻恰是相同的一對；這樣，可以使她的爸爸視物思人，從十年前的失望對照着眼前的滿意，心頭將更安慰。

姚景青自己想想不免有些好笑。一個人的遭遇竟會這樣地不可捉摸亦不可思議。彷彿有人說過「人生是有一定的軌跡的」，然而，這三天裏的事情，非幻非真，或得或失，又有什麼軌跡能夠尋求？而且，轉眼之間，自己就將在另外一個人的生活裏去過着自己的生活了；像走進一個夢，然而一切都是真的；說一切都是真的，然而自己又明明要假裝成另一個人了。這一切事，究竟是什麼？又究竟爲了什麼？從某一點看，可以說是最大的幸運，也是很有意義的工

作，但從另外一點看，又何嘗不是最可憐的遊戲，最莫明其妙的行爲？再說，自己原是回家省親來的，然而，家破了，親愛的老母死了；而同時，偏又會得

在無意中這樣地遇見一個一見傾心的人，又這樣地合在一處，此後還要走進另一個家去，做着另外一些人的兒子，丈夫和哥哥，而最後的環境又將整個地變換，自己就又可以有了自己的家——那些詭奇的境界，即使作爲一個怪夢也還難以令人置信，然而現在，一切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啊！

「你儘想些什麼？」芸仙突然發問。

「我疑心着我在做夢……」

「我是歡喜夢的。」

「但是，如果是夢，那麼，夢醒的時候太惆悵了。」

「但是，這一個夢，在醒回來時更好。可不是？」

十一·入夢

白芸仙認爲什麼都準備好了，祇等着她所想像的最適當的機會，也就是她爸爸的病態顯得最平靜的時候。

白其瑞的神經病是間歇性的，一個月裏總有一個時期會發作得像是一個無理可喻的瘋人，一天到晚祇在他自己的房間裏發些牢騷或說些毫無意義的話；但是，此後大概是十天模樣，高潮一過，就會自己平定下來，而且逐漸變得更好，除了精神萎靡身體孱弱以外簡直跟正常的人很少異樣。現在這幾天他却是在最厲害的病態裏，白芸仙甚至於覺得他這一次病得更可怕。

姚景青也是什麼都準備好了。但這幾天裏不免更感到緊張。白芸仙還是天

天到旅館裏來，除了把她家庭裏的情形像講解歷史那樣讓景青知道得更更清楚以外，同時也自然地加強了她自己對於景青的理解和熱愛。景青起初有些奇怪：一個十九歲的女孩子怎會懂得這麼多，而在對人對事的態度上且又一切都很有熟練得像個極有經驗的老手？但後來才明白，那是因為她早年喪母以後多經憂患，家庭內外大小事務早就由她掌握應付，所以才幹越磨鍊越強，知識越積越豐富，雖然沒有見過大場面，却也聰明過人個儻出衆了。

有一件事使景青不免有些驚奇，那便是芸仙有好幾次特別對他談起她自己的蘭嫂子——景青顯然地覺得她不是偶然談起而是像有意地提出問題來談着一樣的——從她的談話裏，他陸續發現自己所已知的關於她的那一個嫂子的個性和生活狀態不僅很不完全而且很不正確；現在，他已經知道那個可憐的女性從另一角度看來其實也正是一個極智慧而且極勇敢的人，他已經知道她的善良和純樸有着一般新女性所缺乏的光彩；他也已經知道她的美麗不僅常爲芸仙所贊

頤而且有時簡直還不免有些妬忌——雖然他也知道「妬忌」這兩個字用得不甚恰當，但他又覺得如果要另外去找兩個字來代替却將更不恰當。

因爲，有一次，芸仙的談話裏曾經毫無準備地吐出過這樣的句子：「我倒真的有些耽愛你跟她接近以後你也會得歡喜他呢。」雖然說過以後就聲明着是個笑話的——當時，景青給她這樣一說倒真的覺得無可置答了。但芸仙馬上自己解釋着說，「我所說的當然是一個笑話！」——但景青依然覺得她說出口來的時候可又相當地鄭重。

無論如何，景青也知道在他所扮演的戲裏，假丈夫是最困難的部份。但他所想到的困難當然祇是指着他的戲來說，至少他從來沒有想到過有如芸仙所想到過的那樣的情勢。他覺得芸仙的敏感簡直有些可笑——不過也承認這也是任何一個少女所容易發生的敏感——所以，一邊說過一邊聽過也就真的當做一個笑話那樣，大家相視一笑，就此再也不提。

在白家，最重要的一天終於到來。

芸仙緊張有如熱鍋上的螞蟻；早晨，先捉了個空又到景青的旅館裏去做了最後一次的商談。她固然還不能夠確知一場戲究竟將在怎樣的空氣裏正式開幕，可是她相信她爸爸在得到了她的報告以後一定會急不及待地要她立刻把她的哥哥叫回來；那麼，至遲在今天晚上——也以今天晚上為最好——她的那個計劃便將在她爸爸面前開始執行了。好在景青也已經準備得頭頭是道；明知事不可免，他覺得延宕着反而心神不寧，倒不如早些出場，不管成敗利鈍，也總有個爽快的答案。

於是，她跟他約好了時間——今天晚上六點鐘，將由她自己來迎接他一同回家。

「全記得麼？」她臨走時鄭重地問着，「我們前兩天所準備的一切？」

「你說你爸爸會不會問起我那一封暗示自殺的信的用意？」

「我當然不能預料爸爸將對你說些什麼話；但是，依我想來，反正你不致有不能回答的問題，即使真的回答不出，有我在旁邊自然會得隨機應變。至於那一封信，你儘可以依照前天我們所商量定的兩項原則來做答覆。總之，你多認錯，多表示悔悟，你就準不會失敗。」

這邊的事教芸仙放下了心，就又急急趕回家裏——事實上，祇有她一個人知道，她所放不下心的到底還有一件事。這一件事，她明白，實在是極大的危險性的，也實在是自己的計劃裏的惟一的弱點。可是，爲了她自己的目的，她不能不這樣說，不能不這樣做——現在，她祇能希望上帝幫助着她：第一，她所傾愛和信賴的人不會孤負她也不會誤會她；第二，她的爸爸將迅速地恢復健康，她的最後目的將迅速地達成而她的計劃裏的弱點亦將迅速地獲得彌補。

無論如何，她有些懊悔着自己的撒了那麼一個大謊：她所告訴姚景青的關

於她的蘭嫂子的同意和合作完全沒有這回事。她當然知道那樣一個計劃決不能獲得蘭嫂子的同意和合作的；然而如果不能，那麼景青就決不會那樣輕易地答應着她，而且她又實在想不出另外的方法可以像現在那樣使他能夠從一個假定的保證而解除了任何的疑懼也知道了她自己的深心。

但她終於知道現在的懊悔是無用的；好在她還可以相信得過那個大謊將不可能拆穿也不可能妨礙整個的計劃。反正景青已經明白了他對於她的嫂子是祇能冷淡而不能接近的，她也已經再三地向他提示過了；那麼，不論嫂子是茫然無知者或同意合作者，也不論嫂子把景青真的當做自己的丈夫或明知他祇是一個計劃裏的假丈夫，這兩個人的關係總是固定在一个遠距離的兩端的。總之，祇要自己小心一點，想來也還是不會發生意外的結果的，可不是？

她迴環地思索着，直到自己的單純的樂觀把一切的煩慮溶解了以後，才走進了她的嫂子的房間裏去。

伊蘭的房間裏香烟繚繞，臨窗的桌子上供奉着的觀世音佛像雖然從來沒有賜給她的信徒以愉快和幸福，却也替這一間寂寞的深閨安排了一些活動和一些特殊的快樂。現在，伊蘭正在念經——她的十年來的孤獨的日子至少有一半是從她手裏的一串念珠上一粒一粒地數過去的。念珠越數越亮了，念珠的主人的日子却越數越黯澹了。然而，不管她是愚拙還是聰明，至少她自己到也心安理得地支持了她的生活。即使從別人看來，她也像是沒有受欺侮損害或毀傷的人；也許有人不免覺得她在某些部份已經失去了什麼——可是又實在說不出她所失去的究竟是什麼——她自己却從來沒有考慮過。在她的心上彷彿永遠有着自己的完美。即使有時偶然挑起一些懊惱，也不過像一塊紅寶石蒙上幾點輕塵。她這個人的心情真是一本奧妙的天書，別人給她什麼解釋她就是什麼解釋，說什麼解釋都可以解釋她也好，說什麼解釋都解釋不得她也沒錯；至於她自己怎樣解釋，也祇有她自己知道，或者還有她所供奉的菩薩和迴環雜誦的

經文知道。就是這樣，她對於別人尤其少有關心了；如果有人可憐她時，她笑笑，如果有人討厭她或歡喜她時，她也笑笑，即使在別人要痛哭的時候如果她要笑她也還是會笑的。但她的笑又實在不是表示快樂。因為她說過，祇有在念經時她才快樂——現在，正是她一天裏最快樂的時候。

芸仙一走進門來鑒貌辨色地對伊蘭看了一眼就放心地大聲叫着說：

「蘭嫂子，我昨天要求你做菜心大肉圓請客，今天做了沒有？」

伊蘭一邊微笑點頭，一邊念完了她嘴邊的一句心經，然後回答着說：「妹妹，你要吃，我那有不做的道理？」

「可是，現在，有另外一個人來吃了。」

「那一位客人來了？」

「不是客人，倒是主人！」

「你是說公公今天又好轉了？可是你忘記了他老人家向來不吃刀斬肉……」

「我不是說爸爸；我是說另外一個人。」

「另外一個人？主人？」伊蘭覺得這個謎語十分突兀——即使這裏祇能有一個答案，一個人，她當然也不會想到。

芸仙給了一個最明白的暗示說：「蘭嫂子，你想，在我們家裏，除了爸爸，你，我之外，還有誰能夠算做主人？」

這樣一說，伊蘭當然是可以猜得出來的了；但是，她心裏能夠給自己說，（她說：難道是那個冤家？難道他沒有死在外邊？）嘴裏却還是說不出來；一方面，她還不相信自己心裏所說的，又一方面，她也實在不願意說。這樣，她就呆住在芸仙面前了。她實在不明白芸仙究竟在跟自己開什麼玩笑。

芸仙也不想繼續讓這空氣延宕下去，索性明明白白地說了出來：「蘭嫂子，我不開玩笑，我說的是哥哥，的確是哥哥回家來了。」

伊蘭臉上絕無一個妻子聽到她的已死的丈夫忽又生還的表情，絕無一個妻

子聽到她的久別的丈夫突然歸來的表情；她沒有驚奇，沒有歡喜，也沒有任何明顯的反應；像一塊石頭，不受風的影響。

芸仙未嘗不了解蘭嫂子此時的情緒，又明知這一回的事對於蘭嫂子最後必將增加痛苦，所以也不敢過份去挑逗她的幻想；正在躊躇着自己應該怎樣說下去時，却突然地看見蘭嫂子的眼眶裏已經飽含了眼淚——她似乎還想把眼淚藏匿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但終於不由自主地流了出來而且流得更多。

「蘭嫂子，」芸仙無可奈何地安慰她說：「別傷心吧。我相信哥哥是後悔了才回來的。我希望我們家裏從此以後再也沒有惡運；爸爸的病會得痊癒，哥哥會得明白他自己的錯誤。」

「妹妹，其實我沒有什麼傷心——十年來我就從來沒有哭過；我不知道今天爲什麼……」伊蘭終於說不下去了，眼淚繼續流着，喉際還忍不住地發出了幽暗的嗚咽聲。

「我的好嫂子，」芸仙抱歉似地說，「我知道我們白家是怎樣的對不住你，孤負了你，害了你；我真的不知道我們怎樣才能夠給你報答。」她的眼睛簡直不敢再向她的蘭嫂子看，祇望着桌子上的香烟繚繞裏的那座觀世音磁像，「但願菩薩保佑，上帝垂憐，讓我們永遠給你祝福，祝福你……」

「妹妹，不用想到我！」伊蘭迅速地但是莊嚴地說，「我自己知道我的命運。但願公公百病消除，妹妹百事如意，至於我自己……讓我在還盡了我的前世的債以後修得一個無災無晦的來世吧。」

在這個時候，芸仙才開始看到蘭嫂子心對於她的丈夫的無視與絕望。一邊不免為她難過，但又一邊却也為自己的事覺得更可放心；雖然還想找尋出幾句適當的話來給蘭嫂子一些安慰，但終於默然無語。

「芸仙！芸仙！」房間外面突然傳來了一陣顛盪的呼喚。

「蘭嫂子，」芸仙低聲說，「爸爸在叫我了。他還不知道哥哥回來的消息

呢。我也得去告訴他，我希望他……希望你們原諒着哥哥，無論如何，哥哥回來了總是一個好消息。」

於是，她急急地趕向她爸爸的房間裏去。今天，這個老年人果然又像換了一個人那樣彷彿已經把前幾天裏的病態完全拋掉。身體雖然消瘦得祇賸皮包骨頭，憔悴的臉上長滿了又長又亂的夾白鬍子，但兩顆眼睛却又骨溜溜地發出了舊時的威力，說話也恢復了應有的秩序，尤其是動作和態度，昨天還常常是莫明其妙的，今天却又顯得比較地正常了；不過他仍頹然地躺在牀上，一種深入骨髓的疾病下的疲乏搖曳在他的痲痺的手上還是教人看了驚心。

「你們怎麼老是丟我一個人在這個房間裏，要我叫了才來？」他一看見芸仙就埋怨着——像是很生氣地在呵責，但聲音還是很少重量。

「爸爸，」芸仙直跑到爸爸的牀前，和顏悅色地回答，「別生氣！我報告您一件天大的喜事。」

這老年人彷彿是從來不懂得什麼叫做「喜事」的，臉上也沒有任何驚奇的反應，祇淡淡地看了他女兒一眼，連問一聲也覺得是多餘的了。

芸仙繼續着興奮地說：「哥哥沒有死……」

這句話就像一聲驚雷，彷彿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把這個老年人的滿臉的疲乏和周身的疾病完全趕走。也來不及等芸仙說完她的話，就插口問着說：

「什麼？誰說的？」他勃然地從床上直站起來。

「不但沒有死，」芸仙說，「而且已經回來了！」

「在那裏？」這老年人又急不及待地說，而且簡直以為他的兒子已經在家裏了，「你叫他走進來！」

芸仙十分注意着他爸爸的表情——她急於知道爸爸對於這一件事的反應除了激動以外還有什麼。可是這個時候至少還看不到他老人家的喜悅，雖然也絲毫沒有惱怒。

「爸爸，」她央求地說，「哥哥還耽擱在城裏，他要我代他先來請求您寬恕；他說您寬恕了他他才敢回家。」

「哈哈……」白老爸爸得意地縱聲笑了起來，「那麼，他已經自己知道他過去的錯誤了，是不是？」

「是的，他說他已經後悔了。」

「哈哈！芸仙，現在你可以相信我了！」白老爸爸的表情立即從興奮轉變為嚴肅，「沒有一個孩子能夠不服從老年人的教訓而不自討苦吃的！沒有一個孩子能夠像他自己所設想的那樣離開了家庭也不難生活的！」他又得意地笑了，「哈哈！你哥哥出去的時候我就料到，除非死在外邊，他總有一天會得自己乖乖地回來。哈哈！你看現在！」

芸仙一聲也不響。她懂得她爸爸的個性，她懂得這個時候必需充份地讓老人家滿足着他自己的勝利。她已經覺得可以安慰了，至少，爸爸沒有說一個

「不」字。

「芸仙，你去對他說，」白爸爸呷了一杯茶繼續着說，「既然已經想到了回來，回來就是！本來沒有人不要他回來，是他自己趕出去的。我相信他這幾年裏在外邊一定吃夠了苦頭，也好，他總受過一些教訓了，祇要他能夠痛改前非，從此以後不再目無尊長，好好地重新做人，我是可以原諒他的。」

芸仙說：「我相信哥哥的確是後悔了才回來的，單看他昨天怎樣地要我幫着他來向您老人家說情，就可以知道他已經明白了事理；現在您原諒了他，他自然更加感激您了。現在，讓我就進城去把他接回來吧。爸爸，我還希望在他回來以後一切舊話都不提了，我們一家人從此快快乐樂地過着平安的生活。」

芸仙剛要走出門的時候，却又聽到她的爸爸叫了起來：「芸仙，你也得把這個消息去告訴你蘭嫂子……」

「我已經先告訴她了，」芸仙一邊回答一邊就掀起了門帘飛也似地走出

去。一不小心，就跟站在門外的一個人互相撞了一個滿懷。那是伊蘭。芸仙立即想到，她顯然是站在房門外有意地竊聽着——但與其說她是在竊聽着兩個人的談話，不如說她是在竊聽着一個人的更多的消息——當時，芸仙來不及地道歉着，伊蘭却故意撇開了她的話頭似乎急切地低聲問着說：

「公公今天怎樣？他說些什麼？」

「他叫我馬上去把哥哥接回來，」芸仙回答着，雖然她心裏明白她嫂子的問話是「明知故問」的。

兩個人都沒有繼續說下去的需要，於是伊蘭先走進了她公公的房間裏去，芸仙正想舉步時，忽然也發生了竊聽的興趣——她覺得這裏至少可以有一些參考資料，對於自己的計劃也許有些用處。

她就站住在門外了——她知道房間裏的人不會發見她就像剛才她自己在房間裏沒有發見她嫂子在竊聽着一樣——祇隔着一重門帘，房間裏的談話是聽得

清清楚楚的：

「少奶奶，」先聽到她爸爸的聲音，「剛才蓋仙說永強回來了，她也告訴了你麼？」

「是的，公公！」她嫂子回答着，「他……」祇說了一個他字就沒有聲音了。

「少奶奶，你放心。永強這次回來，一定是能夠痛改前非，變得好一些。老實說，在過去，他簡直是自作孽，不明事理，不識好壞。現在回來以後，我一定要叫他首先向你認一個錯陪一個禮，我一定要使你們兩口子和睦地過着快樂的日子。我老了，芸仙遲早是別人家的人，這個家庭的未來的責任都在你們身上。少奶奶，一切都看着我這個老年人的面子，再不要想起他過去的錯誤吧，原諒他，給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但是，公公，您知道，他是不會明白我的……」

「少奶奶，你安心吧。他如果不明白我會教他明白；他如果再不聽我的話，老實說，我決不放過他了！」

芸仙聽到這裏，心裏不禁跳了幾下。這時候，房間裏的談話似乎已經告一段落。她彷彿覺得她嫂子已經在走出來。她立即轉過身子提起脚跟，急急地但是輕輕地離開了。

現在，她不免又想起了她的計劃裏的危險性了：在爸爸剛才對嫂子說的一番話裏，分明有一種迫使哥哥向嫂子低頭的預謀；那麼，在景青登場以後，要他對嫂子故意做到避之若浼的態度是不可能的了。還有，看嫂子剛才的神情，也是明顯地流露出了她心中所隱藏着的歡喜的；那麼，原來以爲她跟景青的關係一定能夠固定在一個遠距離的兩端的設想也是不可能的了。是的，景青這個人是可以信賴的。然而，現在至少已經有了兩種因素足以迫使景青走進一個困難的局勢；如果稍有破綻，便不免使整個的計劃根本動搖——這樣看來，這個

計劃真是太危險了，太沒有把握了；現在，又有什麼方法可以預先防止着這種危機呢？

芸仙一邊走一邊左思右想，直想到想盡想絕總是想不通的時候，索性把心一橫，決定做了再說——一切都祇能聽天由命，這是惟一的辦法。最後，她就抬起頭來，望着滿山的太陽，虔誠地自己說了一句安慰自己的話：

「上帝啊！您已經賜給我這個開始，您必將賜給我一切。」

然後，她又帶了完全的快樂走到了景青的面前。

「今天的時間好像很不容易過，」景青迎着她就說，「一分一秒鐘全在我的不安定的心情上秤得出重量。」

「馬上要上場了，」芸仙說，「我已經在爸爸面前舖好了第一塊基石。他要你回去比誰都心急。」

「你爸爸怎樣說？」

「不用談了，因為什麼都恰如我們以前所預料的一樣。總之，你放心！現在是我們安排好了一條路線讓別人跟我們走，不是我們在別人的路線上跟着別人走。」

「我根本就不覺得有什麼不放心。現在，我相信你就像相信上帝一樣——我已經接受了你的引導，你是來引導我到樂園去的。」

芸仙低下了頭，默坐無語。也許是在向上帝祈禱，也許是在為別一些想說又不想說的話做着最後的考慮。

「想想看，」景青說，「是不是還有什麼我們所疏忽了的事？」

「在這個時候我們其實也不需要再想什麼了，」芸仙已經決定把剛才她自己所想的話埋藏在自己的心上了，「我現在祇需要跟你決定一個暗示的符號，你要注意，我的手指上所戴着的這一隻戒指，」她伸出左手來給他看着，「凡是這隻戒指像現在這樣的戴着，這就是說這隻戒指面上的藍寶石向着你時，我

就表示着一切都沒有問題；但是，注意，如果你看到這隻戒指已經轉過來戴着，看不見了藍寶石時，我就表示着我必需立即跟你做一次祕密的談話——所以，在任何情勢下，當你一看到這隻戒指在我的手指上轉移了方向時，你必需立即停止你在當時所做的事或所說的話，而趕緊找尋一個最好和最快的機會跟我接觸。」

景青悅服地點頭答應。

芸仙繼續說：「總之，凡是你遇到了任何困難的時候，你必需設法立即通知我。」

「拿你現在所能預料的來說，這裏可能有什麼困難呢？」

「可能沒有，」芸仙還是坦然地回答着，「但是我們寧願準備着它可能有。譬如……」

景青等候她說下去，她却沒有說下去。

「譬如什麼呢？」他追問着。

「唔……我原想不說了……」她吞吞吐吐地回答着，「……事實上我也不需要說……不說也沒有關係……」

景青心裏自以爲已經明白了芸仙的意思。他自然還不知道他所已經知道的情勢跟他所將要面對的事實完全不同。所以他也不願意再多說什麼。他的心裏不免還在暗暗地笑着：「爲什麼一個女人總是那樣地不放心第二個女人的呢？而世界上的男人根本就無法不看見第二個女人！」

芸仙也沒有再說什麼。這一天裏的經驗已經給了她一個教訓：未來的發展和變化祇能等着事到臨頭時聽其自然；現在所需要的不再是周到地去想而是不顧一切地去做了。同時，她又覺得自己所發現着的危機原是自己設想出來的，倒是越多想越躊躇也越難解決了。況且世界上的事情又有那一件能夠自始至終盡如人意的呢？現在這一件事情又多少是一種冒險，而冒險的事情又那裏能夠

過份地做着安全的考慮呢？

「我們走吧！」她站起身來，爽然地笑着說，「哥哥——從現在開始我就叫你做哥哥了——我是多麼的快樂啊！我從來料想不到包圍着我的許多苦痛和困難會得這樣爽快地迎刃而解的。感謝上帝的恩賜，感謝你。」

景青坐在鏡子前——現在他所看的不是他自己而是白家的那個兒子了——傾聽着芸仙的話。每一個字每一個聲音都像是最甜蜜的音乐，直響到他的心頭。但他沒有用說話來答應，祇讓自己的眼睛對着鏡子裏的芸仙的影子表示了自己的心思：凝視是感激，微笑是接受，視線的接觸是了解和深情。

然後，芸仙走了過來，拿起桌子上的一隻髮梳直伸到景青的頭上，「我又想起來了，」她說，「哥哥的頭髮一直是從正中分梳在兩邊的。」於是，她立即動手替景青把頭髮重新梳過；她看了又看，才滿意地笑着說：「現在，我敢於相信，即使哥哥自己看見了你也不會說你不是他了。」

是晚。有一對大紅蠟燭燒在白家的客廳裏。

伊蘭一見芸仙走進門來，就告訴她說：「那是公公吩咐我這樣做的。」然後，她的眼睛忽然看向門外，便沒有再說第二句話，立即回身走進了裏面的一間房間裏去。

「哥哥你進來呀！」芸仙向門外的景青招着手。

景青走進來時，是真的有些「上場慌」的。他雖然已經預先做過了相當的準備，還是不免覺得心神不定坐立不安。祇看見芸仙做了個手勢，指指裏面的一頭門，輕輕地說了一句「爸爸在走出來了。」

白老爸爸的身子還沒有走進客廳，芸仙就先跑過去，把他攙扶了進來。景青也急急地迎上前去，眼睛向這老年人的臉上掃視了一下，一邊親親暱暱地叫了一聲「爸爸」，一邊立即低下頭，彎下身子，拜倒在這老年人的面前。（一

切動作原來都是芸仙跟他預先商定的。)芸仙在一旁看着，心裏暗自歡喜，因為這第一場戲顯然做得不壞。

這老年人開始得意地笑着，馬上伸手把匍匐在地上的景青拉了起來。他的面目和心情已經在這一剎那間完全變換了——事實上，當他走出來以前，至少是保留了若干冷峻的態度，準備了一套教訓的說話，存心要使他的倔強的兒子首先認過了不是，表示過了悔悟以後，才願意放下自己的尊嚴的態度，拿出慈愛的面目，允許了「不念舊惡」，而重新享受着天倫團聚之樂的——這原是每一個爸爸對於他的悔過的子女所習用的手腕，像做一篇文章那樣，起承轉合地一步一步的直做到最後的下場——現在，他耳朵裏聽了這樣一聲「爸爸」的叫喚，心頭就像燒起一片熱火，他眼睛裏看到了這樣一個他所向來沒有看到過的馴伏的「兒子」，更像是面對了一個奇跡而不自禁地快樂和滿足了。現在，他覺得什麼都不必再提，眼前的情景已經祇許他笑而不許他再有什麼不高興，他

保留着和準備着的一切態度和說話立即自動地化爲烏有。但是，除了笑着以外，他却反而覺得說不出什麼話來；他祇把他的拉着景青的臂膀的一隻手拉得更緊一些，在景青站了起來以後還是不想放下。

芸仙在一旁插口說：「爸爸，您坐了下來再談吧。」

白老爷爷走過來在一張長沙發裏坐下了，景青也同時被他拉着過來坐了一起。這老年人側過了身子，面對着他的「兒子」，彷彿是看着足夠了以後才開始說出第一句話：

「永強，你現在總已經明白了。」

景青顯得非常恭順地回答：「爸爸，我希望您原諒我。不再爲我的過去的那些事情覺得生氣……」

「祇要你從此以後安分守己地留在家裏，聽我的話，」那老年人平心靜氣地說，「那些過去的事情也就不必再提了。你要知道，世界上沒有一個做爸爸

的人不歡喜自己的子女的，祇要做子女的人懂得做子女的道理。」

景青沒有回答，但做出了俯首聽命的最誠摯的態度。

正在這時候，伊蘭從裏面跑了出來。雖然她的方向始終是面對着景青的，但她的眼睛却顯然故意逃避了這一個目標而一直看在另外的地方。但景青却一看見她就自然地注意着她了；倒不是因為她對她立即發生了吸引的力量，而是因為她的一切都使他覺得大出意料之外——在他自己的想像裏，她實在不應該這樣的一個女人的。

（此時，芸仙的眼睛却忙碌了：她看着伊蘭又看着景青，像在尋覓着什麼新奇的材料。）

伊蘭直走到她公公的身邊，低聲地說：「公公，夜飯已經準備了。」

她一說完這句話就又急急地轉身走了，但還沒有跨出第二步時，就給她公公叫住。

「少奶奶，你坐在這裏！」這老年人站了起來，指着自己原來的座位命令似地對她說。

在這裏所有的人的注目下，伊蘭站住了——別人都覺得她像是受了驚嚇而站住的——回頭對她的公公迅速地看了一眼，終於有些羞澀也有些無可奈何似地把自己的身子縮了回來。可是她沒有就坐，低下了頭站在她公公的面前像是一個俘虜等待她自己的未知的命運。

芸仙已經走了過來，用力把伊蘭的手一拉，就一齊倒向了那隻長沙發裏去。景青很快地讓出了足夠的地位，於是三個人擠坐在一起；中間是芸仙，但她隨着就又自己站了起來——這樣，景青和伊蘭終於並坐着了；祇是他們仍舊侷促地各自分據在那隻長沙發的兩極端，似乎誰都不準備稍為移動一下。

（景青心裏想，「她的戲演得真好，簡直是完全表現了真實的情感的。」）事實上。伊蘭在這個時候的心情已經不是她自己的秘密了；至少，芸仙就

知道得很清楚——倒不是出於想像和猜測，而是有着明確的證據的：就在芸仙剛才拉着她坐下來的時候，偶然地發現了她的指甲上已經染上了桃紅色的指甲油。芸仙當然知道這是什麼意義的，因為這分明是蘭嫂子在過去的十年裏所沒有用過的裝飾。

白爸爸緩緩地走到了景青的面前，開始莊嚴地說：「永強，我現在要明白，這十年裏，我們總算還有這樣一個家，我總算還能夠活在世界上，就完全靠着你的這個媳婦和你的這個妹妹。」他的眼睛像閃電似地向伊蘭和芸仙掃過，「是她們代替了你吃了苦盡了責任的。現在，你既然回來了，你就得知道感謝她們——你得聽我的話，從此以後，要好好地照顧她們，和和睦睦地過着日子。我老了，從今天起，我已經決定了一件事，我決定把這個家完全交出來，由你們作主。」

那些話，完全是不在景青的意料之內的。他窘住了，幾乎想不出任何回答

的話來。但當時的情勢却是不許可他不作表示的。他向芸仙看了一眼——芸仙的表情却是沒有解釋的——然後抬起頭來，迎着白老爸爸的期待的凝視，柔順地說：

「爸爸，我知道了……」（他原想多說幾句的，却已說不下去了。）

「我們到裏面去吃夜飯吧！」芸仙顯然是有意地用這個建議來避免着可能的不愉快的接觸的。

於是，芸仙把伊蘭從沙發上拉了起來，首先向裏面走去。白老爸爸又向景青說了一聲「裏面去」，也就一前一後地跟着走了。

滿桌子的好菜，不止菜心大肉圓。祇有芸仙心理最明白今天的蘭嫂子的心裏的高興——在她臉上是看不出的，因為每一個女人都善於在別人面前隱藏着她自己的心事。然而，如果別人一定要知道，看她怎樣打扮自己或者看她怎樣款待別人就毫無祕密了：沒有一個女人在心情暗淡的時候還會要求脂粉的效果

的，更沒有一個女人在憂怨和憤怒裏還會從廚房裏拿出豐富而可口的小菜來的。

白老爷爷首先坐下來，景青還站在門口——芸仙想，他表演得很壞：他應該表演一個「熟不拘禮」的自己人，却表演得太像一個陌生的客人了——伊蘭開始在把飯盛入飯碗裏，一碗一碗地盛了四碗，一碗一碗地遞到餐桌上。

白老爷爷抬起頭來說：「你們都坐下來吧！王媽呢？」

「她在廚房裏，」伊蘭回答，「還有一隻沙鍋沒有燒好哩。」芸仙對剛坐下來景青看了一眼，像是調笑地提示他說：「哥哥，你看，蘭嫂子多麼周到，簡直像招待一個大客人了。但是，你總不該太客氣呢。多吃點吧！」，蘭嫂子，你也來！」她一邊說一邊就把伊蘭拉住了硬納在最靠近景青的那個座位上。

「妹妹，」景青終於也想出了一句適當的話來（他記起了芸仙告訴過他，

爸爸是最歡喜酒的)，「怎麼不跟爸爸燙些酒？」

「是的，少奶奶，」白爸爸高興地說，「今天我真的又想喝酒了。」

伊蘭沒有回答，看了看芸仙。芸仙說：「爸爸，等明天得到了周醫生的許可之後再給你喝！」

吃完了夜飯之後有三件大事：

第一件，幾乎是姚景青的獨白——不過是把他所預先準備好的材料背誦一遍罷了——在白爸爸偶然滲入的問題之間，他簡單地但是聰明地說出了離家以後的一串想像中的遭遇。芸仙和伊蘭也同樣的全神貫注地傾聽着。芸仙還時常畫龍點睛地故意穿插一些閑話，讓別人笑笑或讓景青在說得不順利時得到必要的構思的機會。伊蘭却始終沒有說一句話，當景青的視線有時接觸了她的視線時，甚至於不免為她覺得可憐起來（他想：她是應該有更多的話的）。

第二條，是白老爸爸的「交代」。一切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白爸爸今天不但失去了病態，而且簡直像是恢復了康健；平常日子到了這個時候就非睡不可了，現在却一些沒有疲倦，芸仙屢次要他進去休息他都拒絕了，連說話也不願意放鬆，說得很多，聲音也很響亮。芸仙雖然也預期着自己的計劃可以治療這老年人的心病，却也想不到這一劑心藥竟有如此迅速的效力。現在他簡直是一個完全不需要別人當心伺候的人了；他顯得快樂，高興，活動，而且精神飽滿。所以，在他聽完了景青的陳述以後，就還要他們這三個小輩跟他進臥室去。起初大家都不知道他是什麼用意，後來看到他開了鐵箱，拿出大批的契據文件，攤開賬簿，拉過算盤，才明白了他當真急不及待地要實行着他剛才所說過的「把這個家交出來」了。芸仙雖然立即說這一件事不宜立即實行，還得從長計議；景青也誠懇地表示着自己的意見，說做小輩的能力不夠，還得請求老人家繼續負責；連好久沒有開口的伊蘭也竭力勸阻和遜謝，再三說這個家還是

必須讓老人家作主掌管；可是白爸爸却堅決得像是一座不可搖撼的山峯，直到最後還是不肯收回成命。在這樣的情勢下，景青當然完全沒有了主張，祇望着芸仙等候她的解決。芸仙看到爸爸真的下了決心，自己考慮了一下以後就首先建議由蘭嫂子代表接受——她的理由是，「家裏的一切事務本來都是蘭嫂子在經手應付，如今當然該讓蘭嫂子來負全責」——但伊蘭却堅決推辭。芸仙無奈，就又強調地解釋着說：「這個責任本來應該讓哥哥擔當，但哥哥離家已久，事實上的確全無頭緒；而自己却根本不懂得這一類的事，連算盤珠也不會撥；所以蘭嫂子實在是最適當的人，義不容辭；如今蘭嫂子自己不肯答應，就祇能由爸爸發命令指定着了。」白爸爸聽了芸仙的話，覺得確有道理，並且他的心裏本來也很喜歡伊蘭，一直就覺得伊蘭品性既好能力又強，所以，當時就樂得順水推舟地說：「少奶奶！我決定交給你來管了！」等伊蘭再想推辭時，這老年人立即莊嚴地向她做了一個「不許再多說什麼了」的表情。因此，

伊蘭也祇好接受了下來。雖然她所接受的祇是一串鑰匙和一疊契據和賬冊，還有不少現款，但面對着白老爸爸的三個青年人初次發現着這裏竟儲蓄着這樣龐大的財富（包括田地房產和許多種證券）時，心情不禁也緊張了起來。

白老爸爸最後又像發表演說似地一本正經的說了一篇話：「你們應該明白，世界上只有兩個最重要的原因可以使家庭興旺，一是勤儉互助，二是和睦相處。你們好福氣，靠了祖宗積德，即使在這樣一個兵荒馬亂的年頭也還能夠安居度日，不愁衣食，就可以算是十分難得的了。所以，我替你們設想，在家庭裏，實在不應該再有什麼不滿足不快樂的事。此後，大家必需和和氣氣，相親相愛；讓我們這個家庭裏充滿了歡笑的聲音，讓我這個老年人不需要再爲你們耽憂和生氣。現在，我沒有什麼遺憾了，我已經打算搬還縣城裏的老宅中去，以後的日子自然可以過得舒服些。再過一年或兩年，讓芸仙有一個好丈夫，讓永強有一個孩子；到那時候，我真是心滿意足，死也瞑目了。」

三個人都俯首靜聽，但在這老年人說完了的時候，却誰也沒有用語言來做着回答。芸仙首先開口，但也祇是說了，「時間已經不早，爸爸該安睡了」這兩句話。

當白老爸爸不再拒絕芸仙的提議時，似乎這一天可以在這裏平靜地結束了，他們三個年青人一齊告辭而出，景青尤其覺得如釋重負。可是，當他們剛走出房門時，祇聽得這老年人又呼喚了起來：「芸仙……芸仙……」

於是，第三件事突然爆發。

芸仙一邊答應一邊就又走向了爸爸的房間裏去。景青和伊蘭似乎大家都覺得有些不安地在房門外站住了。

芸仙並沒有立刻走出來，有一場重要的但是祕密的談話顯然正在父女兩人間進行着，但在房門外的人却祇聽到十分含糊的聲音——像是在耳語——即使有意竊聽着的也一無所知。

「是什麼事情呢？」伊蘭忽然說了這麼一句話。不知道是有意地說的還是情不自禁地說的，但這句話當然是她對「她的丈夫」所說的第一句話，第一次直接說的話，第一個當面提出的意見，第一個要求答覆的問題。

景青溫和地接受了伊蘭的一瞥——他原以為她是整個計劃的同謀者——立即低聲地回答着說：「誰知道他老人家又有什麼吩咐！」

（這回答，這聲音，使伊蘭的心跳了，熱了……）

就在這時候，芸仙走了出來。她一句話也不說，拉着伊蘭的手直向另一邊的伊蘭的臥室裏走去。景青正在覺得進退兩難不知所措時，却又看到芸仙回過頭來用眼睛和嘴向他做了一個不甚可解的表情——他祇好自己相信着自己的猜想：不要跟她們走！

於是，他決定獨自走到外面的客廳裏去等着。他開始覺得有點煩悶起來。他想到自己真的已經成爲一個傀儡，一個不能有自己的自由言語和自由行動的

人。但他又想到芸仙的機智，勇敢，以及光芒四射的性格和風度；也想到伊蘭的嫺靜的美麗和一直被虐待着的痛苦。他獨自坐在那張長沙發裏，凝望着搖曳在眼前的兩支紅蠟燭上的火燄，充分地發生了不安定的感覺。

好容易等到芸仙走了出來。不需要她開口景青已經知道她所帶來的將是一個好消息——這是從她的毫無保留的笑臉上看得明白的跡象。

「我寂寞而且焦慮，簡直忍受不住了！」他輕聲地向她訴苦。

「我知道，」她溫柔地回答，「不過，你爲我吃幾天苦，不是義不容辭的麼？什麼都很順利呢，我想幾天也就夠了。」

「剛才你爸爸又跟你說了些什麼話？」

她笑了起來，「他老人家也真是想得周到。他所关心的就是你今天夜裏睡在那裏。」

「N……」他想說什麼話却又自己縮住了沒說，祇在喉嚨口發出了一個沒

有解釋的短促的聲音。

「他老人家執意地要把你們……」她又笑了，「把你們送入洞房。他還說看你的神氣的確已經自己知道了過去的錯誤，所以你也一定不會傻子似地再對蘭嫂子表示什麼不合作的態度；而對於你們剛才那樣的依然不接近和不交談，他也說這是因為你們在別人面前到底還有些不好意思的緣故；他還預料着再過一天兩天以後你們就會要好得拆不開呢。」

「你怎麼說呢？」景青急切地插嘴問着。

「我當然祇能答應呀！」

「可是，我又將怎麼應付呢？」

「沒有辦法的事，你當然祇能住進蘭嫂子這間房裏去。」

這是出乎景青的意料之外的答案；但更加奇怪的却是芸仙說出這句話來時的態度竟是毫不介意似的——景青還記得幾天之前芸仙所說過的話；如果不是

芸仙因爲不得已而祇好遷就了當前的事勢，她爲什麼又能這樣？

「你不是要我堅持着對她冷淡的態度，並且按照你所預定的計劃我不是還應該遠離着她連她的房間裏也不願踏進去的麼？」

「然而，爲了爸爸，現在我們決不能再在這一點上堅持着了。照目前的情形看來，好在這一場戲的結束不會太長久的——我相信，一個星期或者兩個星期也就足夠了。因此，我已經臨時想出了一個應付的計劃，一方面讓爸爸滿足了，而又一方面也不致增加你的困難……」

「又是什麼計劃？」景青急不及待地插嘴問着。

「第一，我剛才已經首先跟蘭嫂子商量定當，她將在她的房間的後廂裏自己另外搭起一張床來，而把那張大床讓你獨睡（景青所能夠猜想的理由自然是蘭嫂子對於那個計劃的合作，而芸仙所能夠教蘭嫂子滿意的原因其實是假托了白老爸爸的主意，說這是一個折衷的調解的開始）；這樣，你當然沒有困難

了，因為事實上你們兩個人仍舊是睡在兩個房間裏。第二，我又決定，過了明天之後我們可以把準備搬還縣城裏的老宅中去作為理由，而讓我們兩人離開了這裏算是到城裏去做準備工作；這樣，你對爸爸和蘭嫂子就又保持着更遠的距離而更沒有意外的危險了。第三，當我們到縣城裏去以後，我們將多費點心思，在那老宅裏給爸爸安排得舒舒服服，設想得周周到到，然後把他老人家迎來，而就在他的最高度的滿足裏，我們就可以找一個最好的機會把這一計劃的真相揭露，並且正式宣佈我們兩人的婚約；這樣，不是一切都解決了麼？」

景青連連點頭，「小姐，你真的可以說是足智多謀，佩服之至，」他稱贊着說。

「總之，從目前的事實看來，我甚至於敢於相信我們的這個計劃已經變得更容易，更可樂觀，比以前所想像的簡單得多了。你想，如果我剛才所假定的步驟並不是空想，那麼，你所實際面對的難關其實不過兩天；而且今天這一日

已經過了一大半，賸下來的祇是今天這一夜和明天那一日一夜罷了。你說還有什麼問題呢？」

「但是我總覺得有些不安，」景青微笑地說，「不知道爲什麼，雖然我所做的事情是我所樂於做和值得做的，但我却仍舊彷彿覺得我是在犯罪一樣。」

芸仙也笑了起來，「即使說犯罪，」她說，「你也不過是我的助手罷了。現在，你應該進去了。」

「這一場戲又將怎麼做呢？我真的有些心跳。」景青站起身來，却又不想走。

「你放心，」芸仙說，「至多，一進房就睡上床去，把眼睛合上，什麼都不管，祇當作睡在旅館裏一樣。」

「說老實話，我總想挨到一個最晏最晏的時間才進去。」

「不要這樣！時候已經不早了！而且你總是要進去的！」

「你說我進去了之後真是一句話都不說麼？」

「我想，其實也沒有什麼緊要，」芸仙想過了一想，然後回答着說，「祇是你得記住！千萬不要跟她談着我們的計劃！」

「但是，我敢預料，除非她不跟我談什麼，要使她談起來的話，那裏會不談我們的計劃？」

芸仙心裏自然明白景青的預料是絕對不準確的，但她祇能如此說：「我的意思是，她如果不跟你談起這個計劃，你就也不要談起它。」

「我想不出這個道理來，」景青不假思索地說，「爲什麼呢？」

芸仙沒有回答，她顯然已經被這個簡單的問題所困擾了。景青也看得清楚的。可是，在她沉默着的時候，他很想自己來解答這個問題，却總是想不出任何一個可以滿意的答案來。

在芸仙的思索裏，甚至於也考慮到了「是不是應該立即讓景青知道實際的

情勢」這個問題。但是，最後，她想到她自己當初向景青撒下了那樣一個大謊，原是無可奈何的事，而如果現在就說穿了的話，景青不免要誤會她是一個狡猾的引誘者故意安排了那樣一個步驟去說服他和鼓勵他的了。她又想到她自己屢次的設計也許已經給景青以一個印象，說得好雖然可以說是智慧，說得壞就未嘗不是詭計多端；而如果現在又使他知道了她對他的要求也同樣地使用着計劃——當初曾經說得那樣活靈活現，而在木已成舟的時候才自己承認了那是謊言——景青那裏能不對她發生懷疑和反感？因此，他還是決定把那個秘密保持起來，她說（然而，她又無可奈何地撒謊了）：

「你不跟她談就是！我就怕蘭嫂子爲了這個計劃而增加了她的心情上的不安……」她頓了一頓，緊張地向景青的臉上打量了一下，才又繼續說下去，「而且，我想，就是我們以後談話時也該少談到那些，我們還是謹慎些好。」

景青是懷疑着的，因爲他知道芸仙的說話裏一定隱藏着什麼。但他自然不

會想到她的真實的原因，而且在她面前也自然祇能承認了這是一個真實的理由。

於是芸仙又催促他了。他走了兩步，不自禁地笑了起來，回頭對芸仙張開了嘴扮出了一個怪臉，然後默然地走了進去。

十二·一個被當作丈夫的人

房門是虛掩着的。景青並沒有立即走進去，却站在門外從門隙裏窺視着。燈光雖然很暗，但也足夠使他明晰地看到這間臥房裏的大部份的景色。它的女主人不知在那裏，（已經安睡在後廂裏了吧？）除了床前的桌子上的一罐芸香所放出的裊裊的青煙以外臥房裏簡直一些沒有活動，連一絲聲音也聽不到。床上被褥已經舖好，在燈光下顯出了一大片奪目的紅色，給潔白的無比的帳子和褥子襯托得更為鮮艷，使看見的人馬上知道它們一定還是第一次陳設起來的東西。但尤其引起景青的注意的却是那枕頭，是一對不是一隻，不過現在却被一上一下地疊放着，祇看見面上的一塊精繡的圖畫，色彩繽紛，遠遠望去不知道

是兩朵牡丹還是一對鴛鴦，也許還有幾個字——無論如何，景青心裏明白，那一定還是它們的女主人做新娘時代的紀念品；可是十年閑置，它們自己雖然保留着當初的光彩，而它們的主人却應該有難堪的幽怨了。

房裏開始有了聲音，不知在那裏有一隻小金鐘丁丁地打了起來。景青是一開始就默然數着的，但數到最後却又忘記了它究竟是打了十一下還是十二下。

他開始考慮着自己去推開房門時應該用較大的氣力讓它發出較大的聲音，還是應該偷偷地挨身進去不讓別人聽到。他終於決定了——但也不知是什麼理由，他決定了故意地把房門推得很用氣力。他自己覺得，這聲音是幾乎可以驚醒任何一個酣睡的人的。於是，他走了進去。他也並沒有想讓自己的步伐的聲音放得輕微一些。他的好奇心已經控制了他，雖然他並沒有忘記芸仙的說話，可是他的心上已經沒有了困難，沒有了戒懼，甚至於他彷彿反而在希望着一次獵奇或一次冒險了。

展開在他面前的真是一個新奇的世界，在景青的眼睛裏還覺得這裏的景色是有些不真實的。然而，無論如何。在它所容納的一切東西上，也多少看得出它們的主人的心情：有怨懟麼？沒有，也許祇有一些寂寞的不安！看桌子上，床上，其實還有一些希望的痕跡呢。

景青像把自己放在一個展覽會裏一樣，房裏所有的東西都曾受過他的注目。但他終於自己躊躇起來，就覺得有些坐立不安了；也許真有些不得已，他索性把身體向床上倒了下去，却又馬上坐了起來——他突然地想起，這樣美麗的枕頭實在不應該讓頭髮去沾污它的——他現在看清楚了那個枕頭上的彩色的絲繡的圖畫和文字，圖畫是一簇花，文字是「春光永好」，也許還是它的主人在結婚以前親手製作的。他不禁悠然地想到，這一簇花，這一句題辭，十年來究竟給了這一個枕頭以多少滿足？然而，他畢竟笑了起來——（誰知道他是爲什麼而笑的）——他的思想越深越遠也越難控制了；直到最後，他才自己覺

得，他已經想過一些什麼和笑過一些什麼。當他的眼睛裏又看見了周圍的東西的時候，他真的像是做過了一個沒有內容的短夢。

現在出現，在他面前的人也像是突然地出現在他面前的。景青的確沒有注意到伊蘭是在什麼時候走出來的。但他可以斷言，在他沒有看見她以前她卻已經首先向他看了很長久。他非常奇怪這一個女人爲什麼能夠如此勇敢，他自己倒顯得怯弱了；他迅速地偷看了她一眼（他看見一件漂亮的睡衣）以後簡直不敢再看第二眼，而且輕輕地翻了個身，祇讓背心暴露在床外。

但他的耳朵還能夠告訴他：伊蘭是在行動中或者伊蘭是已經站住了。他的眼睛雖然不再活動，但思想却更加放縱，他敢於猜想她是故意走出來的，他敢於猜想她正在看着他，他敢於猜想她很想跟他談一回話……然而，她已經知道了他的曾經偷看了她一眼麼？她已經知道了他的故意不理她麼？……無論如何，他知道，祇要他自己說一句話，這裏就能夠有一場兩個人的談話的；他也

願意承認，他自己其實也很希望有一場談話……而且，如果談了，又有什麼錯誤或者損害呢？

在他不再聽到任何聲音的時候他就知道了伊蘭一定已經站住在什麼地方或者已經在那裏坐了下來。他真的很想跟她談一會話，而且他還想到過「第一句話該怎樣說起頭來」之類的問題。但他終於沒有這個勇氣。他祇有讓自己做了一個可笑的幻想：也許她還是會得先說什麼的，就像剛才一同站在那老年人的房門外時那樣，那麼，這裏的僵局不就可以打開了麼？

似乎隔開了很多的時間，他又開始聽到了對方的聲音，但仍不是說話，而是輕細的步履聲。他突然地做了一個決定，他決定讓自己也發出一些聲響來——他立即假做着從夢中醒迴，故意發出一個含糊的口音，並且用力翻過一個身。現在他就面向了床外，毫無保留地立即把他的眼睛的整個的視野集中在他所搜索到的目的物上。很快很快，他自己覺得心跳得厲害——當他接受到一

種反應的時候就像接受了一個閃電，那是一雙大眼睛，又黑又亮的大眼睛，早已投射在他自己的眼睛裏了。

然而，這時候，已經什麼都留不住了。祇一剎那間，那一雙大眼睛便又縮了回去，而且還帶着它的其餘的東西（包括一張臉，一個身體和一個影子）一齊消失在房門的外面。因為這時候伊蘭已經走出了房門去，那一雙大眼睛還是她聽到了他的聲響而回過頭來看着他的時候給他勉強留下來的。

現在，他懊悔自己沒有早些開始說話……

現在，他覺得更不好意思……

現在，他埋怨着自己既然在最初假裝了不知道就不該在最後露出了馬脚……

現在，他想——爲伊蘭想——這是一種殘酷，一種虐待。

然而，現在，他開始發見着這裏有了許多錯誤：第一個錯誤是他竟在一個假的妻子面前做成了她的真的丈夫；第二個錯誤是他在這裏分明祇是一個客人

而他竟給了主人以這樣一個毫無禮貌的應對；第三個錯誤……（景青想到這裏時，像是突然地受到了一種阻力。）

他突然讓他的思想停止下來，因為他已經發見這裏有了另外一些他們所想不到通的事——這些事，不止是「錯誤」了——正像一個旅行人不假思索地走向一條小徑，而突然地發見了別一個地方有一條大路一樣。他馬上回頭過去，也馬上看到了另外一些奇怪的景色。

他所最想不到的是伊蘭在他面前所表現的態度：她爲什麼能夠這樣是決不能用她對於芸仙合作的幫助來解釋的。至少，如果說他自己在一個假的妻子面前做成了她的真的丈夫是一個錯誤，那麼她竟在一個假的丈夫面前做成了他的真的妻子豈不是一個更大的錯誤？如果說他自己是一個客人而竟在女主人之前做得毫無禮貌是一個錯誤，那麼她在女主人的地位上對一個異性的客人做得如此隨便如此不怕生不避嫌豈不是一個更大的錯誤？總之，把她剛才的行跡來研

究，即使是一個最開通的新女性也是不會這樣做的（她明明知道有一個陌生人睡在外面的房裏而她会穿了一件睡衣走出來麼？）。她爲什麼不把自己藏在後廂裏？她當時爲什麼還要走來？她的行動顯然是有意的，也顯然是有着她自己的企圖的。

他翻覆地研究着。最後，他斷定了這裏祇有一點可能，那便是她其實是完全把他當做了真的丈夫的，她其實是並沒有知道這裏有什麼計劃的，她其實也是那個計劃下的被蒙蔽者而不是合作者，她是根本沒有知道他的來歷的……

然而，如果這樣，那麼芸仙就一定是說了謊了，芸仙就一定是故意欺騙了他了。這是可能的麼？

然而，如果是的，那麼芸仙又爲什麼要這樣做呢？芸仙不是儘可以把真相向他預先說明的麼？而且預先向他說明了以後不是更加安全麼？

景青像是面對着一個深奧的疑案，不禁又發生了更多的偵探的興趣。他躺

在床上，闔上了眼睛，索性一心一意地把整個的事實從頭到尾想了個透。直到最後，他得到了兩個可能的結論：一個是芸仙以爲祇有這樣地說了個謊才能夠使他願意接受；又一個是芸仙在開始要求他幫助的時候這樣說了原也準備這樣做的，但後來却自覺做不通，而同時又自覺無法再在他面前說明真相，就不能不索性硬着頭皮繼續向他說謊了。

景青自己覺得事實的真相一定就是這樣，這兩個結論裏一定有一個就是芸仙所以向他說了謊的原因。但是，他的心上對於芸仙却依然是毫無芥蒂的。他一方面暗自好笑着她的「詭計多端」，一方面又想起了未來的可能的發展和變化，却也自己覺得更多興趣。想到最後，甚至於還考慮了自己明天看見芸仙時究竟應該把這些已經被自己發見了的事實向她說穿或依然假作不知。可是他並未獲得決定。

於是，他的思想又回到了當前的問題上來：伊蘭走出房門外去已經有相當

的時間了，她到那裏去？有些什麼事？她當然還是要走進房來的，他知道她睡在後廂，她遲早總要從那扇門裏走回來就睡的；但是，等她再出現在他面前時，他是不是應該依然裝做不聞不見呢還是發動一場談話呢？事實上，他還是希望後者的；可是，等到他想起了芸仙的告誡（他現在已經懂得芸仙所以必需告誡他不要在蘭嫂子面前談着那個計劃的真實原因了），又想起了現在自己在一個假妻子面前更需要認真做着的那個丈夫的角色的重要性，就不得不遏制了自己心上的好奇心，趕緊解衣入睡；不管伊蘭回來時怎樣，不管自己睡得着睡不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祇要眼睛闔了起來，一切就可以讓沉默的時間自己去解決了。

但是，景青剛把外衣卸下，摺好，放在床前的一張椅子上，又上了床，正要掀開了被頭倒身睡下的時候，房門便又被推開了。

伊蘭的一雙大眼睛立即捕捉住了床上的景青的無法靜止的姿態。她雖然沒有說什麼話，但他却像是已經聽到了千萬言的譴責。

老問題：理她呢不理她？

老問題：如果跟他談，以什麼話開頭？

是景青自己的個性作主：世界上不應該有一個男人（丈夫或不是丈夫）對於這樣好的一個女人故意地給予當面的侮辱，殘酷得失去了人性的！

伊蘭走得很慢，眼睛看在地板上。景青可以確定她並沒有自己談話的準備，但也可以確定她至少是有着聽取談話的希冀的。

「是什麼時候了？」景青終於吐出他的第一句話來——像一個拳擊家登場以及向他的對手揮出第一拳——他用足了氣力說出第一個字，說完了才感到輕鬆，真的是「如釋重負」。

伊蘭立即站住，心頭的驚奇，緊張，或者喜悅，都是掩飾不住的。燈光裏

固然看不出臉上的紅暈，而且還有增高的熱度，但眼睛的突然的圓睜，嘴的突然的開動；以及臉上的肌肉和眉毛的突然的震顫，雖然都不過是在極短促的幾秒鐘裏所完成的反應，也都足夠說明這個曾經受夠了冷待的妻子在這個時候對於這個奇遇所引起的刺激。

「一點鐘也敲過長久了，」她回答着——聲音也是震顫的，每個字越說越低。

景青的眼睛凝視着她（她的心上像接受了一隻溫暖的手），但沒有繼續說什麼話（他想，這一句話已經夠了，不多亦不少）。

伊爾顯然是等候着更多的話的；但她自己躊躇了一下以後終於繼續齊步走向後廂去。直到她走近通向後廂的小門邊時，却又回過頭來，輕輕地說了一句：「需要什麼東西麼？」

「不需要什麼，」景青溫和地回答，還故意加上了一聲「謝謝你。」

然後，他目送着她走進後廂去。後廂的門被隨手闔上了但並沒有闔攔，有燈光漏出很多可以作證。

燈光不久以後就熄滅了。景青一邊自己睡下去一邊想到後廂裏的女主人今天該睡得更好或更壞。

十三·第二計

又是一天開始。

景青朦朧朧地睜開眼睛來。

「睡得真好！」床前的芸仙像是早就站在那裏等候着他的醒來的，「已經十點多了呢！」她微笑地說。

景青立即起身，「如果沒有人來叫醒我，我相信至少還有十點鐘好睡。」於是，他做了個手勢，指着後廂，用最低的聲音問着：「在麼？」

「她們全出去了；」芸仙說，「這時候家裏祇有我們這兩個人。爸爸照例由蘭嫂子陪伴着出去散步了。」

景青把衣服穿好，發見盥洗用具都已經準備在床前的桌子上，一隻大熱水瓶放在面盆的旁邊，面巾和牙刷全是新的。

「你看得出蘭嫂子是一個怎樣好的妻子！」芸仙不禁感慨地說，但又終於笑了起來，「如果是我，還高興來服侍你？」（一說出口，她就立即想到這句話是一個大漏洞。但是，她想：「還好，他並沒有發覺什麼。」）

「如果是我，」景青故意附和着說，「對於這樣一個丈夫，我真的會在晚天夜裏拿一把刀來殺死了他的！」

芸仙急於設法補救着自己的談話裏的破綻了，她立即笑着回答說：「那麼，虧得她不像你，更虧得她早知道你不是她的丈夫了。但是，無論如何，你的設想到底是不可能的：祇有你們男人的心腸會得這樣硬；我們女人，我相信，心腸總是軟的。」

「然而，心腸軟得像了你的蘭嫂子，難道還是值得驕傲的麼？」

芸仙沒有再作回答，她開始把床上的東西整理起來。景青一邊從事盥洗，一邊繼續說：

「有什麼新發展麼？」

「我正要問你，」芸仙緊接着說，「昨天夜裏怎樣？你進來時看到她麼？你們交談沒有？」

景青把所有的遭遇敘述了，祇沒說起已經交談過的話；但他也坦然承認着自己是十分同情她的，甚至於還這樣地說：「我們總是對不住她的。在事實上我們是故意向她開玩笑，而這玩笑當然增加了她的痛苦……我看得出她的痛苦，我即使是一個假的丈夫，一看到她的可憐的態度也就不免自己覺得過份地殘酷了。」

「我也明白，」芸仙回答，「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啊。」

「是不是也有什麼辦法可以使她得到一些什麼？」景青懇摯地說，「芸

仙，我必需老實說，我實在覺得她生活得太可憐了，太不值得了，她的一切全是空虛的，無所寄托且無所希冀的。就說你的那個計劃，對爸爸對你對我都有好處，可是對她却又祇是一種可怕的嬉戲和殘酷無情的精神上的負擔。芸仙，我雖然是一個局外人，我雖然對她還不過是見了一面說不上有什麼情感；然而，我也不能不為她感到難過和不安，感到「豈有此理」。……」

「但我們又有什麼辦法？」芸仙插嘴說，臉上顯出了一些惶惑的神色。

「我在想：我們是不是能夠幫助她，拯救她？」

「祇要你想得出辦法來，我當然贊成。」

「我希望你也有妙計，」景青又微笑着了，「你是足智多謀的。」

「事實上，我倒不是沒有為她想過，不過，你知道，她的希望全在我哥哥的身上；除非哥哥有一天真的回來了，而且變得愛她了，她才能夠得到拯救……可是，這分明都是不可能的。」

景青低頭無語。但他突然地發覺芸仙對於他所建議的話顯然不很關切，雖然她也多少表示了贊同，却一些沒有積極的主動的興趣。當然他都知道這個原因——他很知道女性的心理上的某一種弱點——他還想起了前幾天她在旅館裏所說過的話。他所不難想像的是：任何一個女人總是不願意看到他自己的丈夫或情人對於別一個女人流露出太多的關心的。

「景青，我倒不妨還說一個笑話，」芸仙的臉上閃出了一種很尷尬的表情，（對於景青的沉思她已經有了錯誤的敏感。）笑也笑得很勉強。「如果真的要拯救她，」她顯然毫無誠意地說，「也許你倒能夠有辦法的……」

景青急急地搶着說：「小姐！我已經懂得你的笑話是什麼笑話了。可是，如果你真的這樣想，你就太不了解我太誤會我了。我可以矢誓，我所說的幫助和拯救是百分之百地發生於我的最高潔的同情的。」

芸仙倒也並未否認着什麼，還是笑着說：「我原說是一個笑話。」

「難道你的心裏不是想說我可能……可能愛她，或者……可能使她愛我？」他的眼睛注視在她的眼睛裏，誠摯地說，「我的好小姐，你說笑話我可以不管；但是，如果你不全是說笑話，那麼，我可以矢誓，我愛你是惟一的；而對於你的那位蘭嫂子，無論如何，我想幫助她是相似於一種「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熱忱的。也許，我的小時候讀武俠小說讀得太多了……」

「我知道你讀過白蛇傳的，」她笑得很放縱，「不是在我第一天遇見你時你就告訴我的麼？（她是「王顧左右而言他」了。）白蛇傳是不是武俠小說？」

景青也大笑了。他覺得讓這一場嚴重的談話這樣地結束了倒是最合適的機會，因此他也沒有再繼續談下去。

而白老爸爸也就在這個時候由他的媳婦攙扶着回家來了。

「永強！」白老爸爸一走進門來就大聲叫着。

景青一邊答應就跟芸仙一齊走出去。這老年人今天的精神變得更好，不等別人發問就先自己誇張地敘述着他的今晨的經歷。景青起初頗耽憂着這老年人又會說出一篇冗長的教訓，但這老年人的興趣却始終放在他自己的滿足上。

最後，伊蘭插嘴補充說：「公公今天甚至於一口氣走到了那個墳上去。」
芸仙看了景青一眼，景青的眼睛也正向芸仙看着。

「永強你自己也許還不知道？」白老爸爸對景青說，「不妨叫你妹妹講給你聽。」

芸仙立即講了起來，真的就像向她的哥哥講一個他所不知道的他自己的墳墓的故事。景青設身處地地聽着，也真的就像她的哥哥在聽着她講起他自己的——一個奇怪的墳墓。他的反應是應有盡有的，從開始自己顯得慚愧和驚奇到最後向爸爸表示感激和悔悟。

他的一副降服似的表情最是這老年人的驕傲。

「芸仙，」白爸爸爸爸吩咐着說，「等一回，你就陪着你哥哥也到那裏去看一看，」然後他回頭看着景青，「如果你自己搬得動，就由你自己把那塊小石碑搬了回來吧！」

「不如把一切都留在那裏，倒也是個有趣的紀念，」芸仙無所謂地建議着說。

「妹妹，我以爲……」伊蘭伸手過去把芸仙的衣袖拉了一拉，溫柔地說，「還是雇幾個工人把那些東西完全拆除了的好。那到底是不吉利的東西啊。」她的眼睛向她面前所有的人的臉上很快地溜過，最後碰着了景青的眼睛，不禁有些怕羞地立即把頭低垂了下來，說話也就停止了。

「哥哥，你說怎樣？」芸仙說。

「我覺得這個墳墓的事已經不值得再有什麼麻煩了，」景青一邊回答一邊故意走近了白爸爸的身邊去，「爸爸，」他繼續說，「我想，我們此時最要

緊的一件事，我看倒是搬一個家。這裏雖然很安靜，到底太不便利。況且當初原來祇是爲了逃避戰亂而來的，現在既已和平，我們實在沒有不搬回城裏去住的理由。再說，城裏的老宅像現在那樣空關着也總是不妥當的。所以，依照我的意見，我們還是搬回老宅去住好得多。爸爸，你說我的意見對不對？」

白老爸爸還沒有回答時，芸仙首先大聲地連說了幾聲「贊成」。

「我當然贊成，」白老爸爸說，「不過，事情沒有那樣簡單啊！直到現在，老宅裏十年沒修理過，又給軍隊佔用了很長久，恐怕也像田地那樣荒蕪得不堪入目了。所以，即說我們要搬回去，一定也得很費一番口舌和手脚呢。」

「那倒不要緊，」景青又迫進一步說，「我願意擔負這件整理的工作……」

「我幫你，」芸仙插嘴說，「我跟你一同去整理。」

「我也去！」伊蘭也「毛遂自荐」了。

「哈哈！」白老爸爸笑着說，「我早對你們說事情不是這樣簡單的了。何

況，你們都去了倒把我一個人留在這裏怎麼行？」

「我一個人去就夠了，」景青故意說，「反正我們都不能自己動手的；去做監督，我當然最適宜；至於跟別人交涉，當然也祇有我去最好。」

一時衆口紛紜，在白老爸爸的耳朵裏顯然已經發生了最高的煽動的力量和效果。

白爸爸獨自思索了一回，終於宣佈了他的最後的決策：「現在你們既然大家主張搬回城裏老宅去，我當然也不反對。不過，大家都去是不成的，你們三個人去而單獨把我留在這裏當然更不成；事實上祇能這樣：或者由你們夫婦倆去，或者由我們父女倆去。」

（景青知道：這個老年人心裏是怎樣希望一個孫子啊！）

芸仙的眼睛和伊蘭的眼睛全看在景青的開始發聲的嘴上。

景青說：「爸爸，我想：還是讓我跟妹妹兩個人去最好。」

芸仙加上了一個忽然想起了的好理由：「有了蘭嫂子在爸爸身邊，我們大家都放心得下。」

「唔！」白老爸爸沉吟了一下，「不過……」他說出了這兩個字却又沒有繼續再說什麼。

「我想，我一個人去最好。」景青是故意這樣說的。

誰也沒有回答他。芸仙和伊爾本來好像都有意見發表的，但她們看見白老爸爸的手正向她們緩緩地搖着——這老年人的意思是要她們別再多說，讓他自己靜靜地想一想——也就大家都靜默無言了。

「這樣決定吧，」他說，「永強剛才回來，城裏的一切他都不熟悉；而我們的這個老宅，過去被當做了自衛團的宿舍，直到現在還沒有讓出來；如果不是我自己去，先跟軍政方面的那幾個頭兒講一點交情，討一個面子，事情是決計辦不通的。祇有憑着我過去的經歷和地位親自跟他們上面的人商量出一

個辦法來，那就一定不會有結果。所以，現在，祇有讓我自己去；至於你們之中，任何一個人跟着我都好。當然，剛才芸仙所說的話也有理由；那麼，就讓少奶奶帶着王媽先搬進去；至少也可以使他們知道我們這次是閻家遷回，不容他們再作「鳩佔」。我想，這倒是個好辦法。」

「不過，爸爸，」景青還是故意地說的，「我總覺得你老人家這時候不宜多辛苦，還是讓我去的好。」

芸仙已經接到了景青的眼色的暗示，她當然已經懂得了他的真實的意思，就故意地幫助着說：「哥哥！你別太自信吧！剛才爸爸說過了，這一件事總得靠爸爸的面子。如果我們去了走不通，結果反而弄僵了那才糟呢！」

白老爷爷說：「是的，這一件事的確不能不由我親自出馬。和平以後，我早就想到過這一件事應該有個解決，却又一直因為我精神不濟而自己攔了起來。今天，給你們這樣一說，倒又提醒了我。這宅子在當初化了我多少錢多少

心力，本來不能聽任他們糊糊塗塗地佔據着的。也好，說了就做！我就有這個脾氣！少奶奶，你就領導他們一齊準備吧，乘這個時候，天氣還不太冷，辦妥了它最好。我們這個冬天就免得再在這裏多吃風雪的苦頭了。」

白老爸爸的對於兒子的關心，景青是很親切地體驗得到的。這半天裏，隨時隨地，這老年人祇要一想到兒子而發現了兒子不在自己身邊時他就立刻會查問着「永強在那裏」，或者高聲地直叫着；好像多看一眼也是好的。景青覺得這樣一個做爸爸的人其實也不應該被他的兒子所敵視，他不禁想到那個一去不回的青年人實在也過份地倔強了。

「我至少覺得你的爸爸不是一個可怕的老年人。」他就對芸仙這樣地說道。

芸仙的回答是：「爸爸原是這樣的一個人：你順着他時他是貓，你逆了他

時他是老虎。」

「那麼，對付他還不容易？祇要順着他就是了。」

「然而，這是在沒有逆着他的必要時的想法。你不知道，有時候，祇要他生了氣或者受到了刺激，他就會固執和專制得像是無理可喻的。我的哥哥當時的終於棄家出走就是一個證明；他自己當然不好，但當時爸爸的嚴厲和凶暴也實在難受，我敢說，那是因為他做過了多年的軍人，打過了太多的仗殺過了太多的人的緣故。所以，你也該要小心些，千萬別惹他發脾氣，千萬別讓他發見你的錯誤。否則，真像哥哥所說過的：他老人家不僅是麻煩，而且是恐怖。」

景青一邊點着頭一邊却又回答說：「無論如何，我總覺得你的爸爸倒是不難應付的；我所愛慮的是，這樣空虛的生活，這樣不痛快的環境，閑着無事可為，除了跟你在一起談話的時間以外就完全沒有了我自己……」

「不要這樣想，」芸仙急急地插嘴說，「事實上，那也至多祇有兩三天了；等爸爸帶着蘭嫂子進了城去，你不就完全自由了麼？至於以後的事，更不用說；我原以為這個計劃的完成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可是從目前的情勢看來，大概至多也不過二十天，如果一切都像昨天那樣順利的話，那就說不定祇要一星期或十天就可以解決；你想，你不是應該更快樂麼？」

景青連連點頭，翕然地把芸仙所說的話想過一想，也覺得這樣的樂觀確是很有道理。「今天早晨你爸爸跟你談過話麼？（芸仙點頭。）談到我沒有？」他忽然提出了這個問題。

「爸爸真關心你，」芸仙回答着說，「他問過我三個問題，都是關於你的：第一，他問我可知道你一直在外邊做些什麼事情；第二，他問我可知道你對於蘭嫂子的態度究竟有無改變；第三，他又問我昨天夜裏從他房裏走出來以後你說些什麼話……」

「你怎樣的回答他呢？」景青插嘴問着。

「我說你會告訴我，你走過了不少地方，着實吃了些苦，一直沒有固定的職業，在軍隊裏當過幾個月的文書工作，也在學校裏教過書；我又說你對蘭嫂子的態度顯然大為改變，至少已經沒有了厭惡她的意思，但我又故意說照我的看法這件事祇能聽你自然地處理，逐漸地變化，我勸他暫時冷眼旁觀，尤其不可操之過急地硬要你表示出屈服；至於最後一個問題，我是特別強調着你的悔悟的誠意的，我甚至於說你在聽到我說了這幾年裏的家庭狀況以後曾經流下了眼淚。」

「小姐，」景青不假思索地笑着說：「我屢次稱贊你是足智多謀，真沒錯！（芸仙忽然自己覺得這樣的稱贊不甚好。）你看，你一說就是這麼一大篇，有條有理的，回答得太好了！」（可是，他也終於想到：這位小姐的嘴真是厲害！）

「你不以為我太不誠實麼？」她彷彿覺得臉上有些熱了起來，一邊說一邊低下了頭。

景青笑着回答：「如果你誠實，你就得告訴你爸爸說我根本是個假冒的兒子了！」

十四·意料外的談話

又到了那應該去睡的時候。

景青和芸仙在客廳裏已經談了太多的話。

芸仙說：「我想，你老是守在我身邊，跟我談話，而且祇有在跟我談話的時候才顯得起勁——我們這一對哥哥妹妹也未免過份地親愛了。到目前為止，自然還不會引起別人的奇怪，但是，至少，我們自己也得謹慎些。所以，從明天起，你的活動的範圍應該擴大了，同時，我覺得你的態度必須還要多像些這裏的主人；尤其是對於爸爸和蘭嫂子，你常常在無意中保持着一些客氣，他們固然不會覺得，我却不能不提醒你。」

「事實上是我跟他們委實無話可談，」景青坦白地說，「他們究竟準備那一天進城去？今天下午我幾次聽你爸爸談話，他根本不提那一回事，似乎已經忘記了……」

「不會的，」芸仙搶着說，「爸爸一直是個說到了就必做到的人。祇要明天再設法給他一個催促，我敢說他後天不去大後天准去。不然的話，我們就不妨再向他提議着說由我們代替他去；這樣，他還會不立即動身麼？」

裏面房間裏的鐘聲打了十一下，芸仙就又催促着景青去睡，景青剛站起來，忽然把頭一抬，眼睛睜大了，嘴張開了。他覺得自己聽到了什麼可疑的聲音，立即向芸仙使了一個眼色，同時做了一個手勢。芸仙輕輕地跑過來，低聲問着「什麼」。景青一邊用手指着通向內室的那一道門，一邊低聲回答着說：「好像有什麼聲音。」

芸仙也做了一個手勢。景青懂得是叫他跑過去看個究竟。

他很快地跑到了門邊，伸出頭，眼睛向裏面搜索着。但他終於沒有發見任何移動着的能夠發出聲音來的東西。

「你真是聽到了什麼聲音？」芸仙也走到了門邊來，低聲問着。

「是的，好像是！」景青說，「我以爲有人在門外面竊聽我們的談話……」

「然而，現在門外面不是一無所有麼？」

「沒有！」

「當然沒有，」芸仙笑着說，「你是做賊心虛！」

「但我真的像是聽到了一種聲音的。」

「不必再疑心什麼了……這時候他們都早已入睡，誰又會來竊聽我們談話？」

景青終於也相信了那是自己的心理上的錯覺，也就不再多說什麼。祇在芸仙的頰上用嘴唇道了個晚安，便默然地走進了裏面的房間去。

但他一走進房門，立即發見了伊蘭還沒有入睡——因為後廂房的門敞開着，裏面的燈比外面的亮，把伊蘭的身影長地直拖出門外。景青心上到底還在懷疑着剛才的聲音，他想到如果真是有人偷聽了他們的談話的話那麼伊蘭是最大的嫌疑人。因此，他一走進房門就跑過後廂房去看一看，他很希望從伊蘭的形色上獲得一個答案。但是，就在這一剎那間，他又自己躊躇起來，他終於覺得那是失態的事。所以，當他走到床邊時，就懶洋洋地向床上躺了下來。身體是擺定了，思想却更煩更亂，而關於伊蘭的一切尤其叫他想不到一個究竟。他覺得這樣一個女人委實太難理解了：他已經知道她對於她的殘酷的丈夫不單沒有怨恨而且依然還有好感，他也已經知道她正在希望和招致她的丈夫的同心轉意；她彷彿好得過了份，從一般的「人性」說來她簡直有些好得不近情理。同時，說她的自處之道像一個純粹舊式的聽天由命的女人所以有些糊塗吧？不能！說她的自處之道像一個新式的個性堅毅的女人所以能夠無視着環境的惡劣

吧？不能！那麼，說她是一個半新半舊不新不舊的女人，所以在無可奈何的環境裏祇能走到那裏算那裏既無成見亦無野心吧？更不能！她這個人太好了，然而也太難理解了。

同時，他又想：現在，她對於芸仙的計劃其實一無所知是不難斷言的；因此，她當然還是真正把他當做了她自己的丈夫面也真正對他表示了她（妻子身份的她）的希冀的。在這樣的事實下，他究竟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才是最為得體呢？如果芸仙所曾告訴他的話不是謊話，如果她真的也是參預計劃的人，那麼，他簡直可以根本不去考慮這個問題；但芸仙明明是說了謊（難怪她祇能再三地告誡他別跟伊蘭接近和談話了），現在，除非他自己假作不知道而故意讓伊蘭明瞭事實的真相，他在伊蘭面前自然祇能夠真的來做她的丈夫。可是，這個丈夫也有兩種做法：一是完全違逆了自己的同情而做得十分冷酷的，這做法最能為芸仙所滿意，但伊蘭却太可憐了；二是爲了同情伊蘭而做得相當

地滿足着她的希冀的，這做法比較使自己心安理得，也使伊蘭不致陷入絕望的痛苦；而同時對於芸仙的計劃也還不生牴觸。到目前爲止，他所做的是接近着第二種做法的；然而，細細一想，這又何嘗能夠算得同情呢？等到將來真相一揭穿，伊蘭豈不更失望更難堪？自己豈不是給了她以更殘酷的欺騙？總之，無論如何，伊蘭是做定了犧牲者的。他雖然同情她，雖然很想幫助她，但在一種自然的矛盾之間，從事實上看來，他却祇能夠做成一個陷害着她的兇手了。爲了芸仙，他顯然是不再可能顧到伊蘭的；爲了自己的必需做成她的丈夫，他顯然是不可能不給她以欺騙的。

他不安地想着，繼續想着想着……

但是，假使現在就真的像芸仙所說的那樣，讓伊蘭立即知道了事實的真相，局勢會有怎樣的變化呢？假使他自動地在她面前露出了真面目，而向她坦白地說明了自己的來歷，立場，同情和熱望，甚至於提供了友誼的勸慰，允許

了可能的幫助，她又會有怎樣的反應呢？假使……：

他的思想澎湃汎濫，沒有邊際，沒有遮攔。他身邊的一切早已湮滅，耳目都失去了作用。

直到他像大夢初醒時那樣在朦朧的情景裏抬起頭來。

突然地，正像昨天夜裏一樣，他又看見了伊蘭已經出現在他眼前，（他想，她一定是像貓一樣地走過來的。）她的一雙大眼睛在燈光裏一閃而過，顯得特別明亮，恰巧在他看向她的時候閃了過來又閃了過去。

她正在繼續向前走去。看來，似乎她的目的地仍舊是在這個房間之外的地方，不過是因爲不得不從這房間裏經過而經過了的。但他心裏明白，她一定是有意識的，她是知道他已經回來了而特地走到他眼前來的，她是需要着跟他談話或者準備着聽他談話而這樣地製造着談話的機會的。否則，他早該睡着了，即使沒睡着也不會走出來了。

他立即坐了起來，雖然他還是絕無準備，一些也沒有想到自己應該說什麼，或者做什麼動作，但他心裏的意思却已經足夠使伊蘭立即明白——他坐起來時發出的極輕微的聲響就把她的脚步拉住並且把她的頭牽回過來。

然而大家都依然保持了相當時間的沉默。

「這是幾點鐘了？」這是景青所想出來的唯一的問題。人們在無話可說的時候，時間總是最先說也最容易說的材料。

「快要十二點了吧？」伊蘭一邊說一邊回身走過來。當景青正想走上前去時，她已經走到了牀前的大桌子旁邊的一隻靠壁擺着的籐椅子上坐了下來。

「爲什麼還不睡？」景青溫柔地問着。

「我是一直有失眠的習慣的，」伊蘭冷然地回答。

「你還要到外面去麼？做什麼呢？」

「我每夜都要到各處去檢點一下的。」

「爸爸可曾告訴你，他究竟打算那一天搬進城裏去？」

「沒有。」

這時候景青突然想起了所有的談話都是自己問一句她才答一句的；而且，她的態度和她的聲音都相當冷漠，似乎不大願意答覆一樣。他不免有些奇怪了。因此，他想試驗一下，就決定了自己暫時不再提出什麼問題，先看了她有無表示再說。

她坐在那裏沒有說話；可以知道她正在思想，但不能夠知道她在思想什麼。她的頭低垂着，臉上的表情沒有意義（沒有啓示也沒有解釋）。似乎這裏又變成了她一個人的世界，景青委實不明白她究竟是有意造成了這樣一個局面的還是因為她不善應付。但是，當他想到了昨天夜裏她所曾經流露出來的主動的熱情，又想到她現在不會不是爲了需要製造着談話的機會而有意地走出來的時候，他就不能不覺得她此時的冷漠與沉默以及她此時所在思想的事一定是

表示着她的不愉快或指向着她的愁慮的了。爲什麼呢？也許剛才真的是她在客廳的門外竊聽着麼？也許她已經知道了她是在受着別人的欺騙麼？也許她正在考慮着她的新的對策麼？……

他找不出確定的答案來，他的眼睛時時看向她，也無法從她身上看出任何可信的徵兆。反之，他越看越茫然了。因爲，在他猜想着她已經竊聽了他跟芸仙的談話而知道了一切真相時，他彷彿看到她的臉上確是有些煩惱憤怒的跡象；但是，在他猜想着她其實並沒有竊聽也並沒有知道他跟芸仙的祕密時，他也彷彿看到她的臉上依然十分溫和平靜，確是一些沒有懷疑和不安的跡象。於是，他不禁自己笑起來了。他知道這樣的胡思亂想倒真的是「庸人自擾」了。事實上，沒有經過多少時候，他的心頭的沉悶也終於隨着他的身邊的死寂空氣一齊消散。

「有一個問題，我想請求你給我一個答覆，」伊蘭忽然抬起了頭來，眼睛

凝視在景青的眼睛裏，鄭重地說，「從昨天想到今天，我一直想說却一直說不出來；我恐怕你又會得生氣，我恐怕我自己的意思不能爲你所諒解。如果……」

「你說吧，」景青急急地插嘴說，「我決不生你的氣了。我知道我該好好地待你。」

「謝謝天！」伊蘭的臉上自然地飛上一朵笑，「我所必需問你的是……」她讓自己的聲音頓了一頓，然後鼓足了勇氣似地繼續把她的含在嘴裏的說話一齊砰發了出來，「你對我究竟有什麼不滿意？」（她說完她的這一句話，將從她的肩上放下一副千斤重擔。）

景青絕對沒有想到伊蘭竟會直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雖然他覺得這個問題並不難於作答，但他仍舊首先自己考慮了一下——她究竟爲什麼提出這個問題來？如果回答她說了「沒有什麼不滿意」時又將有怎樣的後果？——然後溫和地答覆着說：

「不要再提起那些事吧！」

「可是我不能夠永遠過着那樣的生活！」她依然嚴肅地說。

「我對你真的是沒有什麼不滿意。」

伊蘭的眼睛凝視在景青的臉上，嘴唇動了一動，却沒有吐出聲音來。

景青繼續着說：「伊蘭，我可以誠懇地告訴你，我對你是毫無惡意的。而且，我很了解你的苦痛，也很願意盡我的能力來幫助你去獲得快樂和幸福。我不是一個忍心的人；現在你縱使不相信我，將來總會相信我的！」

「謝謝天！」伊蘭激動地說，「這過去的十年總算有了個交代。但願你真的了解我。」

「過去的事從此不許再提了！」

「然而，我怎麼能夠忘記得掉？這一串悠長的日子，我即使糊糊塗塗地度過了它——天知道，我究竟爲什麼？——但是我到底是一個人，到底是有感情

有理智的；如果你一去不回來，倒也罷了，因為我不去想念你，你也從來不會教我想念。然而，你偏又回來了，你終於迫使我把十年來所丟開的一切想念放在昨天一天之內一古腦兒想了起來。老實說，我從來沒有像昨天那樣深深地恨你過，也從來沒有像昨天那樣對自己抱怨過。我開始聽到你回來了的消息時甚至於比較當年開始聽到你出走了的消息時還要來得不安。……」

「但是，我却覺得，」景青忍不住插嘴說，「從你走出客廳來一直到深夜回房就睡，我始終看到你對我的態度是溫和而仁慈的。我原也以爲你將怨我恨我，但我一看見你就知道你早已原諒我了。」

「老實說，那是我所決定的最後一次試驗。」

「試驗？」

「當我聽到了芸妹妹說你是後悔了才回來的那句話以後，我的心上是跳出了」一個希望的。因此，我自己做了一個決定，如果我終於能夠重新獲得我的希

望裏的幸福，我爲什麼還要去自尋煩惱？那就是我所以又自己抹去了對你的怨恨而換上了希望的緣故。」

「大概我並沒有使你失望吧？」景青笑着說。

伊蘭的臉上也開始露出了笑意。「但事實上，我自己是增加了痛苦的，」她溫和地說，「我昨夜就沒有好好地睡着，因爲我不懂你的態度。我覺得你的態度是自相矛盾的，不能解釋的。你像是在接近着我又像是在逃避着我，因爲有時表示了友善而有時則又表示了冷漠。」

「所以你終於向我提出了剛才所問的那個問題？」

「你說我不應該問麼？」

「應該的！應該問的！但是，現在，你可以明白了，我已經明白地告訴你了。」

時鐘打了十二下。

「你今夜應該可以好好地睡着了。」景青說。

伊蘭站起來，嫵媚地微笑着，沒有回答，就向後廂走了——但是，當她走過床畔時，却又站定了，伸出手來，把床上的被頭摸了一下。

「不嫌太薄麼？」她回過頭來問。

十五、關動的新聞

在嶠陽那樣的一個縣城裏，像白其瑞那樣一個人物的突然歸來當然立即成爲當地的報紙上的最重要的新聞。

但是，當白其瑞歸來以後，以他爲中心的新聞可又不祇是報紙上的材料了。在短短的幾天以後，嶠陽城裏的居民們馬上都把談話集中在白家所發生的事情上，白其瑞的歸來倒還是頂不重要的，人們的談話彷彿從這裏發現了最多的戲劇性，由於白公館的主權的交涉，使人們很容易地想起這一個被叫做「雙槍將」的老軍人的過去的威風，也使人們很容易地想起十年前他的兒子如何在結婚那一天不告而別的曾經鬧動一時的那一件有名的故事；當然，還有他如何

爲他的兒子在山裏築了一個空墳以及他自己如何發了神經病之類的事實也早已成爲人們所知道和詫異而且在傳說時誇張得失了真相的怪事和奇聞。所以，在白其瑞歸來以後，關於他家裏的一切新新舊舊大大小小的事情便都一一被人們從記憶裏翻了出來重放在嘴上。白其瑞自己倒沒有怎樣注意，但當伊關上過一次街看見和聽見了許多人對於她的反應以後，她就深切地感到了這個小縣城裏的空氣已經怎樣被她們這一家所擾動，也就料到了此後的生活環境的一定難像山居時那樣地靜謐和安定了。

房屋的交涉倒是很快地就解決了的。報紙上把白其瑞寫得虎虎有生氣，甚至於記載着他在進見縣長辦交涉的時候還帶着一枝手槍在腰際。於是，縣城裏的新聞記者們在這幾天裏簡直把白公館當做了他們所能有的最好的新聞的發源地。恰巧碰到白其瑞這老年人是一個最歡喜別人稱贊他的「武德」的人，他使到來訪問他的新聞記者們感到了更多的滿意。他對他們不厭求詳地談着自己過

去的事，甚至於還談起了原子彈和第三次世界大戰。他很得意，他彷彿覺得自己又「英雄」了起來。

那張報紙上發表了一篇連刊五天的長篇記載，記者像寫小說一樣寫着以白其瑞爲中心的「十年前後的白家歷史」，編者更給那篇文章做了一串章回小說體的題目，其中最誇張的材料便是在第三天所刊出的以白其瑞父子間與白其瑞的惟一的兒子的夫婦間的悲喜劇的全部情節。這自然是那篇文章裏的最動人的高潮，一刊登出來便傳誦在縣城裏以及若干與縣城相鄰近的大城市裏了——那天的報紙上的題目是這樣的：

「白將軍訪問三記

不改雄風，老將雙槍猶在手；

重圓破鏡，佳兒十載忽歸家。」

那篇文章裏先說起了白其瑞當年在師長任內的許多特別誇張的「英雄故

事」，還敘述着這個以「雙槍將」聞名的老軍人爲了證明他的依然強健，絕無神經病，曾經當着記者面前拿出他當年一直隨身帶着的兩枝手槍來表演他的絕技：他把兩枝手槍分放在左右兩手間，向着同一個目標接連地發了三槍；「神奇的是六顆子彈顆顆都打在目標的同一尖端上」。繼之，便敘述了他的兒子白永強的突然歸來的奇事，從結婚那天出走說起一直說到最近的意外的發展——那個新聞記者儘量引用了白其瑞的得意洋洋的談話，最後加上自己的觀感說，「這個老軍人顯得十分快樂，對他的兒子和媳婦都表示了他的深摯的慈愛，他還笑着說他今後的希望便是早點抱一個孫子。」

事實上，這個老年人的滿足還有更多的證據，因爲在那天的報紙上還印着好幾張照相——據記者說，「都是白其瑞親手檢出來鄭重地交給記者的」——有老年人自己的（他手中的兩支手槍似乎比他的兩隻眼睛更令人覺得閃爍有光）；還有他的兒子，媳婦和女兒的（看見的人都不禁奇怪着這個殺人不眨眼

的老丘八怎麼生得出這樣文秀的兒女)；另外，他還臨時讓那記者給他特別拍了一張最新的照相(照相裏的他笑得像是能夠叫別人聽得出聲音的了)，也一齊刊印了出來。總之，那一天的讀報的人無不爲了那些照相而議論紛紛，「好福氣」是最普通的批評，雖然也有人覺得「老天爺太不公平」。

因爲那篇小說似的文章委實寫得生動，而那些事實又委實太離奇太惹人談論，不久以後，它就輾轉地傳到了更遠更遠的地方去，連上海和南京的幾家晚報上也都爭相轉載，引起了許多好奇的讀者們的注意；甚至於上海有一家電影公司還考慮過了它的是否能夠編一部電影。

於是，那一天，在南京的一個軍事機關的辦公室裏引起了一場重要的談論。

一個叫做黃世傑的青年人指着晚報上的那一篇嶠陽通信對他的好朋友朱育

華說：「育華，你讀過了今天晚報上的這一篇新聞麼？」

朱育華把那張晚報接過來，眼睛首先看到那大字的標題（「嶠陽奇聞——老軍人家庭悲喜劇——小媳婦一心堅守；死兒子十年歸來」），似乎沒有感覺到什麼足以吸引他的興趣。「這一類的事情有什麼希奇？」他隨手把報紙放下，漫不經意地說，「尤其在嶠陽之類的那種內地的縣城裏；你爲什麼這樣？」但是，就在這個時候，他的眼睛已經突然地瞥見了那篇通訊後面的一幅銅圖，使他在沒有說完他的問題之前立即有了他自己的迅速的領悟——現在，他開始知道希奇的事確已產生，不是在嶠陽而是在他自己的身邊。他一邊把那張晚報重新拿了起來一邊就驚奇地說：

「世傑，這不是你的照相麼？這張照相跟你放在臥室裏的桌子上的那一張不是完全相同的麼？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你先讀了這一篇通訊再說。」黃世傑淡然地回答。

朱育華一口氣讀完了那一篇通訊，不但並沒有獲得他所需要的答案，却反而迷惘起來。他原以為這篇通信一定是牽涉到黃世傑的，所以有了黃的照相；但現在却發現了這篇通訊裏的一切完全是與黃無關的，連那張照相裏的人竟也不是黃而是另外一個叫做白永強的人。他簡直覺得莫明其妙了。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急急地說。

「你所不懂的是什麼呢？」黃世傑反問着。

「我全不懂，」朱育華茫然地回答，「而頂不懂的是他們爲什麼把你的照相當做了別人的。」

黃世傑搖着他的頭，輕輕地歎了一口氣，「老實告訴你吧，」他說，「我倒是什麼都懂的……除了一點……」

「那麼你說呀，他們爲什麼把你的照相當做了別人的？」

「因爲我的確就是那一個別人。」

「我不懂！」

「我的好朋友，」黃世傑似乎無可奈何地說，「我本來以為我的祕密可以永遠祕密的了；但是現在，至少，我得完全告訴你；因為這一件事情——就是剛才你所讀着的那篇通訊裏的事情——委實太奇怪了，太使我困惑了。你向來是聰敏的，你也許能夠給我一個解釋，我要求你立即給我解釋一下。」

於是黃世傑滔滔地講出了他自己的歷史，他首先說明了他其實不姓黃不叫世傑而就是那篇通訊裏的白永強。他說明了他改姓換名的原因，說明了他為什麼棄家出走又如何故意宣佈了自殺的緣故。「現在你當然已經知道」，最後他總結着說，「在那篇通訊裏，所有的關於白永強的過去的事物的追述，的確都是我自己的事情，也的確都是真實的事情。然而，我不懂，我不是明明在這裏麼？為什麼那篇通訊裏說我已經回去，又寫出了那麼許多的關於我回去以後的新聞？」

朱育華想了一想，然後回答着說：「事情是很明白的，祇有兩個可能：其一，是你家裏的人有意安排的一個計策，因為他們不信你已經自殺，才用這個方法來測探你的最後的下落。其二，是真有一個壞人，爲了他自己的理由，相信你已經死了，就假冒了你而走進你的家裏去。」

「然而，照我想：你所說的這兩個可能却又未必真是可能。」

「爲什麼呢？」

「我已經十分仔細地讀過那篇通訊，我覺得那個記者確是在報導一個真確的事實，事實上，新聞記者縱使有時也不免會得傳播着無稽的謠言，但要說他們竟會這樣地受了一個不相干的普通人利用而去欺騙他們的衆多的讀者，却也說不通吧。無論如何，通訊裏所記述的事情一定是真的，一定是真有一個人作爲了我而出現在我的家裏的。不過，再一想，自然又叫我想不通了。一個壞人，無論他怎樣地壞，如果他要假冒一個別人的話，大概也祇能在陌生人面前

活動吧，又怎能在一個父親面前假冒他的兒子，一個妹妹面前假冒他的哥哥呢？」

朱育華也無話可答了——他左思右想，也終於覺得自己剛才所想到的兩個「可能」的確都變成難以自圓其說的「不可能」了。

黃世傑（白永強）繼續說：「本來呢，那也是不成問題的。如果我祇需要解釋我的疑惑，那就簡單得很，寄一封信或打一個電報回去，至多親自回去探視一下，不就馬上可以「水落石出」的麼？我所煩惱的是：「我實在不願意回去，我實在不願意再讓他們知道我仍在人間……」

「祇爲了不願意有那樣一個妻子麼？」朱育華插嘴問着，顯得很不同情地。

「十年前，我毅然地飛了出來，祇爲了要爭一口氣。到現在，十年已經掙扎過去了，難道又自己投回羅網？你不會知道我的家庭環境的，你更不會理解

我的父親的脾氣的；儘管世界上人人都贊頌着家庭的溫暖，親愛的偉大，但我却立過了誓，我願意永遠做個自食其力自得其樂的自由人。我的家庭對於我是祇有在少年時代就根深蒂固了的愁怨和苦惱，沒有絲毫捨不得的情感的！」

「至少，我剛才讀過了那篇通訊，我就覺得你的父親，妻子，尤其那個小妹妹，其實都是愛你的人……」

「是的，」黃世傑（白永強）悽然地說，「也許是的！可是……」他終於默然無聲了。

「世傑，我看得出來，」朱育華同情地說，「你的心上一定還有什麼隱痛。我的好朋友，告訴我吧！」

黃世傑（白永強）頭一低，眼淚便忍不住地落了下來。他沒有立即作答，似乎正在苦苦地迴環思慮。

「真想不到一個祕密保藏了這麼許多年頭，到今天還是要自己來揭開它，

育華，」他眼淚流得更多了，語聲也更低啞了，「我實在也不明白，我的保藏着那樣一個祕密到底是不是應該的？」

「至少，你保藏得夠苦痛的了。我當然不敢要求你一定得對我說明；不過，如果你覺得我是一個可以信賴的朋友，我是希望我自己能夠在瞭解以後多少貢獻一些意見的。」

「好吧，我決定告訴你。」黃世傑（白永強）抬起了頭，揩乾了眼淚，却仍用顫蕩的聲音訴說着，「當年我所以離家出走的原因，說老實話，並不是完全爲了反對那專制的婚姻。人們都不知道我的母親是怎樣死的，連我的妹妹也不知道。但我却知道，我父親也知道。而我的所以拋棄了家，叛逆了父親也就因爲這個緣故。你也許還不懂我的話吧？說明白些，便是因爲我的母親死得太可憐了：她不是病死的，她是被虐待死的，她是被我的那個殘酷無人性的父親打死的！所以，我一想起我的母親，我便恨我的父親，也恨我的家了。」

朱育華連連點着他的頭，但沒有說什麼。

「育華，」黃世傑（白永強）繼續說，「現在我已經把我的心事完全告訴你了。你有什麼意見呢？」

「如果我是你，我會這樣想：」朱育華回答着說，「那根本是兩件事情呢！儘管我也會得因為母親的緣故而恨着父親，但我却決不會得離開我的家。事實上，對於你的母親和你，家有什麼責任該負呢？它如果不使你愛，也祇是因為你不使它變得可愛。總之，如果我是你，我一定會採取一個積極的對策；我不會恨着我的家，我祇會讓它在我的能力之下變成一個我所能夠滿意的地方。」

「而如果你真是我，那麼，在目前的情勢下，你又將怎樣對付呢？」

「我一定回去！」朱育華肯定地回答，「爲什麼無故放棄自己的權利？爲什麼留出了危險的空隙去造成意外的災害？像現在那樣，看那篇通訊所記述

的，我就敢於相信，一定是由於一個可怕的陰謀——或者是爲了你父親的財產，或者是爲了其他的原因——而出現了那一個假冒着你的人的。我的好朋友，你試想，像你現在這樣，你有什麼好處？我誠意地勸告你，立刻趕回去，把那件怪事查究清楚！暫時不要想起你的已經死了的母親，也暫時不要對你的父親表示敵意！聰明些！首先把你的這個家放到你自己的手裏來，其他的事以後再說！難道你不明白你的這個家對於你可以有多大的用處？就算你真的要拋棄它，你也可以把它拋棄得合理一些啊！」

黃世傑（白永強）霍然地站了起來，眼睛直對着他的好朋友的眼睛，「是的，育華，」他說，「我聽你的話，我決定明天就趕回去。」

十六·功德圓滿的前夕

白芸仙和姚景青兩個人留在山裏，過着夢似的生活。芸仙尤其是志得意滿的，她眼見着一切的發展全已毫無困難地進向預想的成功，留在她面前的惟一的工作祇是向父親把一切的事實的真相解釋明白——她原來以爲那是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等父親對景青的情感表現出最高度的和諧的時候，纔能夠保證着圓滿的成功的；而現在，她已經改變了這一個念頭，她覺得在時間上已經不需要再等，即使馬上就向父親提出，也不致於引起任何不幸的後果了。

「我決定明天就進城去把我們的事向父親說明了，」那一天她告訴景青說，「我真的想不到他老人家的病體能夠恢復得這樣迅速；現在看來，不論從

那一方面說，總是早些讓他知道了來得妥當；你想想看，是不是還有什麼問題呢？」

「我祇是耽憂着你的蘭嫂子，」景青不假思索地回答着說，「又要使她接着這樣的一次重大的刺激，她受得住麼？」

芸仙馬上從他的這一句說話裏聽出了她自己的弱點來——她自己心裏明白：景青其實是已經發見了她所說的那一套謊話的了。但是，在這個時候，她覺得還是不再去提起那一件舊事來得聰明些，因此，她祇有微笑了一下，靦靦地說：

「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啊。」

「當然，我祇能完全聽從你的意見，」景青說，「但願以後的一切事情全像我們所已經遭遇的事情一樣，凡是我們所希望的成功都成功了，凡是我們所耽憂的危機都不發現。」

「我從未想到我們真的會有什麼危機啊，」芸仙說，「而以後就更加可能有了。你想，明天，我向父親說明了以後，他老人家那裏能不歡天喜地的爲我高興？這樣一件喜劇似的事實當然是值得他高興的：他當然懂得我們所做的一切爲着誰又爲着什麼，他當然會得想到這樣的一個結果。真是祇有天意纔能夠安排得如此地圓滿和愉快的結果。況且，他本來疼愛我，而對於你，你自己也一定體驗到，更可以說是他自己的生命以外的最重要的存在；即使終於發現了你並不是他的兒子，但他不會不明白我們的婚姻的意義，更不會不重視着你所已經給了他的好感啊。」

景青的臉上一直淡漠地沒有什麼表情——顯然地，他已經把自己的思想寄託在另外一些問題上了。事實上，芸仙也未嘗不知道他在想着什麼；但她當然祇能置而不論。

「景青，」最後她忍不住地故意笑着說，「你爲什麼反而不起勁了呢？」

「我不是不起勁，」景青誠摯地回答，「不過，說老實話，在我們每個人都滿足了的環境裏，我不能不遺憾着你的可憐的蘭嫂子的永遠做了一個悲劇的人物。」

後一天。

芸仙一早就起身——她已經有過一夜的準備，把自己進城去見了父親時所應該說的話全都準備好了。她想：事情是十分簡單的；在她的父親那裏一定不會有什麼問題；甚至於她的父親在聽了她的陳訴之後可能有怎樣的反應也都是她所能夠預料的。她所感到的惟一的困難當然還是在蘭嫂子身上——她始終想不出自己見到蘭嫂子時應該怎樣解釋。無論如何，她也不能不對蘭嫂子感到抱歉了。在蘭嫂子獲知了這一個新的變化以後當然是不會不萬分痛苦的；然而，除了希望着上帝幫助她或者菩薩保佑她以外，又能有什麼好辦法使她不痛苦

呢？

但是，在早餐桌上，當她面對着景青而告訴他說馬上就進城去見父親的時候，那一些小小的歉意也終於淡淡地消滅在現實的快樂裏了。

「我一定會在下午三點鐘以前趕回來的，」她高興地說，「你等着聽那個好消息吧。我敢預言，他老人家一定會要我們明天就一同搬進城去。」

「你不以為我需要跟你一同去見你的父親麼？」

「不要，」她愛嬌地笑着說，「我怕……我不好意思呢。」

現在，景青也顯得一些沒有不安了。伊蘭的痛苦固然還是他所同情的；可是，他終於想到，這不過是一個枝節，一個他本身的快樂幸福以外的小小的遺憾，事實上她的確是跟他自己毫不相干的一個女人，而她的痛苦又是別人所無法解除的事。因此，他也自然地把他心上所曾經有過的那些不安丟開了。

在漸漸地向着前面的山峯間高昇起來的朝陽的光輝裏，他送着芸仙開始走

向城裏的路上去。

眼前，有如花的美眷，有可以滿足的家室，有純粹是快樂純粹是幸福的前程……也許太像一個夢了！然而，不是夢，一切都已經實現在眼前了，一切都已經是自己的手所可以接觸的了！

「早些吃了午飯，到那邊的路口來等着我！」她欣然地說，「我將帶些好吃的糖果回來犒賞你！」

芸仙的心情是飄飄然的。今天，連崎嶇的山路也變得平坦起來了。

剛要走完山路走出山口的時候，她忽然遠遠地看到她的蘭嫂子急急地迎面跑了上來。

「妹妹，我正要來尋你，」伊蘭一看到芸仙就一把拉住了她的手，急呼呼地說，「不得了，不得了，……」

「什麼事情？」芸仙搶着問。

「啊，我……我……」伊蘭一邊喘着氣一邊欲言又止地似乎有太多的話要說而又說不出什麼來。

「蘭嫂子，你坐一回再說吧，」芸仙自己先在路邊揀了一塊平坦的石頭坐下來，讓出一半地位，就拖着伊蘭坐在自己身邊。

「妹妹，我告訴你，」伊蘭停止了她的喘息，却仍緊張地說，「真想不到，你的哥哥真的回來了。說是一直在南京，昨天深夜裏趕回來的。他跟公公談了半夜，公公氣得不得了。他們當然一口咬定着那個冒充了你的哥哥而跟着你回來的人是個不懷好意的壞蛋，是個大騙子。他們已經商量定當，說要嚴厲地給他一個懲罰。公公原不知道他來了以後一直是獨住着的，竟以為我已經上了他的當受了他的欺侮，還叫了我當面詰問過，我雖然一一地據實說明了，但他老人家似乎還不大相信。後來，你哥哥又查究那個人的來歷，公公告訴他

說祇知道是你從外面把他領回來的，看來一切都毫無破綻，太真了，根本就不可能不相信；你哥哥就說這件事情裏面一定還有蹊蹺，否則外面的人一定做不到那樣地像真，所以他又說這件事情還該查問一個明白——好妹妹，你一定知道你哥哥的話究竟包含些什麼意思的：他當然不是對你懷疑，我明白的，其實還是在懷疑着我啊。」

芸仙聽得發了呆，一時間真的想不出自己在這時候應該對蘭嫂子說些什麼話。

「妹妹，老實告訴你，」伊蘭急急地繼續說，「那位先生，當然不是一個騙子，我是早已知道的；因爲在那天夜裏你們談話時我都聽到了的。可是，你明白，我怎樣能夠在公公面前給那位先生辨護呢？而在我到底還沒有完全明白實情的時候，我又怎樣能夠把我所已經發現的你跟那位先生之間的神祕的關係冒充失失地洩露出來呢？因此，我就決定趕早來給你通知，你得趕快想個應付

的辦法纔好！」

「我想，祇要我先跟他們把那個人的來歷解釋明白了，也就不致於再有什麼誤會的，」芸仙在沉思裏緩緩地說，「蘭嫂子，這件事說來話長，可惜現在這個時候不許可我詳細告訴你；不過，相信我，他實在是一個很難得的熱心人，一個十足的正人君子，而且還應該說是我們白家的恩人呢。因為他的假裝了哥哥而回來完全是我請求他做的，完全是他給我的幫助。蘭嫂子，你想，如果不是他，我父親的神經病那裏會好得這樣快？至於我跟他的關係，我可以告訴你，原也沒有什麼神祕，因為事實上我們已經訂婚了……」她的頭低垂了下去，臉色微微地紅了起來，「今天我本來就打算進城去把前前後後的事實的真相告訴父親的……」

「妹妹，不必再給我多解釋了，一切的話還是等以後再說吧，」伊蘭急急地插着嘴說，「不要耽誤了時間，還是先去解決眼前的問題來得要緊。我出來

的時候，還看見公公在擦着他的那兩把手槍，說不定他們馬上就會趕出來了。公公的脾氣你當然知道，在他發了火的時候，那裏還有別人說話的機會？妹妹，你總是謹慎些好。」

「我知道，」芸仙依然很有把握似地說，「現在，我祇要趕進城去見了父親把事實的真相告訴了他，就可以使他恍然大悟了。事不宜遲，我們走吧。」

「且慢，」伊蘭雖然跟着芸仙一同站了起來，却在芸仙還沒有開始行動時就把她拖住了，「你難道不提防着我們去了而他們却來了，就在半路上互相錯過麼？」

「蘭嫂子，你真想得周到！」芸仙感激地說，「可是，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

「一個方法是等候在這裏，因為這裏是必由之路，他們如果來了，我們一定可以在這裏攔住他們；但是，他們如果不來，我們就徒然白等了；另一個方

法是由你一個人進城去，而由我代你去通知那位先生，叫他暫時找個地方躲開一天，等你把事情弄明白了再露面，以免萬一的碰到了危險而吃了眼前虧。」

「蘭嫂子，那麼，就用第二個方法吧。我相信，這是最安全的辦法。不過，我不能不覺得我太對不住你了。……」

「不用再說這種話，」伊蘭截住了芸仙的話頭，急急地說，「你趕快進城去，這邊的事我自然會得代你去做。」

於是，姑嫂倆揮揮手，分頭各自走向目的地。無論如何，芸仙還是十分樂觀的；因為她相信，一切的事情都很容易說明，而一切的誤會自然也都很容易消釋。

一小時後，當芸仙趕到了她的父親的公館裏的時候，發現她的父親和她的哥哥已經外出了。傭人說他們是在十五分鐘之前一起出去的，沒留出什麼話，

也沒說起到什麼地方去。

芸仙開始心跳起來，但她還可以用兩個理由來給自己安慰着：一是自己既然沒在路上碰到他們，他們可能不是到山裏去的；二是即使說自己已經跟他們在路上錯過，即使他們已經趕到了山裏去，但蘭嫂子當然已經首先找到了景青而叫他躲開了，還是不會發生什麼問題的。

白其瑞，怒在心上，槍在腰際。

白永強，怒在心上，槍在腰際。

他們是在早餐的時候突然發現了伊爾已經不告而外出，立即神經過敏地想到了了一個最壞的可能性。

「我原說這裏有蹊蹺，」那兒子說。

那父親雖然向來是相信他的媳婦和袒護他的媳婦的，但現在給兒子這樣一

說却也有些動搖了起來。

「這賤人一定先到山裏去通風報信了，」那兒子說，「我們必需立刻去追她。」

「但是，我們也不能太馬虎，」那父親說，「至少，我總覺得媳婦實在不是一個不守家規的人，我們還得查明白了再說。」

「查明白？」那兒子冷笑了一聲，「好吧，就走。我敢給你打個賭，她一定是趕到山裏去給那個壞蛋通風報信了！」

於是，父子倆一前一後，帶着滿心的殺機直奔山裏來。

（如果芸仙聽從了伊蘭的第一個方法，在那山路口等候着，不消一小時就真的可以攔到他們了；可是，芸仙進了城不久，他們却就出了城；城裏的道路曲折多，一來一往就無可避免地錯過了邂逅的機會。）

他們走得快，比伊蘭快得多。因此，當伊蘭走近她的避難時的舊居的時

候，他們已經在二百碼以外的距離外追了上來。

「看吧，前面急匆匆地走着的還不是那個賤人？」那兒子一邊說一邊就把槍從腰際拔了出來。

「別冒失，」那父親伸手過去拉住了他兒子的拿槍的手，「我們有機會看得明白她究竟來做什麼的，」他輕輕地說，「那邊有好幾顆大樹，我們不妨等她走進屋子之後偷偷地跑過去躲在那裏，等着看他們有什麼動靜，那時再隨機應變就是！」

那兒子並沒有回答，他也立即把拿槍的手放了下來，當然是同意了他的父親的主張。

於是，在伊蘭推開了門走進了屋子去之後，那父子倆就像貓兒似的輕快地跑過了屋子一邊的兩顆大樹後面去，每人把一顆大樹作為掩護的屏障，靜靜地等着屋子裏的消息。

沒等過十分鐘，他們就看到了景青和伊蘭先後走了出來，兩個人臉上都顯出了驚惶不安的神色，一邊走一邊還在談話。「在沒有得知確實的結果以前，千萬不要回來！」伊蘭的話。

「我知道的，真感謝你。」景青的話。

「不用說客氣話了，趕快走吧！說不定他們就會趕來了，遇見了可就麻煩。」伊蘭的話。

於是，景青開始把步伐放大了，但走過了幾步，却又停止了下來，回頭向站住在那裏的伊蘭揮一揮手，還帶着微笑說了聲「再……」

「砰！」一聲槍把景青嘴裏吐出來的「再會」的「會」字打破，也把景青的夢和生命一齊打破。

「呀！」伊蘭的恐怖的喊叫。

「砰！」又一聲槍把伊蘭打死在滿鋪着黃葉的泥路的一旁。

於是，父子倆從大樹後面一齊竄了出來，對着倒在他們面前的地上的兩個屍體鄙夷地看了一眼。

「孩子，」那父親不經意地說，「你不愧爲我這個四海聞名的「雙槍將」的兒子；就還差一點，我是能夠雙手同時發彈的。」